

大盜胭脂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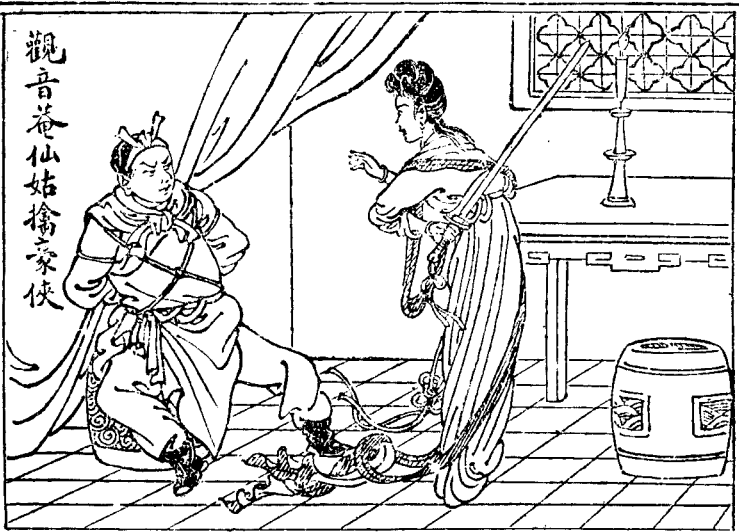
新乾坤印第四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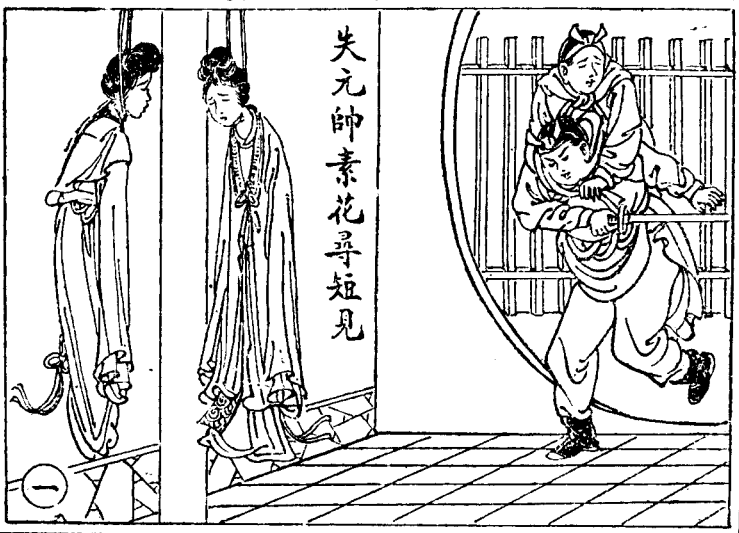
# 提要

本書賡續前集，寫九花姑熱戀蕭金琳，觀音菴遂爲衆英雄所破，造福地方，百姓感激！而不知一波方平，一波又起，吳南園忽於寓中失蹤，衆英雄無不倉皇失措！差幸粉牆上留有詩句，稍獲端倪，始悉被隱俠劫去，吳天保尋往南陽，父子重逢，因而招親焉。一日接到聖旨，南園起節回京，於中途忽遇大盜胭脂虎行刺，幸衆英雄保護得力，安然無事，情節雖平鋪直敘，然旁敲側擊，寫來非常熱鬧。茶餘酒後，手此一編，勝看一齣連臺好戲也！

觀音菴仙姑擒家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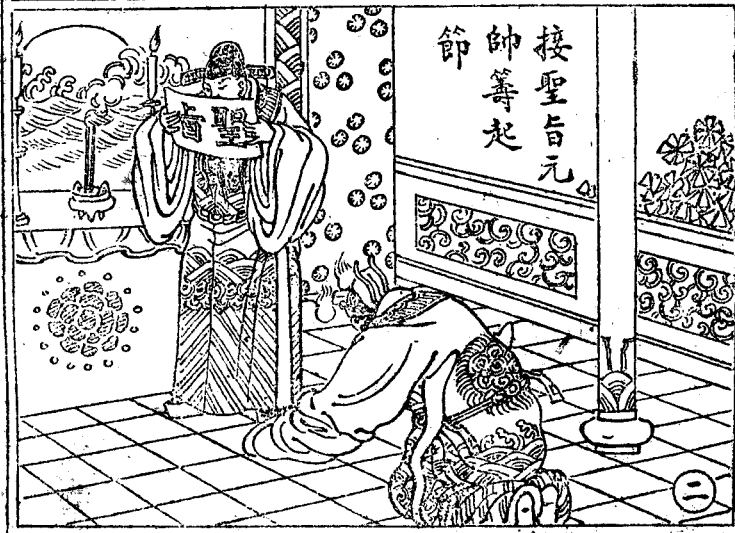
失元帥素花尋短見



出奇謀  
山坡打  
猛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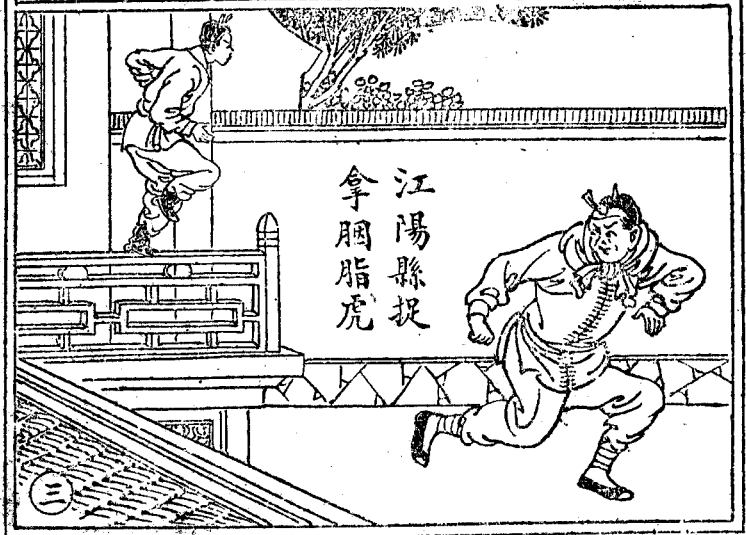


接聖旨元  
帥籌起  
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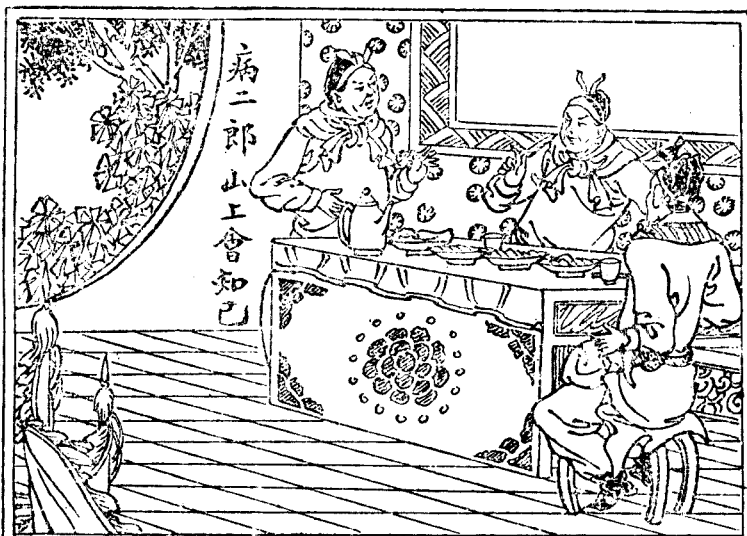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呵片  
賍官跪求釋罪



江陽縣捉  
拿胭脂虎



帥元盜夜黑虎脂胭



# 目次

- 第一回 觀音庵仙姑擒豪傑 合巹酒豪傑哄仙姑……………一
- 第二回 吳天保單刀戰羣賊 九花姑獨戀救英雄……………六
- 第三回 失元帥素花尋短見 敗印精天保顯奇能……………一一
- 第四回 觀詩詞劍仙解意義 求婚約隱俠話家常……………一六
- 第五回 尋蹤到府父子相逢 比武當場夫妻角逐……………二一
- 第六回 出奇謀山坡打猛虎 用巧計藥酒醉強人……………二六
- 第七回 接聖旨元帥籌起節 刦囚車印精恃頑強……………三一
- 第八回 乘官船大盜圖行刺 宿客店小二說根苗……………三五
- 第九回 殺女屍牆間留標記 捉淫賊衙內逞神威……………三九
- 第十回 呵斥臧官跪求釋罪 依從國法押赴市曹……………四四
- 第十一回 刦法場貪官逃蟻命 破寶印老子退妖魔……………四九

大盜胭脂虎 目次

- 第十二回 江陽縣捉拿胭脂虎 蘆花山巧戰水中鯉……………五三
- 第十三回 病二郎山上貪知己 鐵篙子林前論寶刀……………五九
- 第十四回 失寶刀急壞英雄漢 訂蘭譜拜爲生死交……………六四
- 第十五回 驚駭非常鐵篙忽失 感恩不淺破鏡重圓……………七〇
- 第十六回 胭脂虎黑夜盜元帥 神偷將荒山救大人……………七六
- 第十七回 抱不平酒樓逐走狗 中機關空屋困英雄……………八一
- 第十八回 插翅虎奉命刺巡按 吳南園起程返京都……………八七



新乾坤印  
第四集

# 大盜胭脂虎

## 第一回 觀音庵仙姑擒豪傑 合巹酒豪傑哄仙姑

這四川省城之外。尹家宅上。有一個採花大盜。名叫尹亮。生平最愛女色。到處採花。做下血案甚多。各府州縣俱有通緝公文。鬧得無處存身。只好隻身逃往北方。不意中途被江湖朋友仇殺。家中祇留下一個女兒。闖名素貞。綽號人稱九花姑。生性淫蕩。可說得無夫不眠。加着尹亮祇此一女。愛如掌上明珠。自幼就教了他一身武藝。故此更加肆無忌憚。連尹亮也管他不住。後來他又得到異人傳授。給他一口紫電劍。斬金斷鐵。又送他一枝迷魂花。每與他人交手。設或抵敵不住。只要把那枝迷魂花取出。在你面前一晃。就有一股香氣透。出。任你英雄好漢。立刻昏迷不醒。你道利害不利害。閒話少敘。且說尹素貞。因鄉間男子愚蠢。看不中意。故而在觀音庵中。借神佛爲名。轟動四鄉人民。前來燒香拜佛。他趁此勾引男子。夜來與他同宿。如不能厭他淫慾。隨卽把他殺了。以滅其口。那剛才來的兩個大漢。正是四川著名的大盜。一名摸色鬼李泰。一名伸手將軍褚懷。這二人都與他有染。往來甚密。因二人另有外遇。不能夜夜陪伴着他。所以九花姑就把他二人拋棄。今日又遇着吳天保蕭金琳二位小英雄。把這九花姑藥得抓耳撓腮。心花怒放。今夜可以大大的受用一番。那知天不從人之願。天保金琳二人。沒有吃他的藥丸。到了後面。向香火道士問明九花姑臥室。二人前前後後看了一遍。悄悄返身出外。見了元帥。說明根由。還是快快回衙。等到夜間。再來探看他的動靜。吳南園點頭稱是。

當下打個暗號。衆俠義跟在後面。出了庵門。各處留神細看。回衙而去。再說那九花姑。他是個淫蕩女子。何以有未卜先知之能。因他本是尹家宅人。附近一帶的鄉民。他都知道。無論是誰。到了他的面前。就能道出他的家世。又派了許多心腹。在外探聽香客根底。所以無不談言微中。吳元帥到四川。本來轟動一時。那九花姑早已到他衙門裏探聽多次。故他認識吳南園父子。一見了面。他就說出來歷。使人敬服。又給兩付迷魂藥丸。與天保金琳二人吞下。逆料這二人必能順我心意。當下他敷衍了一回。遂命童女傳話出去。說仙姑今日因欲上天。奏本明日再慈悲你們了。說着走出木龕。輕移蓮步。往後面去了。還有許多憑夫憑婦。自恨福緣淺薄。未能與仙姑接談。心中恨恨不已。九花姑到了自己的臥室。卸去仙姑衣服。更換了濃妝豔抹。在菱花鏡中。照了幾照。命女童擺下酒宴。去請那兩個標致郎君到來飲酒。女童轉身出去。到西廂房內一看。地下祇睡着一個無賴。忙向香火道士問道。剛才那兩個美貌男子往那裏去了。香火道士回說不知。女童忙走來對九花姑說明。九花姑暗吃一驚。自己走來觀看。果然不見二人的踪跡。又到四處尋找一遍。這纔死心蹋地。獨自坐着飲酒。狐疑着道。奴的迷魂藥。最是靈驗。爲甚那個無賴。睡在地下。他二人就不見了。猜測了一回。天色已黑。飲了幾杯酒。不免春心蕩漾。只得用涼水把那無賴灌醒。帶到臥室飲酒取樂。按下一邊。且說吳南園同了衆俠義返衙。家人擺上晚宴。依次入座。席間縱談九花姑一事。天保道。我看那妖女。淫蕩成性。那個無賴少年。被他留在庵中。必無好事。今夜我要前去。探個水落石出。除去一方之害。衆人聽了。俱各點頭稱好。席散後。各自歸房安睡。派五空六空二人守夜。天保金琳睡了片時。樓樓上已打三更。悄悄出房。飛身上屋。施展夜行工夫。躡房越脊。撲奔尹家宅觀音庵來。轉蹕到了庵外。躍上屋面。用目一瞧。見西廂房中燈燭輝煌。九花姑正與那個無

賴少年飲酒。擠眉弄眼。醜態百出。只聽那無賴道。仙姑這等花容月貌。真叫人魂蕩九霄。九花姑道。你要守口如瓶。不可露一點風聲。倘在外面。胡說亂道。定把你的首級砍下。無賴少年道。誰敢在外面胡說亂道。說着用手勾住了九花姑香肩。做出親暱樣子。天保看了大怒。縱身下來。抽出單刀。向屋內厲聲喝道。好不要臉的妖婦。還不出來受縛。等待何時。九花姑聽得院中有人。忙把無賴推開。伸手從牆上取下紫電劍。躡到院中。抬頭看那二人。正是日間的兩個美貌男子。不由喜上眉梢。溫言軟語道。奴家正在掛念。你二人來得甚巧。既是自己人。何必動手。快快進屋。我二人喝兩杯合番酒罷。天保怒往上冲。大喝一聲道。真不愛臉的賤婢。不要走。吃我一刀。說着舉起單刀。劈頭砍來。九花姑見來勢兇惡。不敢怠慢。用劍招架。只聽得噹的一聲响亮。天保的單刀。早削爲兩段。唬得天保向後倒退。金琳瞧見。縱身上前擺劍砍下。口中罵道。無恥賤婢。休要猖狂。小爺來取你。九花姑道。你二人爲何這等狠心。奴家怎肯忍心殺你。快快丟下寶劍。我們飲酒談心。豈不是好。蕭金琳喝道。賤婢休得胡說。我乃堂堂男子。豈會要你這個賤婢。快來領死。說罷。又是一劍。九花姑到了這時。萬難再忍。破口罵道。好不識抬舉的東西。胆敢在仙姑面前猖狂。叫你知道仙姑的利害。舉起手中紫電劍。想來削去金琳寶劍。金琳急忙把寶劍抽回。一來一往。就在院中動手。殺了三五個回合。九花姑卽從身邊取出迷魂花。在金琳面前一晃。說道。好小子。還不過來受縛。蕭金琳忽聞一陣異香。登時心地模糊。兩腳站立不穩。咕咚栽倒在地。天保見此情形。情知不妙。飛身上屋。逃回衙門。九花姑怎肯捨得他。也就上屋追趕。見天保已經去遠。方才回來。到了院中。把金琳抱進屋裏。忽從屋上跳下兩個大漢。闖入屋內。罵道。好賤婢。我們二人離家數日。你就勾引男子。幹那沒廉恥的勾當。叫我們跟你當龜不成。說着亮出刀來。先把那個無賴少年結果。又來砍蕭

金琳的首級。九花姑見是李泰襟懷。急忙擺劍照定李泰連肩帶背砍下。只聽噫一聲。李泰人頭落地。後面襟懷一刀砍到。九花姑轉過身。用迷魂花一晃。襟懷倒在地下。舉劍一揮。斬爲兩段。這也是他二人好淫報應。九花姑卽命女童與香火道士。把尸身搬往後院埋葬。洗去了地上血跡。這纔把金琳捆好。用涼水噴醒。九花姑執定寶劍。站在面前。笑吟吟的說道。公子。你與奴家本有夙緣。我在這裏施救鄉民。正爲你了這個冤家。今月初次見面。你就不順奴心。豈不辜負奴家一片好心。你已被縛。允與不允。趕快從實說來。蕭金琳睜眼一看。見九花姑妖形怪狀。站在面前。忍不住怒喝道。賤婢休得胡言亂語。我旣被捉。大丈夫生而無歡。死而何懼。快快把我首級砍下。少在此嚕嚕囉囉。惹人厭煩。九花姑聽他不允。怒道。好不識抬舉的蠢物。奴家真心真意對待你。你反擺起架子來了。諒你不知奴家利害。看劍罷。雙手抱定寶劍。惡狠狠的照准金琳頸項就砍。蕭金琳毫不懼怕。引頸說道。快砍罷。快砍罷。九花姑眼看着這樣標致郎君。却又不忍心殺。將手中寶劍拋在地下。深萬福道。公子休要見怪。因你不肯允許。把奴急得無法。才要殺你。像你這等美貌。千中選不出一來。叫奴怎肯忍心殺你。奴家容貌雖醜。情願跟你鋪床疊被。公子許了我罷。金琳聽了。格外生怒道。無恥賤婢。不必多言。你就把我放了。也要你的性命。九花姑氣得哭道。奴的命運。爲甚壞到這般田地。遇到這般硬心腸的漢子。向他好說。諒情無濟於事。到不如早叫他回去。休怨奴家無情。說着款步過去。俯身拾那寶劍。蕭金琳一想。他旣求我。何不將計就計。不費吹灰之力。把他人頭取下。如再與他稱強。眼前就有性命之憂。還是假意應允。哄他進房。用酒把他灌醉下手。豈不是好。想定主意。說道。仙姑息怒。要我允許。你要依我三件大事。九花姑道。只要公子答應。莫說三件大事。就是三十件大事。無不允你。蕭金琳道。第一件你嫁了我。就要跟隨着我。我到什麼

地方。你就要跟我到什麼地方。往後不得再與奸夫私通。你可願意。九花姑含笑答道。這話何必多說。慢說你要奴跟在身邊。就是你不要奴跟在身邊。奴家也要跟隨你的。你就說第二件罷。金琳道。第二件從此遵守婦道。不許興風作浪。鼓惑愚民。第三件要等我。我把江南盜賊肅清。封官之後。才能與你成爲夫婦。這三件事。你有一件不允。將我殺了。九花姑低聲說道。這三件事。奴皆依允。但今夜總要與你成就終身大事。奴家自願爲妾。你若允許了。代你鬆綁。蕭金琳暗忖。我不過用這三件事來誘他。又何必堅執。便道。只要你件件依我。就是今夜成親便了。九花姑好不歡喜。說道。奴允了你三件大事。你也要對天盟個誓。蕭金琳道。你真痴心。我已親口應允。難道還有反悔之理。何必賭咒。九花姑道。男子負心的多。非要發個重誓不可。金琳道。像這樣綁着。叫我怎生對天發誓。九花姑道。不要你跪。只要你口中發個誓就是了。金琳暗想。這賤婢十分機靈。諒來不發重誓也難使他不疑。遂道。你且聽了。我蕭金琳願與九花姑結爲良緣。倘有三心兩意。將來五雷轟尸。你可放心了。麼。九花姑聽了。忙拿了一方綢布手帕。抹住了金琳的嘴道。公子過於言重了。說着用手解去綁縛。邀他坐下。吩咐女童擺下酒宴。二人對坐飲酒。蕭金琳道。我們今日初會。須要多飲幾杯美酒。祇是我脾氣壞。不喜啞酒。我二人來猜拳。熱鬧熱鬧。九花姑滿口稱好。就說三星高照。金琳說一品高陞。九花姑輸了。連飲三杯。金琳又伸出五個指頭說五魁。九花姑便說八馬。這馬字尙未出口。只見窗中伸進一隻手。大叫道。都來了。把蕭金琳唬得毛骨悚然。又聽外面那人說道。你好快活呀。一人在此吃合巹酒。也該招呼我們衆兄弟前來吃杯酒。喜酒呀。怎麼說朋友也不要了嗎。金琳仔細一聽。知是五空。方才放心。九花姑大吃一驚。提了寶劍。跳出屋外。罵道。那裏來的小輩。敢到庵中胡鬧。污穢佛門子弟。五空也不答話。舉劍便砍。兩下就在院中動手。這時金琳自己

寶劍不在身邊。伸手抓了一根木門門。躡到院內。照准九花姑後背打來。九花姑見他躡到跟前。只當前來相助。心中暗暗歡喜。忽見他照准自己背上打來。唬得不敢招架。忙使個鯉魚打挺之勢。把這木門門讓過。喊道：公子殺昏了。怎麼打起自家入來了。金琳唾了一口道：好不要臉的賤婢。誰是你的自家入。五空又是一劍砍至。九花姑到了這時。芳心惱恨。拚命與二人廝殺。原來吳天保在衙門動身時候。與蕭金琳在房內說話。五空心中早已瞧料三分。假裝睡熟。等他二人出房上屋。五空急忙拿了寶劍。跟在二人後面。到了觀音庵。五空便伏在屋上瞧看。九花姑削了天保的刀。天保逃走。蕭金琳又被迷魂花迷倒。五空要想下來救他二人。又恐淫婦的迷魂花利害。只得仍伏在屋上。看他怎生擺佈金琳。倘九花姑結果金琳性命。便用暗器打他。後來見淫婦命女童取冷水灌醒。他才放心。料這淫婦愛上了他。並無謀害之意。諒金琳決不墮入淫婦彀中。及至見他二人對坐飲酒。恐怕金琳爲他所惑。故而縱身下屋。從窗外伸進一隻手來。故意戲弄金琳。一言交代清楚。當下五空一口劍。上下翻飛。殺得九花姑嬌喘吁吁。祇有招架之功。並無還手之力。要知以後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吳天保單刀戰羣賊 九花姑獨戀救英雄

五空那口寶劍。上下翻飛。只殺得九花姑香汗淋漓。嬌喘吁吁。祇有招架之功。並無還手之力。九花姑暗想。這小輩來得甚是利害。不如用迷魂花擒他。正想伸手取花。忽見屋上有縹緲黑影晃動。跳下三位英雄。各擺兵刃。上前動手。五空抬頭一看。見是吳天保。泰明白雲生。歡喜不已。大叫道：三位大哥快來幫着咱將這淫

婦拿住。休要被牠兔脫。九花姑被五位俠義圍着。要想伸手取那迷魂花。那裏還有空閑。心想三十六着。走爲上着。主意已定。忙把寶劍舉起。惡狠狠的照准天保單刀砍去。天保知道他寶劍削鐵如泥。急忙抽回刀去。九花姑就趁這當兒飛身上屋。連躡帶跳。直奔東南逃命去了。五位英雄也不追趕。把庵中男女一齊捆起。這時天已大亮。忙把地保傳來。押解着衆男女進了衙門。天保走進內廳稟明父親。南園隨即傳諭把衆男女帶進訊問一過。方悉俱是百姓。因受九花姑一時之感情。有可原。遂對他們告誡一番。叫他們好好回家安分度日。往後再不可與盜賊私通聲氣。衆男女磕頭謝了恩典。自願從此改過。出衙而去。南園打發衆男女出衙。卽命吳安在內廳擺宴。與衆俠義入席飲酒。吳南園道。九花姑在逃。勢必又到別處迷惑愚民。擾害地方。幸此時聖旨未下。還要在此多住幾日。你們明日分往各處訪問。得能探明淫婦藏匿所在。將他設法拿獲。以除後患。衆俠義點頭稱是。暫且按下。且說這九花姑向東南方逃走。你道他逃往那裏去。原來東南地方有個桃花塢。離此約有四十里路。塢中有座廟宇。名叫海朝寺。寺中有一百零八個尼僧。當家老尼法名悟真。他與九花姑一師傳授。因他害死了親夫。各處嚴緝甚緊。不得已削髮爲尼。在海朝寺內出家。又把當家老尼害死。自己當家。每日在寺內教授衆尼學習武藝。三載以還。把一百零八個尼僧。無不教得拳棒精通。俱有飛簷走壁之能。悟真結交江湖上的盜賊。揀那年輕的藏在寺內。宣淫取樂。故而九花姑與他往來甚密。他逃到海朝寺。見了悟真。放聲大哭。老尼喫驚道。師妹。今日前來。爲何這等狼狽。莫非有甚意外。快些說來。憑姊代你設法報仇。九花姑嘆了一口氣道。妹在觀音庵內。施藥濟世。已非一日。地方紳士無人敢與我做對。不意昨日吳南園與他手下的。到庵來叩問終身。我怕他們惹事生非。遂用好言安慰着他們。誰知道這班小輩存心前來尋事。日間把

道路探明。到晚來與妹爲難。內中有個姓蕭的。與我定下幽約。正在飲酒之間。忽從屋上下來三人。不問青紅皂白。舉起兵刃動手。姓蕭的又被他們帶走。幸妹乘空逃走。方保性命。因此前來求師姊相助一臂之力。代妹報仇。出妹這口冤氣。悟真聽他說罷。氣得兩目圓睜。頓足道。狗官與我們作對。可惡已極。師姊暫請息怒。大家計議計議。等愚姊的朋友到來。求他相助。自有報仇之策。九花姑道。貴友住在何處。趕緊派人前去請來。悟真道。每夜三更時分。他自會到來。不消派人去請。等他到時。愚姊招呼你與他相見。說時小尼擺上素齋。二人對面坐下。小尼斟酒。悟真道。這狗官吳南園。愚姊早知他到了四川。所做事件。都與我們綠林作對。屢次要往衙中打探。因他能人甚多。未敢造次。如今他既來找我們。何能放他過去。正說着。忽聽屋上有足步之聲。九花姑吃驚不小。悟真道。師妹休要害怕。就是愚姊的朋友來了。話猶未畢。但見一人。頭戴冲天冠。身穿八卦袍。足踏雲履。手執拂塵。大搖大擺走進屋來。悟真起身迎接道。印大法師。今日爲何到這息才來。把奴的眼都望穿了。原來此人正是印精。自臥虎嶺被吳天保與紅雲長老。追得上天無路。入地無門。好不容易才逃出性命。因此沒精打彩。來到海朝寺與悟真會面。兩下裏談得情投意合。就此結了不解之緣。這日回寺。抬頭看見一個年輕女子。容貌妖豔異常。忙向悟真問道。這位姑娘是誰。來此何事。悟真遂將前事細說一遍。印精方纔明白道。那狗官手下的一班小輩。十分利害。慢說九花姑不是他們對手。就是貧道師徒。也被他殺得大敗而逃。貧道要想前去報仇。爭奈他衙中能人甚多。不易下手。故而到處訪友。就在這三日內。有幾個好朋友來了。等他們到時。報仇未遲。如今請尹賢妹在此暫住數日。當下悟真請印精入席共飲。酒闌之後。命小尼安置床榻。與九花姑安睡不提。悟真因要替他師妹報仇。向印精問道。你這幾日請那幾位道友前去報仇。不知他們本領如何。



印精道：提起這三個人來，都是江湖上小輩英雄，不獨你所知道，就是三尺孩童也知道他們的威名。悟真道：到底是誰？印精道：想你也曾聽人說過。江湖上有三個飛俠，一個叫滿天飛，盧豹；一個叫草上飛，威順；一個叫遍地飛，昌虎。這三人的本領，可稱火燒不怕，刀砍不入。又受過異人的傳授。悟真道：我也曾聽人說過，但他們現在湖廣一帶做買賣，路途遙遠，你又不能把他請來，徒成夢想。印精呵呵笑道：難道我說的是空話不成？前日我已會過他們，一言爲定，他們准來相助。悟真大喜，解衣安睡。一夜無話。次日清晨起身，梳洗完畢。印精也

不出門，就在寺中等候。將近晌午時分，忽見小尼跑來報道：外面有三位少年英雄，要會印大法師，叫我們進來通報。印精大喜，忙與悟真、九花姑出寺迎接。來的正是盧豹、威順、昌虎三人，彼此相見，迎入方丈中，分賓坐下。小尼獻上茶來，敘過寒暄。天已傍晚，悟真命小尼擺下酒宴，與盧豹、威順、昌虎三人洗塵飲酒之間，昌虎道：印師父法術廣大，爲甚反被狗官手下的人欺侮？俺甚不信，難道他們都有三頭六臂的嗎？威順也起身說道：我們今番前來，不把這班小輩收拾乾淨，決不在江湖上跑了。印精道：三位賢弟且慢誇口，內中有吳天保、蕭金琳兩個小子，最爲利害，你們千萬不可輕視。盧豹氣得哇哇叫道：如果那兩個小子前來，不把他首級取下，誓不爲人。說時，忽聽屋上瓦片聲响，印精道：屋上有人，趕快看來。這兩句話尚未說完，天保、金琳二人早站在院中，破口罵道：好大胆的強盜，竟敢背地裏毀罵小爺，趕快出來領死。印精道：兩個小子來了，快些出去動手。昌虎跳到院中正，遇蕭金琳，舉劍便砍。盧豹也就跳到院中，與天保動手。印精跟出屋來，見了天保、金琳二人，暗暗歡喜，掣劍在手，大叫道：三位賢弟，今夜務必把這兩個小子捉住，替我們綠林報仇洩恨。九花姑也上前相助，一眼看見金琳，不由的魂飛天外，心中暗忖道：奴家與他吃了交杯酒，正要同床睡覺，被那個冒失鬼

前來把奴的好事壞了。今夜他又找尋而來，必有用意。在衆人面前，奴家又不能與他說個明白。如今衆寡懸殊，他們這等鑿戰，必有高低。倘他有甚長短，叫奴心中怎對得起他呢？到不如把他引往無人之處。他若順奴心願，與他遠走天邊，圖個終身偕老。打定主意，過來與金琳動手。那曉昌虎空着兩條手，與金琳殺了三個照面。蕭金琳暗暗吃驚，自思我出世以來，從未見過這等利害的人。他的骨肉，猶如銅澆鐵鑄，刀砍不入，火燒不毀。這是什麼緣故？金琳正想上屋逃走，却被昌虎使一個掃膛腿，咕咚一聲，金琳跌倒在地。昌虎哈哈大笑，指着蕭金琳罵道：「你的聲名，如雷貫耳，我只道你有三頭六臂，原來不過徒有虛名罷了。今日過在爺爺的手裏，也算你陽壽終了。」說着一伸手，抓住金琳的手腕，想用點血工夫把他點住。九花姑娘眼快，急忙上前說道：「休要傷他性命。我有話要當面問他，且把他細綁起來，送在後院。」待那個小輩拿獲，一同斬首。昌虎點頭稱好。九花姑便把蕭金琳細綁。昌虎又與天保動手，拳腳兼施，十分猛勇。天保雖然身手敏捷，把昌虎的拳腳讓過。這盧豹威順二人的單刀，又趁勢跟進。天保聽得後面風聲响亮，不敢怠慢，忙使個白鷓亮翅之勢，轉過身來。架去二人的單刀，可是印精悟真的寶劍，又到。天保暗想：金琳已經被擒，現在剩我一人，稍一大意，要被他們捉獲。怎生是好？不如早走爲是。把手中單刀緊一緊，照准印精劈面砍來。喝道：「我把你們這班殺不盡的強盜，小爺今日與你拚了罷。」印精知他利害，向後倒退。天保就趁這罅隙，身子一躍，躡上屋去。隨手揭起十餘張瓦片，擲下。如飛逃走。等到羣賊飛身上屋，四面找尋一遍，已不見吳天保踪跡。盧豹道：「這小子果然本領不凡，怪不得你們懼他利害。這時諒已追趕不及，且訊問那個姓蕭的小子，看那狗官現在何處。」大家前去找他算賬便了。羣賊下了屋面，同到方丈坐下。悟真命小尼重整杯盤，開懷暢飲起來。飲至半酣，昌虎道：「快把那個姓蕭的小

子帶來。待俺當面問他。悟真正待起身。九花姑道：我與師姐同去。悟真說好。姊妹二人直奔後院而來。走到一間空屋前。悟真叫道：徒兒們。快把那個姓蕭的帶出來。到前面去問話。四個看守的小尼。便把金琳帶出。這時蕭金琳被他們細得不能行動。九花姑低聲說道：爲甚要細得這樣緊。叫人家連路不好跑。我來代你鬆綁。快跟我們前去。說幾句好話。把那些不是推到姓吳的身上。你就可活命了。金琳聽了。罵道：賊婢休要胡說。小爺是不怕死的。像你這等水性楊花的婦人。將來被官兵捉住。不知怎樣千刀萬剮。九花姑被他罵得啞口無言。可是心上愛着金琳。並不發怒。姊妹二人把金琳帶到前面。盧豹大聲吆喝道：把他帶上來。取他心肝下酒。那些小尼姑嘈嚷一聲。擁將上前。推入方丈。威順道：姓蕭的。你往日威風何在。今日犯到我們手裏。也該放得爽快些。從實說來。那狗官手下有多少小輩。倘有半句虛言。即刻叫你皮肉受苦。說着手執皮鞭。惡狠狠的要打。要知蕭金琳性命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回 失元帥素花尋短見 敗印精天保顯奇能

草上飛威順要逼金琳說出情由。蕭金琳勃然大怒道：小爺豈是貪生怕死之人。快把我首級砍下。何必多言。印精聽罷。怒往上冲。過來沒上沒下。舉鞭就打。九花姑站在一旁。好生心疼。恨不得把印精皮鞭奪下才好。爭奈礙着衆人。不敢上前。只是暗暗叫苦。假意勸道：印師傅。他既已拿住。諒他插翅難飛。不如把他吊起來。我們痛痛快快喝幾杯酒。再來問他未遲。昌虎點頭稱好。依了九花姑。歸坐飲酒。書中交代。天保金琳二人。怎生來到此地。皆因吳南園見九花姑在逃未獲。料他不會遠去。暗遣衆俠義分頭察訪。探聽九花姑盤踞何處。

以便捉拿。天保金琳二人訪到桃花塢中。就聽人傳說海朝寺內尼僧。素不安分。暗與盜賊勾通。故而守到天黑。到海朝寺中探看動靜。不防賊人利害。金琳被賊人擒住。天保一人逃回衙門。將情稟明父親。南園聞說金琳捉了去。不勝憂慮。鉄羅漢秦明道。昔年我闖蕩江湖之時。傳說荊州道上有三個飛賊。你們遇見這個昌虎。正是三賊中的一個。他有金鐘罩的本領。素稱無敵。我們快快前去要緊。怕的遲延。金琳必有性命之憂。於是衆俠義各取兵刃。飛身上屋。施展夜行工夫。直奔桃花塢來。沒有片刻。早到了海朝寺前。天保道。我們衆人在各處埋伏。祇用四人。打從屋上進去。捉拿他們。五空道。捉賊到不要緊。先要把金琳救出。方保無虞。倘見了面。他們先將金琳性命結果。我們不是前去救他。反害他了。衆人俱說甚是。白雲生道。五空賢弟有甚妙策。大家計議而行。五空道。我也沒有什麼妙策。我們四人先從屋上進去。探看賊人動靜。得能知道金琳下落。就可把他救出。你們分向庵前庵後庵左庵右埋伏。見有賊人逃出。務必拿獲。你道好不好。衆人俱說甚好。各去埋伏。這裏天保五空秦明六空四人飛身上屋。越過大殿。伏在屋脊上面。向下瞧看。見賊人在方丈中猜拳行令。開懷飲酒。秦明暗想。蕭金琳這時不知在於何處。正想到後面去找尋。迎面有條黑影一晃。秦明吃了一驚。凝神看時。那黑影猶如燕掠般失了所在。不知來人是誰。心中正在猜疑。一眼見對面廊簷下。吊着一人。有四個小尼站在那裏看守。細看正是金琳吊在那裏。轉念道。賊人俱在屋內喝酒。要是躡將過去。被他們聽出聲响。壞了咱們大事。怎生是好。不如轉到前殿屋上繞過去。方才萬無一失。想定主意。伸手把天保的衣角一拖。悄悄的說了幾句。衆人才知道金琳被吊在簷前。天保道。我們繞到對面屋上。一齊躡身下去。殺了四個小尼。你們三人抵擋賊人。我去把金琳救下。三人點頭稱是。當下繞到前殿。到了方丈屋上。天保正要飛身下去。忽見屋

脊後躍出一人。落到地下。舉刀殺了四個看守的小尼。用刀割斷繩子。把金琳背起。上屋去了。天保大吃一驚。暗忖不知是誰前來把他救去。又不知被人救往何處。我們既然前來。怎能讓他把人帶走。也就施展飛簷之能。追趕前去。那知方丈中男女賊人。聽見屋上脚步聲响。各取兵器。跳到院中。見簷前吊的那人。不知去向。昌虎大怒。雙足一蹬。跳上屋來。秦明隨手揭起一疊瓦片。迎面打去。昌虎並不避讓。罵道。小輩休要撒野。我要懼你。決不爲人說着把頭一昂。那十來張瓦片。嘩啦啦一陣响。紛紛落地。秦明見那人本領出衆。知是遍地飛昌虎。不敢怠慢。掄劍砍去。喝道。好大胆的賊人。竟敢將朝廷命官。私吊簷前。用刑拷打。外面官兵已到。還不趕快過來就縛嗎。昌虎大怒道。休要放屁。我正找你。你今來得正好。用刀架開寶劍。就在屋上廝殺。五空六空陸續飛下。這邊廬豹威順印精九花姑悟真等。各擺開兵器。上前圍住廝殺。再說天保追趕救金琳的人。誰知那人身輕如燕。他見天保緊趕。就走得快些。他見天保慢趕。就走得慢些。有意把天保誘得怒火蓬勃。大聲喊道。前面英雄住步。快把救的人丟下。我感激謝你。你再奔逃。我要放暗氣打你了。那人聽他說要放暗器。知他情急。早飛也似躡進松林中去。天保見他進了松林。心中着急。怕那人起歹意。斷送金琳性命。也就跟進林中。仔細一看。救金琳的不是別人。正是劍俠金禪子。連忙叩頭道。師父爲何這等戲弄弟子。金禪子哈哈笑道。你那裏知道江湖上的規矩。不拘是誰救了人。任你叫喊。不敢答應。怕是賊人追趕。非要先尋個安身之處。把救的人安放妥當。才能轉身。所以聽你叫喊。故未回答。就是這個意思。天保忙又賠禮道。弟子生性粗魯。致使師父受驚。罪該萬死。金琳遍體傷痕。還祈師父慈悲解救。金禪子便在身邊取出一包藥來。交與天保道。快快放在他的口中。叫他和津嚥下。送他回衙。那邊秦明等人。怕不是賊人對手。我還要去助他一臂。天保又問道。但不知

師父頃從何處到來。金禪子道：此地不是談話之所。讓我擒了賊人，再說與你知道罷。金禪子將身子一搖，一道白光，早飛往海潮寺去了。天保將藥放在金琳口中，背在身上，洒開大步，展出陸地飛行本領，趕回衙門。到大廳上，見黃繡雲、韓素花二人正在那裏要尋短見，不由的大吃一驚，連忙放下金琳，上前問道：你二人爲何忽生拙見？韓素花道：大事不好，我二人實在該死。在此打了一個盹，只聽一聲响，元帥頓失所在。我二人沒有臉面見人，因此自刎。吳天保不聽，猶可聽了之時，只唬得真魂出竅，說不出話來。半晌方始說道：我出外之時，再三叮囑，叫你二人小心留意，防備賊人前來行刺，爲甚把大人失了？這便如何是好？說着大叫一聲，身子向後一仰，咕咚栽倒，不省人事。金琳躺在椅上，見天保暈絕過去，忙命吳安、吳福二人將他扶起。天保移時醒轉，嘆了一口氣道：罷了罷了。我吳天保闖蕩江湖多年，爭下一點虛名，只說保着父親進京，引見衆英雄，陞個一官半職。今在四川，反把父親失了。此事如何是好？此刻衆俠義俱在海潮寺與賊人交手，還不知勝敗怎樣。蕭金琳道：大哥休要心急，事已至此，就是尋了短見，也不濟事。爲今之計，先向素花、繡雲二人問明情形，再作計議。天保無奈，只得站起身來，向素花問道：賢妹，你二人在房外坐地，難道沒有看見人來？元帥就會丟失麼？素花道：我二人對坐談心，大人在內，氣息如雷，臥在床上，忽聞一陣異香撲鼻。我二人就打了兩個噴嚏，不知不覺就瞌睡起來，直至金鷄啼叫，方才驚醒，自知貪睡誤事，連忙喊叫繡雲、賢妹，無如他瞌睡如泥，叫他不應，才明白中了薰香，走進房中細看，見大人不在床上，急忙喚起吳安、吳福，掌燈找尋。那有元帥的蹤跡？這個當兒繡雲也就甦醒過來，見我們手脚慌亂，問明情形，故而自尋短見，請你快快設法找尋大人要緊。天保沉吟一番道：我料定是海潮寺的賊人，見我們前往動手，衙內無人保護，他就派人前來盜了大人。金琳道：爲今之計，

只得趕往海朝寺去。大家拚命。非把大人下落探明不可。天保無奈。只得叮囑金琳在衙內靜心養傷。自與繡雲素花二人。各携兵器。出了衙門。施展飛行之能。直奔海朝寺來。且說金禪子救了蕭金琳。交與吳天保送回衙門。他知道昌虎利害。恐怕一班俠義不是他們對手。匆匆出了松林。循着原路。躡進海朝寺後院。見秦明被昌虎殺得不能支持。忙探手入囊。掏出金鏢。嗖的一聲打來。昌虎眼明手快。把身子向旁一偏。撻朗一响。金鏢落於地下。抬頭一看。見半空中跳下一人。手執戒刀。照准昌虎劈面就砍。罵道。好大胆的強徒。竟敢集衆行凶。後面大隊官兵已到。你們休想逃脫得一個。不要走。佛爺前來取你。說時刀已砍到頂上。昌虎自恃工夫過人。全身運出金鐘罩。真是刀砍不入。有心迎上前來。要想讓他在頭上砍一刀。顯顯自己本領。及至留神細看來人。正是劍俠金禪子。他早已領教過他的利害。那裏還敢拿頭來擋他的戒刀。急忙身子向後一退。騰空躍起。才把這一刀躲過。大叫道。金禪子。我與你今日無冤。往日無仇。爲甚你要來助這班小輩。與我們綠林作對。况你又是出家人。豈可妄開殺戒。我勸你休要多管閑事。保全性命。不聽良言忠告。送你往西天超生。金禪子勃然怒喝道。狗頭口出狂言。佛爺今日來捉拿你們這班惡賊。爲民除害。昌虎聽說那裏受得。不由分說。擺刀直砍。這時吳天保黃繡雲素花三人趕到。黃小華大吃一驚。暗道。大人現在衙內。有誰小心保護。天保寶弟未免年輕孟浪。他心中這樣的轉念着。只聽天保大聲叫道。衆位大哥。大人已被這班惡賊盜來。我們今日定要與他們拚個死活。不把大人要出。我們不能回衙。衆俠義聽他說出大人失落兇信。無不吃驚非小。此時印精聽得明白。暗暗歡喜。却猜不出是誰把狗官盜走。可是稍一猶豫。被天保砍了一刀。正中肋下。幸他不是肉身。雖受傷無礙。却也吃驚異常。又見天保那口刀上下翻飛。寶難抵擋。印精虛砍一劍。跳出圈外。飛身上屋。大聲

叫道。官兵勢大。不如早早逃走。爲是那狗官既被我們綠林朋友盜去。這班小輩都沒了命。何必在此與他們苦戰。九花姑。悟真。盧豹。戚順等。早想逃走。惟遍地飛。昌虎與金禪子廝殺。毫無懼色。忽見印精縱身上屋。招呼逃走。也就呼哨一聲。與羣賊上屋。躡房越脊。四散奔逃去了。天保怎肯放他們脫身。上屋追趕。已不見賊人踪跡。要知後文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觀詩詞劍仙解意義 求婚約隱俠話家常

衆俠義見賊人逃遁。也不追趕。回到院中。分向各處搜尋了一遍。廟內一班尼僧。看見師父與羣賊逃走。忙不迭跪在地下求饒。秦明喝令衆尼僧。聚集後面空房內。少停再爲發落。自己走進方丈。將身坐定。向黃繡雲詢問大人失蹤情形。正說話間。金禪子與吳天保。韓素花三人走進屋中。敘禮坐下。天保把父親南園失蹤始末。和衆人說了一遍。金禪子道。大人失蹤之時。你在衙內可曾四處找尋痕跡。天保回說沒有。六空道。諒這班賊人。就是逃走。必定不遠。此時天已明亮。我們趕緊回衙。從長計議。况寺中老尼。早晚必要回來。每夜着人前來暗中打探。不難得到線索。何必在此空談呢。衆人點頭稱是。當下姚猛到後面空房內。把衆尼僧釋出。叫他們在寺中好好修行念佛。不許爲非作歹。衆尼僧一個個磕頭謝恩。衆俠義遂出了海朝寺。各人施展陸地飛行。趕回衙門。到內書房外。天保忽見粉牆上寫着兩行黑字。英雄上前細看墨跡。猶新。正是四句七言詩。寫的是。

雲天霧地意茫茫。中原多故敗綱常。燕子啣泥空費力。盜走忠良我稱強。



下面又有一行小字。寫的是要問真下落。從速到南陽。留下名和姓。免得費思量。天保看罷。大吃一驚。金禪子道。這事怪你一人粗魯。昨夜看見了牆上詩句。就好奔南陽追趕。訪尋大人下落。白雲生道。這牆上詩句。究有什麼用意。請師父解釋一番。大家都可明白。金禪子道。這首詩。既粗俗。又淺顯。分明是雲中燕把大人盜去。現在南陽地方。專等我們前去找尋。秦明道。且把詩句抄下。卽命吳安取過紙墨筆硯。將詩抄寫一遍。走進書房。大家觀看。金禪子道。這詩名叫冠頂詩。每句頭上按着一字。若把四句的第一個字。湊在一處。豈不是雲中燕盜四字嗎。在我看來。這雲中燕把大人盜去。要是他存心謀害。決不肯留下姓名。他今留下真名實姓。此人必是爭強好勝之輩。他在南陽等着。叫我們前去分個高下。衆人點頭稱是。天保道。但不知這雲中燕是個甚等樣人物。他與我們有什麼仇恨。五空道。諒此人必是好名之人。決非報仇洩恨而來。大人雖被他盜去。料無妨礙。天保道。既有下落。就請衆位大哥辛苦一趟。隨我前去。把父帥救出才好。秦明道。賢弟少安毋躁。須把這雲中燕是個什麼人物。打聽確實。才好一同前去。天保道。秦大哥。你說着風涼話。父帥被陷。叫人兀自坐立不安。我就卽時告辭。親往南陽找尋那雲中燕去。說着提了單刀。起身就走。殷仁張開雙手。把他攔住道。休要性急。還是大家一同前去爲是。天保只得復又坐下。懊喪萬狀。這時蕭金琳在後面養息。聽得書房中喧嚷不已。向家人吳興問道。外面何事。吳興道。衆俠義已經回來了。金琳聽說。起身走到內書房。與衆俠義相見。又向金禪子拜謝了救命之恩。天保道。賢弟受傷初愈。不在後面養息。出外則甚。金琳道。我聞大人失蹤。睡在床上。心緒不寧。方才聽家人吳興說你們已知大人下落。惟不知這雲中燕究竟是何許樣人物。因小弟略知一二。故而扶病出外。告訴大哥。天保大喜道。請賢弟快講。金琳道。會記當年趙州橋有個惡霸張虎。強搶良家婦女。我因

要打抱不平。忽然來了一個少年。上前排解。沒有三言兩語。竟與張虎動起手來。張虎不是他的對手。逃回家中。招集打手二百餘人。前來報仇。那時我上前去。問那少年姓名。他就說出雲中燕孔亮。我見他是個行俠仗義之人。恐他孤掌難鳴。當面允他相助一臂之力。他向我稱謝道。多承英雄美意。在下銘感不忘。但我的性情直爽。向來不要人助。莫說他有百餘名打手。就是有百餘頭猛虎。我雲中燕豈是懼怕的人。請英雄作壁上觀。要我不是惡霸對手。你再相助。我便點頭稱是。不多片刻。張虎率領着衆打手。各執刀槍棍棒。蜂擁前來。其時雲中燕手無寸鐵。我很代他着急。不想他藝高胆大。看見衆人到了跟前。將身一縱。早奪過了一口單刀。上下翻飛。刀光閃爍。一轉瞬就把這班打手。殺得屍橫遍地。張虎大怒。與他死命相拚。沒有三個照面。也被他結果性命。我佩服他本領出衆。要與他結爲異姓兄弟。他借故推託。我也不敢相強。於是各人拱手而別。直到如今。未會會面。今日這雲中燕前來把大人盜走。其中必有緣故。但他也是行俠仗義之人。決無謀害大人之意。就是你們前去。也要見機而行。天保道。賢弟雖然這等說法。我們尙未會見雲中燕之先。却不能預定主見。如果他真有豪傑行爲。我們也不願與他傷情。於是秦明吩咐擺下酒宴。大家吃了個酒飽。就耍動身。金禪子道。我們今番往南陽去找尋大人。也當改扮行商模樣。以避耳目。衆人俱各稱善。衙內事務。一切托付金琳照料。改扮完畢。方纔動身。撲奔南陽進發。暫且按下。且說這雲中燕孔亮。他祖籍蘇州。因避世亂。移居南陽。不問世事。膝下有兩子一女。長子名叫孔勇。天生膂力過人。又是家傳武藝。善打飛鏢。江湖上就送他個綽號。叫做飛鏢手。次子孔猛。本領出衆。能打百般暗器。人送他個綽號。叫千里俠。女名亞男。善使一對雙刀。又會打彈弓。故而人皆稱他爲神彈手。在南陽地方行俠作義。濟困扶危。無人不知。他兄妹三人。所以人又稱他兄妹爲南

陽三俠孔亮今已四十餘歲。女兒已有十七歲了。長身玉立。出落得十分美貌。立志要嫁一個文武雙全名冠九洲的奇男子。因此東不成。西不就。至今尚未許個門當戶對。把個孔亮弄得沒法子。只好隨女兒自擇。免得後來抱怨。這也是爲父母之心。人皆如是。那孔亞男聽人傳說吳天保。名震綠林。他心中不服。一心要去找吳天保。比個高下。奈自己是個女子。出外找尋男子。難免遭人非議。遂同他兩個哥哥商議。兄妹三人到四川來走一遭。本擬面會吳天保比武。誰知在衙門附近一打聽。衆俠義俱往桃花塢拿賊。衙內祇有韓素花黃繡雲保護大人。孔勇用鷄鳴五更斷魂香。迷倒兩位女英雄。孔亞男悄悄的走入內書房。把吳南園細綁起來。急忙返身出去。招呼他二哥孔猛。把吳南園背走。趕回南陽家中。見了他的父親。稟明原委。孔亮聽說他們把大人盜來。唬出了一身冷汗。大罵道。你們三個畜生。我家本是行俠作義之人。爲甚要學那盜賊行爲。吳大人是個爲國爲民的清官。我父子正當暗中助他。才是正理。你們竟如此胆大妄爲。幹出這滅門九族之事。叫爲父怎生擔當。兄妹三人被他父親責備得啞口無言。孔勇暗想事已至此。連忙的走到他父親跟前。湊在耳邊說了幾句。孔亮聽罷。方才轉憂爲喜。站起身來。走到大人面前。親解其縛。納頭拜倒道。大人在上。犬子年幼無知。冒犯虎威。罪該萬死。務乞大人寬宥。我父子決無謀害之意。請大人寬懷。吳南園這時雖已甦醒過來。心尙模糊。見孔亮跪在面前磕頭。不悉何故。遂向他父子三人問道。老義士尊姓大名。把我盜來。所爲何事。孔亮聽了。將一番始末。從頭至尾。說了一遍。南園方才明白。答道。我兒天保已有家眷。令愛又是巾幗英雄。豈可作偏房之理。却要老義士裁酌。孔亮笑道。小女蒲柳之姿。今日高攀名門。就是畢生萬幸。還敢計較大小。旣蒙大人准允。等待公子來時。叫他與小女在院中比武招親。說着卽命孔勇擺下酒宴。與大人壓驚。南園也不推辭。從此孔

亮父子三人不離大人左右。終日殷勤伺候。吳南園頗覺過意不起。暗嘆人生世間無非爲兒爲女。老義士爲他這個女兒。也算是費盡心機了。連住數日不見衆俠義到來。心甚焦灼。孔亮猜知其意。說道。大人放心。小兒離衙門時。特在內書房粉牆之上。題下詩句。說明大人現在南陽。衆俠義早晚必要趕來。大人放寬懷抱就是了。說時天色已晚。孔亮又命兒子置酒。與南園閑談解悶。忽聽屋上瓦片聲響。孔亮喫驚道。有夜行人前來。我兒快出去觀看。孔勇孔猛二人。在壁上各摘了一口單刀。躡到外面。抬頭向屋上細看。只見有兩條黑影。其疾如燕。轉眼之間就不見了。孔氏兄弟躡到屋上。伏在屋脊背後。守候動靜。你道這兩條黑影是誰。正是吳天保與金禪子。一行人趕到南陽。住在一家客寓中。向店小二詢問道。你們這南陽地方。有個雲中燕孔亮。究係何等樣人。你知道他麼。店小二道。衆位爺們。提起雲中燕父子。果然是當世英雄。不必說扶危濟困。無論你是那裏來的客商。川資缺乏。到他客裏告借。他沒有不慷慨解囊。就是有人受了欺侮。只要到他父子面前申訴。他立刻與你報仇。所以我們這地方。稱他父子南陽三俠。他還有一個女兒。本領比他哥哥利害。我們縣太爺有位少爺。專喜尋花問柳。仗了他父親一縣之主。無惡不作。在這裏東頭有個吳寡婦。他女兒叫做素貞。長得花容月貌。這少爺愛上了。強逼成婚。素貞不從。睡在地下。大哭大罵。衆人圍着觀看。不敢排解。正遇孔小姐經過。分開衆人。詢問情由。把那少爺抓過來。三拳兩脚打死。旁人恐怕受累。跪在地下。求他不要走。孔小姐道。奴家一身作事。一身當。決不連累他人的。大家不必害怕。奴往衙內投案自首。說着提了那少爺的尸身。奔進衙門。就將尸身在伸冤鼓上一撞。驚動了縣太爺。升坐大堂。看見自己兒子活活打死。怎不傷心。不分皂白。命差役把孔小姐釘錄收禁。又把吳寡婦母女二人。囚在獄中。到了夜間。他大哥孔勇。帶了單刀。躡進衙門後上房。

見縣太爺躺在床上酣睡。孔勇把單刀架在太爺頸上。曉得他驚醒過來。苦苦哀告。孔勇道。你兒子在外橫行不法。任意強逼人家閨女。你不管束你兒子。反把兇手釘鐐收禁。趕快把我胞妹。同着吳寡婦母女二人釋出。方可饒你性命。不然叫你做個刀下之鬼。縣太爺大驚失色。性命要緊。忙命了環出外。傳話值日差人。到監牢內。把殺人的女兒犯與吳寡婦母女。一齊開釋。孔勇與他妹子回家。孔小姐雖被父親責罵了一頓。可是地方上除去了一害。值得我們稱頌的。要知後文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回 尋蹤到府父子相逢 比武當場夫妻角逐

衆俠義聽那店小二說完。才知道孔亮父子。不是爲非作歹之人。天保又向店小二問明了路徑。用過晚膳。歸房安睡。天保記掛着父親。轉側不能成眠。坐在床上。聽得外面打了二更。起身換了夜行衣靠。背插單刀。悄悄把師父金禪子推醒。告明己意。推開房門。縱身上屋。躡房越脊。來到孔家。天保脚下偶一沉重。不意脚下踏碎了一塊瓦片。孔亮知是有夜行人來。急命孔勇孔猛二人上屋查看。天保與金禪子轉身逃走。見後面沒有人追來。方才站定。天保道。我二人剛才上屋。就被他們知道。莫非他家設有機關不成。金禪子搖頭道。並沒有什麼機關。只因我二人來得過早。他家尚未安睡。我耳聽見大人在屋內與孔家父子談心。在我看來。他父子雖把大人盜去。決無歹意。且回寓養息一宵。明日清晨。親到他家拜訪。天保點頭稱是。二人回轉客寓。解衣安睡。一夜無話。到了次日。衆俠義起身梳洗畢。金禪子道。請衆位在寓中等候。我同天保往孔家訪問大人下落。五空道。孔亮既將大人盜來。其心難測。你二人前去。叫我們如何放心得下。不如一同前往。我們衆人守在

附近。你二人進去就是了。倘有意外。也出出力相助。天保點頭稱善道。賢弟言之有理。大家去走一趟罷。於是用了早膳。各藏兵器。出了店門。逕奔孔亮家中而來。沒有片刻。迎面見一帶松林。衆人道。我們就在松林內等候。你二人快快前去。當下金禪子與吳天保來到孔亮門前。向管門的道。請你進去通報一聲。就說是吳天保金禪子二人前來拜訪孔老義士。有話面談。管門的說聲少待。轉身進去。見了孔亮。稟道。外面有一僧一俗。自稱吳天保金禪子前來拜訪。要求面見。孔亮聞說。謂孔勇道。你把大人送到後書房去。小心伺候。待我出去面會。看他二人來意如何。孔勇領命。請南園到後書房坐地。孔亮領着次子孔猛出外。到了門前。舉目一看。見吳天保生得一表人才。英雄氣概。再看那金禪子。雖是出家人的打扮。精神矍鑠。老當益壯。連忙上前。躬身施禮道。二位義士光降寒門。必有要事。老拙未曾遠迎。多多得罪。天保拱手答道。久慕老義士乃是當世豪傑。本欲早日趨前問候。無如未得其便。真乃相見恨晚。說着兩下揖讓。迎到中廳。分賓坐下。家人獻過香茗。各道了一番仰慕熱忱。然後擺上酒來。四人謙遜入席。酒過三巡。孔亮道。不知二位義士光降寒門。有何見諭。天保道。我聞舍表弟蕭金琳。言及賢喬梓的成名。久已仰慕之至。本當早日拜候。因大人在衙內失蹤。故而遲至今日。特來拜求老義士援助一臂之力。幫同找尋大人下落。不知老義士可允容納下情。孔亮哈哈大笑道。我也料到二位義士爲大人失蹤而來。提起此事。務乞二位包涵。這事原是犬子孔勇所爲。他把大人背回。已被老漢責罵一番。但其中還有一段因緣。請金禪師跟我到後面警談幾句。回來再陪公子談心。金禪子站起身道。老義士有話相商。就請後面去談罷。說着二人站起身來。携手同行。走進後書房內。見大人與孔勇坐着閑話。見金禪子與孔亮走來。南園大喜。起身相迎。金禪子上前拜見道。自大人失蹤後。把我們衆人慌得手足無措。到如

今才得相見。公子現在前面，請大人把他傳來相見，免得他時時掛念。南園道：「老英雄且慢性急，本帥還有幾句說話，請你與天保言明。」金禪子道：「就請大人吩咐。」南園便把孔亮之女亞男求婚一事說了一遍。金禪子道：「孔老義士既有這等情節，何不早着人前來說合，爲甚要把大人盜來，叫我們大家心上不安？如今我們衆人俱在莊外松林之內，不如把他們一齊叫來，與大人相見。至於比武不比武，請大人允下這頭親事就是了。」南園點頭稱好。金禪子出外把衆俠義招呼進來，見過大人，敘禮坐定。天保拜見了他父親。孔亮命家人擺下酒宴，請南園坐了首位，其餘依次坐下。脯懷暢飲，酒至半酣。南園謂孔亮道：「令愛要與小兒比武，請你喚出令愛當面比武便了。」孔亮連說遵命，遂命孔勇喚出女兒。拜見南園。孔亮道：「這都是我嬌養慣了你，所以如此妄作妄爲。我已備下一對竹刀，你二人就去比試。」古語有云：「強賓不壓主。」况吳公子又是三品官職，我兒須要讓他三分，不聽爲父的言語，定以家法從事，決不寬恕。亞男領了父親之命，退下身來，渾身結束停當，命丫嬛捧過雙刀。孔亮喝阻道：「我叫你二人用竹刀比試，爲甚你又把雙刀取來？」亞男道：「父親，女兒向來使用慣的，這對雙刀換了竹刀，不能稱手，只要手上留意些就是了。」何必定要用竹刀呢？孔亮點頭稱是。南園見孔亞男固不愧女中丈夫，心中暗自歡喜，也向天保說道：「爲父頗蒙孔家父子優待，你與孔小姐比武，務必手下留情，倘有心傷害孔小姐，定斬不饒。」天保唯唯答應，隨手取了一口單刀。南園道：「你們比試，不必用兵器，免得雙方受傷，還是比試一回拳法罷。」天保不敢違拗，放下單刀，躡到院中擺開門戶，專等孔小姐較量。孔亞男見天保一表人才，不由心中暗暗歡喜。自忖人言吳天保文武雙全，品貌過人，果然話不虛傳。奴家與他訂了白頭之約，也不枉奴一世爲人。但奴今日與他較量，總要勝他一着，才能叫他心悅誠服。想定主意，使一個蝴蝶穿花之勢，跳

到院中。兩足站穩。口稱吳公子請了。天保道。在下怎敢佔小姐的先。還是小姐先請。亞男道。公子這等客氣。奴家就得罪了。就是一拳。奔天保迎面打來。其名猿猴偷桃。天保那敢怠慢。忙把左脚一蹶。向後倒退半步。伸手向上。把亞男的拳頭托送過去。這一着名叫推窗望月。他二人各展所能。就在院中一來一往。動起手來。打了三十多個照面。不分軒輊。吳南園與孔家父子。以及衆俠義等。看得個個喝彩叫好不止。孔亮心中雖歡喜不已。然怕他二人打得認真起來。反爲不美。忙喚道。亞男。快些住手。這是吳公子讓你。還要在這獻醜嗎。孔亞男聽他父親呼喚。連忙收住拳脚。笑謂天保道。多蒙公子相讓。我兩人已經比過拳脚。再來比比刀法罷。天保答稱甚好。一個取了單刀。一個取了雙刀。孔亮喝道。老漢早已說過。用竹刀比試。爲甚又要真刀動手。孔亞男道。竹刀太輕。故用真刀。大家留神些就是了。天保道。老英雄放心。我二人素無仇隙。豈會認真。孔亮無可如何。只得站在一旁。看他二人比試。孔亞男因拳脚未能取勝。芳心中已有三分不愜。這時舞動雙刀。直奔天保頂上砍來。天保見他泰山壓頂認真砍來。暗吃一驚。自忖這丫頭好生無禮。今日不叫他在衆人面前獻醜。諒他不知我的利害。等他雙刀砍近。急忙向後一退。把手中單刀橫掃過去。順勢向外一推。名爲撥草尋蛇。只聽當啷一聲响亮。把亞男雙刀絞出圈外。亞男不肯認敗。比到十合光景。不分勝負。屋內衆人看着。又是一陣子叫好。孔亞男暗暗着急。看他刀法甚精。無懈可擊。這樣廝殺。難取他人之勝。不如用花刀取他。於是刀法一變。雙刀耍得颼颼風响。宛如一團瑞雪。直滾過來。無如天保眼明手快。不慌不忙。把他七七四十九路花刀破去。見他臉泛朝霞。嬌喘不已。有意等他收尾一刀。使個絕命三刀之法。在他手背上用刀背點了一點。大聲叫道。小姐留心。刀到了。話猶未畢。只聽孔亞男哎喲一聲。天保丟刀上前。施禮道。失手失手。務乞小姐恕罪。誰知孔亞男



狡養成性。今被天保砍了一刀。羞得滿面通紅。暗恨天保在人前戲弄了他。所以一言不答。雙刀並舉。照准天保劈頭就砍。孔亮在旁看得真切。要想呼喝。見他女兒的雙刀已到天保頂上。唬得週身汗毛直豎。跳上前來。代天保架開雙刀。幸喜天保身手敏捷。這時雖無寸鐵。見亞男雙刀齊下。忙將身子一蹲。使個燕子飛雲之勢。縱身上屋。亞男見這一刀未能砍中。把脚一蹀。也蹀到屋上。舉刀便砍。天保這時自知認錯。不該用刀背點他一下。使他認真。但我父命難違。決不能與他一般見識。故而亞男追上屋來。他便轉身逃走。孔亮怕他女兒性情驕傲。倘把吳公子砍傷。如何担當得起。跟着蹀到屋上。大罵道。大胆賤婢。竟敢違背父命。還不丟下刀來。跟我請罪。如再逞強。立刻要你性命。亞男見他父親罵不絕口。好像火上添油。任你怎樣的罵。不肯干休。屋內衆俠義見天保逃走。孔亞男在後面追趕。俱已動了無名之火。各抓兵器。要把孔亞男拿住。請大人治罪。南園見衆人如此。急忙搖手止住道。你們不必動怒。孔老義士爲了他的女兒。將我盜來。十分優待。如今他已追上屋去。決無意外。大家在屋內稍坐一息。他二人自會回來的。衆俠義聽大人這般說法。無不嘆服。再說天保在前面逃走。孔亞男緊緊在後追趕。憑孔亮怎樣叫喊。充耳不聞。天保見前面已無房屋。只得落荒而逃。抬頭見前面有一座高山。樹木叢雜。荒草散亂。杳無人跡。天保心想我就蹀到山頂上去。諒他鞋尖足小。不能追趕上山。他父親又在後面。自可把他勸回。主意已定。攀籬附葛。爬到半山。忽聽半空中呼呼風响。鼻孔中聞得腥臭氣味。天保好生詫異。這時孔亮早已趕到。見天保爬上山去。不由他大吃一驚。大叫道。吳公子快些回來。那山上野獸甚多。吃人無算。怎奈他在山下喊叫。上面風大。天保那裏聽見。况孔亞男在山根下站着。他就是聽見。也不敢下來。加着這時狂風大作。腥臭異常。抬頭只見山頂上蹀下一頭斑斕猛虎。張牙舞爪。迎面撲來。天保不由

的大吃一驚。暗想吾命休矣。急轉身向山坡上一伏。那頭大蟲就在他身上躍過。天保手無寸鐵。只急得抓耳挑腮。沒奈何在身上掏出三支金鏢。以作防身之器。孔亞男見山頭上大蟲躡下。撲奔天保。也急得芳心亂跳。恐怕天保被大蟲吃了。連忙高聲喊道。吳公子快快下來罷。奴家不與你比較了。這句話尙未說完。誰知那頭大蟲。見撲不着天保。順勢躡下。直撲到孔亞男身上去。要知孔亞男是否被猛虎所傷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出奇謀山坡打猛虎 用巧計藥酒醉強人

吳天保在山坡上見那大蟲直奔孔亞男撲去。吃驚非小。恐他是女流之輩。爲猛虎傷害。要想躡下山來。捉拿那頭大蟲。只見孔亞男見虎躍近面前。擺刀砍去。天保正在觀看。忽聽腦後風聲又响。腥臭氣味。更甚於前。吃了一驚。連忙掉轉身來。抬頭見那山頂上。又躡下一頭大蟲。比先來的更大。白額金睛。張牙舞爪。向他撲來。天保怎敢怠慢。將身向旁閃過。那頭大蟲未撲着人。一聲咆哮。把尾巴一搖。舉起前爪。又奔天保撲來。天保暗想這山上有這許多大蟲。倘有來往客商。打從此地經過。豈不斷送性命。我不看見則罷。今日既然遇着。不把這兩頭大蟲捉住。決不干休。書中交代。原來這座山叫做閻王嶺。一向平安無事。因四川地方多山。本地有個風俗。每逢秋令。草木枯槁。各山各嶺。照例放火燒山。山中如果有了豺狼虎豹。一見火起。無不驚走。免得百姓受害。這閻王嶺上的兩頭大蟲。係從去年秋間走來。就在山中做下巢穴。吃人無算。從前這條山路。本是要道。就被這兩頭猛虎。把這座山佔住。從此斷絕行人。今日遇着天保與孔亮父女。這也是他氣數已終。故而鬼使神差。他們三人來到山下。閑言少敘。當下天保看見大蟲舉起前爪。奔他撲來。連忙使個獺狗鑽洞之勢。將

身從虎腹躡到後面。伸手抓起後爪。向下一擲。只聽咕咚一聲响亮。那大虫跌在山澗之內。隨又爬起身來。把尾巴搖了幾搖。身上水抖了一抖。春雷般大吼一聲。復向天保撲來。天保暗忖這東西果然潑悍。這樣攢下去。還不能把他攢死。諒力敵難以取勝。不如巧取。等他跳到跟前。把手一揚。一鏢照准他咽喉打去。只聽拍撻一聲。那大虫把頭搖了幾搖。竟未損傷一根毫毛。天保知他身體結實。刀砍不入。那大虫又是一聲吼叫。轉身撲至。天保伸手在地下拾起一塊鵝卵石。劈面一拋。那大虫便旋轉身子。用兩個前爪去撲。一條虎尾。豎得筆直。天保看得真切。把手一揚。一枝金鏢。打入虎臀之內。那大虫忍痛難忍。尾巴一陣亂搖。四爪在地下亂抓。站立不住。跌倒塵埃。滾了幾滾。頓時氣絕。天保打死了大虫。好不得意。掉轉身來。向下瞧看。見孔亞男與先來那頭大虫。正鬥得難解難紛。他父親孔亮想上前相助。奈他心高氣傲。那裏要他父親幫忙。他雖把大虫砍了幾刀。爭耐皮毛堅硬。不能傷他毫末。亞男心中暗想。這大虫刀砍不入。非從他血道下手。不能致他性命。遂縱身上前。伸手抓住虎頸。左手舉刀。從虎眼戳進。不料大虫力大無窮。把頭一搖。大吼一聲。想掙脫身子逃走。孔亞男急用刀尖。對准他穀道戳入。那大虫兩只後爪。向上一跳。直奔亞男撲來。幸虧亞男眼明手快。忙使個仙人躲影。向旁邊躲了過去。這大虫疼痛難忍。倒在地下。也滾了幾滾。血流如注而死。天保在山坡上看得清楚。暗想這位孔亞男小姐。竟能力敵猛虎。真是世間罕有。無怪他這等心高氣傲。就是我吳天保也佩服着他。於是把那頭死虎背起。跳下山來。把死虎攢在地下。向孔小姐陪禮道。方才比武。實怪在下。猛浪。務乞小姐包涵。孔亮也道。好女兒。吳公子再三謙讓。不許你再認真了。孔亞男尚未回答。忽見蕭金琳與衆俠義趕到山下。衆俠義見他二人各打死一頭猛虎。無不驚異稱讚。到了跟前。天保與衆人相見。遂向金琳問道。賢弟。你的傷已全愈。

了嗎。怎會與衆位大哥回來。金琳答道。我自大哥走後。一人在衙門內。甚不放心。傷痕一好。故而趕來南陽。見了大人。說你被孔小姐追趕出外。不知去向。更不放心。所以偕同衆位大哥到來。意欲代你二人排解和好。不想你們打死了猛虎。前嫌盡釋。可稱天配良緣。虎是你二人打的。當各背一頭回去。大家吃一頓虎肉。到也別具風味。天保點頭稱是。孔亞男正要提起虎爪。背上肩頭。他哥哥孔勇走上前來。代他背負。一路歡笑而歸。南園站在門外。已等候多時。見衆俠義回來。心中歡喜不已。又見天保身上背着一頭猛虎。正待動問。孔亮趨前一步。跪下請罪。南園道。老義士請起。你我誼屬親家。以後不必客氣。不知這兩頭死虎是那裏來的。孔亮就將閻王嶺打虎一事。細說一遍。南園聽說。不禁喜出望外。當下衆俠義進了內廳。依次坐下。孔亮吩咐家人把兩頭死虎拖到後面剝皮。將虎肉煨爛。送來與我們下酒。家人領命而去。又命家人擺下酒宴。暢飲。席間南園說道。本帥有君命在身。不能在此久住。明日就要回衙辦理移交。待等新任一到。即日回京。我兒引見後。與蕭小姐完了親事。再擇吉迎娶。令愛過門。孔亮道。大人公事要緊。何敢強留。但這婚姻大事。要求大人留下信物。南園遂命家人取過通書。查看一遍。擇定明日行聘。孔亮自是歡喜不已。暫且慢表。再說海朝寺當家尼僧悟真。同着印精九花姑三人。躲在鄉間。三日後。悄悄派人到寺中打探。才知道衆俠義已去。遂回到寺中。詢問小尼衆人臨走之時。說些甚麼。小尼姑答道。他們沒有說些什麼。只說便宜了你們。印精埋怨九花姑道。不是你當時阻擋。那個姓蕭的我就把他殺了。如今被他們救去。覺得可惜。九花姑漲紅了臉。只是不語。印精又道。還有一件事情。倒叫我煞費猜疑。吳天保說是把他大人盜走。到來廝拚。但不知是誰前來盜了那狗官。却要暗中探聽明白。悟真道。你們在寺中等候。待我往城中去探聽探聽。印精搖手道。去不得。去不得。那班小輩眼力甚

好。不拘你是甚人。只要看見一次。永遠不忘。你千萬不可冒險前往。還是另遣他人去的好。悟真點頭稱是。打發徒弟慧海進城探聽。不多一回。慧海回來說。街坊上人言藉藉。巡按大人失踪。已將十日。印精聽說。快活得不得了。正這當兒。石頭僧與霍天香。霍天豹等賊人。到來探望印精。彼此相見甚歡。印精向石頭僧問道。我與你分手後。命柳青到西涼國去投順番王。想勾動番邦人馬。篡奪大宋天下。不知能否如願。石頭僧答道。此事業已成就。柳青現在番王駕前。官封護國軍師之職。目下在各處招兵買馬。勾引各山各寨綠林响馬。約定明年八月中秋舉事。那番王阿哈達。也知道吳南園手下能人甚多。他對柳青說道。要奪大宋天下。必先除去吳南園。然後舉事。易如反掌。所以安南交界惡虎山上。操練已有五千兵馬。番王招賢若渴。前日派人攜帶金銀珠寶。到南陽聘請孔亮父子。只要能奪了宋室山河。將來分疆裂土。決不食言。無如那孔老兒再三推托。不肯應聘。我們在這條路上。已派下心腹密探。暗中探聽狗官行動。至於楊慶等人。俱在番王駕前爲官。前日得到探子密報。說是孔亮已將狗官盜出。那班小輩分向各處找尋。迄今沒有下落。因此我們趕來。要往孔家村探聽消息。他真把狗官盜出。只要肯助我們一臂之力。我們奏明番王。封官加爵。不在你我之下。印精聽說。拍案大叫道。到這時我才明白。石頭僧道。明白就明白。何必這樣大驚小怪。把人都唬壞。印精遂將前日之事。對他們細細說了一遍。石頭僧道。如此說來。這狗官果被孔亮盜走。但他與狗官素無仇隙。怕他未敢做這滅門九族之事。印精道。我們現有許多人在此。何懼那班小輩。不妨今夜去探聽孔亮父子動靜。便知分曉。石頭僧連聲稱好。於是悟真命小尼擺下豐盛酒宴。邀請衆人入席。大家飽餐了一頓。見天色已晚。各自更換了夜行衣。一齊躍到屋上。施展夜行工夫。來到孔亮門前。印精道。雲中燕既將狗官盜在家中。必然防備嚴密。我們越

牆而入。先在暗中探聽。聽他們什麼口氣。要是與我們志同道合。下去與他說明原委。勸他歸順番王。倘若執意不從。我們動手殺他全家。免爲狗官作俵。石頭僧道。你我見機而作。不可莽撞行事。說着飛身進莊。只見兩名更夫。一個敲着梆子。一個打着銅鑼走來。印精道。我們下去。且把兩個更夫抓住。問那狗官現在何處。於是飄然落下平地。閃在更夫背後。伸手抓住衣領。低聲喝道。當心你的狗命。不許喊叫。兩個更夫唬得渾身抖戰。道。大王饒命。不敢喊就是了。印精道。你家莊主可在家中。巡按大人藏在那裏。更夫答道。莊主現在家中。巡按大人在後面書房裏。他二人正在談心呢。印精聽罷。暗暗吃驚。默忖他與狗官談心。定有交情。不如把他二人細起。丟在黑暗之處。轉身過來。向石頭僧耳邊低聲說了幾句。跳到後院。將身伏在簷前。四下一瞧。見書房中尚有燈光。知是孔亮與吳南園在內。遂伏着側耳靜聽。誰知孔亮本是江湖前輩。說話間隨時留心。以防有人前來暗算。巡按忽見屋上有條黑影一晃。遂料來人必非善良之輩。忙向南園丟了一個眼色。南園明白其意。走入房中躲避。這時孔亮抽身出外。故意咳嗽一聲。說道。屋上是那位朋友前來。不妨下來見教。印精知他瞧破。料難躲避。還是下去爲是。就在屋上答道。孔老義士好呀。我乃乾坤印是也。特來拜訪。聽人傳說狗官吳南園被盜來。不知有否其事。印精見示。小弟就爲此事而來。孔亮哈哈大笑道。我爲了這狗官。不知費了多少心血。被我盜來多日。因爲我的朋友。死在他手中不少。已打發我兒分往各處。邀請綠林英雄到來。剖腹挖心。活祭亡友。你與他也有什麼嫌怨。請下屋商議。會一會我姓孔的。孔亮在院中與印精說話。早已驚醒天保。忙在暗中推醒衆人。躲在屋內。專等老英雄招呼動手。印精在屋上聽孔亮招呼。喜出望外。返身出去。打一呼哨。霍天香霍天豹石頭僧不疑有他。跟隨印精下屋。到內廳上。各敘姓名坐下。孔亮暗忖原來這班賊人。都是到

來行刺的。幸我未睡。不然。大人豈不受驚。今日他們既然前來。怎好放他們回去。喚過心腹家人。吩咐廚下備酒。家人領命而去。沒有多時。已將酒席擺好。孔亮邀羣賊入席。開懷暢飲。席間石頭僧談起番王謀反之事。力勸孔亮父子應聘。孔亮將計就計。滿口答應。並聲言要把元帥拿去獻功。石頭僧聽了。深信不疑。酒到杯乾。分外有興。印精呷了一杯酒。問道。這狗官被你在何處。請老英雄把他帶來。讓我們大家看看。作爲下酒之物。孔亮笑道。彼此都是一家人。何用心急。且痛飲幾杯。少停我自把狗官帶出。叫你們當面唾罵。一個痛快如何。羣賊大喜。你一杯。我一杯。放量灌下肚去。那曉孔亮早在酒內下了蒙汗藥。不多一回。藥性發作。頭暈目眩。坐立不穩。霍天香。霍天豹。石頭僧三賊。倒於地下。印精本非人類。蒙汗藥不能迷倒他。他見衆人醉倒。情知不妙。拉出寶劍。照准孔亮劈頭就砍。罵道。老賊。原來你是個人面獸心的東西。竟用甘言哄誘我們。孔亮並不答話。伸手在牆上摘下一對護手鈞。大喊一聲。有賊。衆俠義見孔亮動手。一齊躡到院中。圍住印精廝殺。要知拿住印精與否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七回 接聖旨元帥籌起節 劫囚車印精恃頑強

印精見石頭僧等中了孔亮巧計。攔劍直奔孔亮劈頭砍去。老英雄用護手鈞招架。衆俠義也從屋中躍出。各擺兵器。把那印精圍住廝殺。這時吳南園已從房內走出。命家人把羣賊繩穿索綁起來。天保看見印精。恨不能一劍把他結果性命。方才洩恨。擺開手中單刀。直奔印精要害處砍來。又有蕭金琳。五空。六空。秦明。白雲生。孔亮父子等人。各把兵器亂砍。印精前後左右招架。不防後面躡出三位女英雄來。正是韓素花。黃繡雲。

孔亞男印精見勢不佳。暗想如再戀戰。必遭毒手。三十六計。還是走爲上着。把手中寶劍惡狠狠照准孔亮劈面砍去。口中罵道。你無辜使用鬼計。把我一班朋友坑害。我與你勢不兩立。孔亮知他利害。不敢怠慢。急向旁邊一閃。印精就乘着這個空隙。飛身上屋。要想逃走。天保看見妖人跳到屋上。也就緊緊追趕。印精正在危急之際。只聽那邊屋上有人唔呀唔呀的叫道。你們以多稱能。把我師父圍困在這裏。我來把你們這班小輩。斬盡殺絕。天保見那人正是柳青。不由勃然大怒。返身就是一刀。柳青不甘示弱。迎住天保動手。印精見是徒弟柳青前來。放心不少。急叫道。賢徒快來助我。將幾個朋友救出。無如柳青被天保截住廝殺。也無暇與印精說話。你道這柳青打從那裏來的。因他在西涼番王駕前封爲護國軍師之職。擇定明年中秋節。進取中原。奈西涼兵馬不足。番王差他出外。暗中招兵買馬。又派下數十名奸細。開設客寓酒館。希圖謀害吳南園手下的一班能人。此時柳青趕到四川。暗中打聽消息。得悉他師父住在海朝寺內。因此他就趕到海朝寺。見了當家老尼悟真。才知道他師父與石頭僧。往南陽行刺狗官。柳青大驚失色。恐怕他師父爲孔亮父子所擒。急忙趕來。見他師父被衆人圍困。故而仗劍相助。他師徒二人豈是衆俠義對手。柳青殺了一回。急忙叫道。師父趕快逃走罷。這時印精已殺得力不能支。聽見柳青招呼他逃走。更加心慌。急忙虛晃一劍。乘虛飛奔逃逸。柳青見他師父已走。自也就施展飛簷走壁之能。沒命奔逃。衆俠義正待追趕。南園大叫道。你們不必追趕。把這三個賊人押解進城。斬首示衆。以除後患。衆俠義被大人喝阻。只得轉身回來。走進屋中。見三個賊人細在地下。一個個濫醉如泥。吳南園道。這時天已微明。我們回衙去罷。衆人點頭稱是。南園遂與孔家父子作別。說道。本帥回京之後。自當着人送信。望勿掛念。孔亮唯唯答應。卽命家人擺酒。代大人送行。南園力辭。卽刻動身。孔亞男聽



說大人返省。向他父親說道。女兒也願前去。保護大人。孔亮再三阻擋無用。只得應允。亞男回房。收拾細軟衣服。打成包袱。跟隨大人同去。孔亮父子雇了大車。請大人乘坐。衆俠義跟在後面保護。所有男女賊人打入囚車。押在後面行走。一路無話。這日回衙。內書廳坐下。南園正待吩咐把一班賊人帶來。親自審問口供。忽報聖旨下。南園忙即換了朝服。擺設香案。大開轅門接旨。差官宣讀已畢。南園謝了聖恩。雙手接過聖旨。供奉大堂之上。差官因有朝命在身。不敢就攔。拜辭了吳元帥。起身回京復旨。吳南園與衆俠義商議。明日起程。天保道。父親且慢性急。待等新任到來。交了印信。起程不遲。南園點頭稱善。所有拿獲的賊人。本當梟首示衆。因聖旨上須解京辦理。只得把這班賊人暫爲羈押。南園道。本帥今番回京。還要沿途私訪。若把這班賊人帶往。大感不便。不如着人先行押解。這班賊人進京爲妥。衆俠義無不贊成。南園即命幕僚。繕修奏章。派本城守備馬德勝。帶領四十名弓箭兵。押解羣賊進京。守備領了大人之命。往牢中提出九名男女賊人。打入囚車。親自監押。一路之上。平安無事。再說仁宗見差官回京覆旨。即選吏部侍郎楊尙錦。克日往四川接任。又命秦明補陞四川協鎮。接印視事。不必回京。聖旨一下。楊尙錦輕車簡從出京。按下慢表。仍說守備馬德勝。率領四十名弓箭兵。押解九名賊人。這日行抵江西葫蘆尖。地方荒僻。人烟稀少。馬德勝坐在馬上。吩咐兵丁小心保護囚犯。倘有差池。獲罪非淺。正說之間。忽聽前面呼哨一聲。從旁邊土山裏擁出一隊嘍兵。約有一百多名。手中各執長槍短刀。攔住去路。喝道。好大胆的肥羊。你們可知道這裏的規矩。不問是誰。打從我們土山經過。必要留下買路金銀。兵丁見是強盜短路。都唬得不住的亂抖。跑到馬守備馬前稟報。馬德勝明知不妙。急忙催馬向前。舉刀便砍。大罵道。你們胆敢攔劫官兵。本守備前來。將你們全數捉拿。斬首示衆。這兩句話尙未說完。只見土山

內閃出一人。頭戴道巾。身披鶴氅。足踏雲履。懷抱寶劍。站在馬守備馬前。用劍指着喝道。貧道在此等候多日。還不趕快把九輛囚車丟下。饒你一條性命。如有半個不字。叫你在劍下喪生。說着舉劍照准他劈面砍來。馬守備大吃一驚。連忙用刀招架。忽聽嘍兵一聲嘈嚷。擁上前來。那四十名弓箭兵。平日不過吃着現成糧餉。今日真的廝殺起來。早慌得手忙脚亂。只恨少生兩條腿。一個個四散奔逃去了。衆嘍兵便把囚車打開。放出羣賊。內中祇有霍家兄弟。身帶重傷。不能動彈。石頭僧出了囚車。忙在嘍兵手裏要過一口單刀。躡到馬守備跟前。就是一刀。馬守備冷不防備。只聽吶吶一聲响亮。那條馬腿。被石頭僧砍斷。撲通一聲。連人帶馬。倒翻地下。被九花姑跳到跟前。手起刀落。砍爲兩段。可憐他死於非命。你道短刦囚車的那個道人。畢竟姓甚名誰。原來就是印精。他在孔家逃出。與他徒弟柳青商議。柳青道。海朝寺離省城不遠。不是存身之地。我二人趕回海朝寺。招呼悟真逃走爲是。師徒計議妥當。趕回海朝寺來。見了悟真。說明衆人中計被擒情形。怕那班小輩早晚來此。我們在此不便。且往鄉間躲避數日。暗中派人往城中探聽。看那狗官怎生發落。再作計較。後來探悉石頭僧等起解回京。印精柳青二人。趕到江西葫蘆尖地方。招聚一百餘名嘍兵。埋伏在此。專等囚車到來。短刦。這也是羣賊命不該絕。死裏逃生。當下石頭僧等向印精拜謝救命之恩。印精道。此處不是講話之所。柳青現在西南唐官屯。設下秘密機關。沿途打探狗官回京。乘機下手。我們快快前去助他一臂之力。羣賊同聲說好。夠奔唐官屯去。暫且不提。再說吳南園二次接到聖諭。知道新任楊尙錦。現已出京。不日就要到任。卽在內書廳擺下酒宴。爲泰協鎮賀喜。到了次日。泰明換了朝服。乘坐大轎。帶了文武隨從人員。往協鎮衙門接印視事。泰明感激大人保薦之恩。復返督轅拜謝。忽見門軍送進紅諭。說是新任總督官船已抵碼頭。吳南園連忙更

換衣冠。乘坐牙鑲大轎。衆俠義前後護衛。新任秦協鎮親率五百名官兵。弓上弦。刀出鞘。保着大人來到碼頭。新任四川總督楊尙錦。聽說吳大元帥前來。連忙也換穿朝服。親自登岸相見。讓上官船。楊總督又接見了秦協鎮。敘畢寒暄。楊尙錦在艙內擺下酒席。款待吳秦二人。席間擇定次日清晨接印。吳南園遂別了楊尙錦。上岸回衙。一面吩咐幕僚趕辦移交。一面命衆俠義整理行裝返京。孔亮父子得到這個信息。便來探望女兒。帶了數色土儀。送與大人。南園再三推辭道。本帥回京。沿途尙須小作勾當。這許多的禮物。攜帶不便。倘賢喬梓有暇。不妨跟隨本帥返京。面見聖上。自當保舉一官半職。孔亮道。草民疎懶成性。受不慣拘束。况年逾知命。家中還有幾畝薄田。無人照料。今着兩個孩子。隨同虎駕進京。沿途小心保護大人便了。南園大喜。吩咐家人吳安置酒。款待孔老英雄。要知以後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回 乘官船大盜圖行刺 宿客店小二說根苗

南園與孔亮正在飲酒之間。只見門軍帶着四名官兵進來。稟道。馬守備在葫蘆尖喪命。囚車已被賊人劫去。小人們逃得快。回來報信。南園聽說。連連躡足道。此事怪我猛浪。不該叫他一人前去。但不知這葫蘆尖是個什麼所在。孔亮起身答道。葫蘆尖乃是江西的轄境。這地方我會到過幾次。遍地多山。道途崎嶇。聽那回來的兵士說。怕的是印精與九龍山盜黨劫去。但事已至此。元帥焦急。也是無益。南園道。本帥今番從旱路進京。可幸經過那裏。孔亮道。元帥起旱。必經該處。南園遂吩咐官兵退下。須臾酒席散後。各人歸房安睡。一夜無話。次日天明。南園梳洗完畢。忽報楊大人到。南園急忙整衣迎接。楊尙錦見吳元帥親自出迎。忙不迭走出大

輪。趨步上前。與南園相見。揖謙而入。到二堂上。分賓坐下。敘過寒暄。南園傳命監印官。捧出印信。楊尙錦當堂拜受。行禮已畢。接見本城大小官吏。然後在花廳內擺下酒宴。請大人與衆俠義入席暢飲。酒闌席散。各自安歇。次日南園起行。楊尙錦堅欲送行。南園再三推辭。傳諭文武不准送行。衆文武知道大人脾氣古怪。一一遵命。楊尙錦遂將自坐的官船。讓與南園乘坐。南園連連稱謝。偕同衆俠義上船。孔亮也到船上話別。又叮囑了孔勇孔猛一番。當下楊尙錦拜辭元帥回衙。孔亮也別了元帥登岸。只聽一棒鑼聲。揚帆開船。在船中三日。因胸中納悶。信步出艙閒眺。時屆秋深。河隄上樹木枯槁。景象甚是淒涼。南園徘徊了一回。不禁感慨系之。這天保金琳正在艙外。對面下棋。忽覺眼前起了一道白光。天保不由的大吃一驚。忙把棋枰推開。回轉頭來。見父親立在艙前閒眺。急忙上前。把父親抱到艙內。即在身旁取出三枝金鏢。放在手中。金琳也縱身入艙。取了一口寶劍。衆俠義知是有刺客。各抓兵器在手。擁出艙外。問刺客在那裏。天保忙道。你們還是在艙內保護大人要緊。邊說邊抬頭向岸上觀看。見對面圩隄裏伏着一人。隨手一鏢打去。岸上那人站起身來。也驍颯騰接連三枝袖箭。天保眼明手快。一一接住。即命水手把船攏岸。將那人拿獲。誰知岸上那人。見船中人衆。不易下手。連躡帶跳逃走。金琳看見賊人逃走。連放了三枝袖箭。也被那人接去。天保看得明白。暗暗佩服。此人本領。不在我輩之下。轉瞬間那人去遠。料難追趕。只得命水手快快開船。方才進艙。見父親安然無恙。說道。好險好險。剛纔孩兒與表弟下棋。沒有防範岸上刺客。忽見眼前起了一道白光。才知道是賊人的飛劍。取父親的首級。因此孩兒大胆。把父親抱進艙門。欲累父親受驚了。南園道。我到還好。沒有受驚。衆俠義道。賊人已沿途埋伏。謀刺大人。我們趕早路時。須要用心防範。方保無虞。五空道。天保大哥。你把袖箭交與我看看。

我自知道賊人姓名。天保將袖箭遞與五空。五空仔細看了一遍。見那箭桿上寫着胭脂虎三個小字。沉思了片刻。看這箭桿上是胭脂虎三字。這條路上從未聽見說過。有個胭脂虎不胭脂虎的。但不知你們可會聽人說過這名字嗎。天保道。我料此人必是江湖小輩。知道他的人少。也許這胭脂虎三字。還是個女賊呢。蕭金琳道。大哥猜錯人了。剛才我發了三枝袖箭。都被他接去。眼見他是個男子。怎說是女賊。我料此人必是採花淫賊。他才用這胭脂虎三字。好在我們就要登岸。細細打探他就是了。南園點首稱善。書中交代。方才到來行刺的那個胭脂虎。姓暴名金剛。本是湖廣大盜。因他生得面如冠玉。江湖上便送他這個風流外號。此人精通劍術。不分晝夜。能於百步之內。吐劍取人首級。猶如探囊取物一般。又善打百般暗器。故而柳青邀他入夥。與印精等一衆賊人。匿跡唐官屯。派人探悉吳南園回京覆旨。石頭僧急欲途中行刺。自己明知不是衆俠義對手。再三懇請胭脂虎。尾追吳南園等人。遇便行刺。胭脂虎一諾無辭。改扮行商模樣。暗藏兵器。跟在船後。兩日之久。見船上衆俠義保護嚴密。未敢下手。只急得胭脂虎無法可施。他雖在岸上。却時向大船艙中窺看。今日也是合當有事。吳南園憂心國事。十分煩悶。走出艙外閒眺。胭脂虎一眼瞧見。如獲至寶。口中吐出劍光。取了吳南園首級。回去報功。這也是南園命不該絕。天保與金琳在艙外下棋。瞥見眼前一道白光。心知有異。救了父親性命。一言表過。且說官船駛行甚速。南園問道。賊人這等利害。叫本帥夜難安枕。前面是什麼所在。快些起旱。乘便捉拿賊人。蕭金琳道。這裏正是湖南地界。已離湯陰縣不遠。既要起旱步行。到不如趕到湯陰縣。暫住一宵。明日再僱車起程。南園點頭稱是。金琳走出艙來。督同水手開船。將近晌午時分。已抵碼頭。泊下。南園吩咐天保道。你悄悄登岸。在這碼頭附近地方。揀一家清靜客寓。我們上岸。暫住一宿。順便暗中訪查本地官

聲如何。天保領了父命，捨舟登岸，行未多遠，抬頭看見一家黑漆大門，那門上懸着一塊招牌，寫着廣安客寓，四個大金字。兩旁牆壁上，又寫着仕宦行臺安寓客商八個大字。天保舉步進店，就有幾個夥計站起身來，笑吟吟的招呼道：「客官莫非要住店嗎？我們這裏房屋寬敞，後面又有清靜上房，聽你老合意。」天保道：「你把我帶領到後面去看看，如果有合意的上房，就在你們這裏住一夜罷。」當下跟了夥計到後面一看，見是一宅兩院，後面的房屋，比前面寬敞，東西兩面皆是明三暗五的廂房，正中是大客廳，窗明几淨，陳設得十分齊整。房內床帳也很清潔。天保看罷，正合己意，叫夥計喚過掌櫃，言明房飯使用，掌櫃忙命四個夥計帶領十多名脚夫，跟天保到船上搬運行李。天保又叫夥計僱妥一乘轎子，一齊來到廣安客寓。小二送進茶水，各人淨面，吃了一回茶。小二走來問道：「不知衆位客官要用些什麼酒菜？」小的好招呼廚房整備。天保道：「我們是行旅之人，揀你們的上好美酒送四壺來，再把好牛肉切四大盆，有羊肉燒四個暖鍋子就是了。」小二長長的應了一聲，是沒有片刻。小二已把酒菜送來，南園與衆俠義分四席坐下，開懷暢飲。忽聽外面有婦人叫喊冤枉，接着人聲鼎沸，嘈嚷不堪。天保向小二問道：「外面是什麼事情？這樣的嘈嚷？」叫我們喝不下酒。小二笑着答道：「你老只管吃你的酒，不必多問。況你們又是外客，不諳我們地方情形，你老又問不了，就是告訴你們，也是無益。」天保聽他說罷，心中就有幾分不耐，喝道：「好小子，你說話太不客氣了。我們不聽見就罷了，今既聽見，不過向你問個明白。誰在你面前說要管閒事？你不願意實說，大概這件事情，其中有你糾葛。我們自己出去看去。」小二見天保面含怒意，自知失言，忙陪笑道：「你老休要動怒，要問明白，我就告訴你老，諒你老也不能出去多事。」天保道：「這才是啊。你快說罷。」小二被逼不過，才說道：「我們這裏湯陰縣，這位縣太爺，姓胡，名叫登榜，做官到還清正，并

且愛民如子。毫不受私。不想他生了個不爭氣的少爺。名叫胡文煥。也算是黌門秀士。隨他父親到任。他就結交本地一班土棍地痞。上下其手。不拘大小案件。只要走他的門路。翰官司也變作贏官司了。這貪贓受賄。到還罷了。最可恨他性好漁色。任你什麼人家婦女。要是稍具姿色。被他看在眼里。必要勾引上手。前日有個小販周三的妻子。出落得姿容豔麗。胡大少爺看在眼里。暗遣土棍曹錦山前去說合。叫周三把妻子讓與少爺。周三不允。胡大少爺因此懷恨在心。監中提出一名死犯。叫他一口咬定周三同夥。次日胡知縣審問。死犯當堂咬出周三。胡知縣出簽拘周三到案。三拷六問。後來受刑不過。只得含屈招了口供。今已問成死罪。胡大少爺就此把周三妻子帶進衙內。日夜取樂。剛才外面叫冤的。正是周三的母親。因兒子受了無辜之冤。心頭不甘。所以一天到晚在街坊上叫冤呢。天保聽他說完。怒不可遏。把桌子使勁一拍。要知後文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回 殺女屍牆間留標記 捉淫賊衙內逞神威

天保聽小二說完。早已怒上眉梢。把桌子使勁一拍。大罵道。這狗頭胆敢胡作胡爲。謀佔百姓妻子。還把人家打下監牢。問成死罪。犯到爺爺手中。管教這賊官逆子。結果性命。小二見他這般光景。只嚇得站在一旁。捏了一把冷汗。口中只叫道。你老不要多事。自討沒趣。金琳有意哄那小二道。他是有瘋病的。不時就發。你不必害怕。但我要問你。這叫冤的老婦人。住在什麼地方。小二答道。周三就住在我們東首。只隔得三四家門面。門口擺着一個小攤子。他母親日間做生理。到了晚間。就到城隍廟去喊冤。一找就到。金琳道。如今不問你了。

快去再添兩壺酒來。小二答應着轉身出去。南園道聽這小二說話。這知縣十分糊塗。本地百姓受害不淺。本帥既到此地。明日必要多住一日。親自到他衙中訪問。衆俠義點頭稱是。說時小二慌慌張張拿了兩壺酒進來說道。我們這裏又出了奇案了。衆俠義連忙問道。又出了什麼奇案。快些說與我們聽聽。小二道。我到前面燙酒。聽得隔壁人聲嘈雜。說他家女兒何小三子。不知被誰殺害。連頭都沒有了。這殺人的凶手。叫人不看見。就把人頭取去。真比妖怪還狠。金琳道。何家這個女兒。有多少年紀了。小二道。他婆家已將日子擇定。就在三日後要出嫁了。今年十九歲了。南園道。他家女兒被殺。難道絲毫形跡沒有嗎。小二道。聽他們說。他女兒房外粉牆上。畫着一個紅老虎。其餘沒有半點形跡。天保聽說。心中一動。便道。這事真正奇了。我們過去瞧瞧。衆人同聲說好。叫小二領路前去。那小二本是個好事之徒。早想到何家去賄熱鬧。奈店中有客人。要在後面伺候。不得抽身。今見衆俠義叫他帶路前去。好不有興。領着衆人前去。只留下韓素花黃繡雲孔亞男三位女英雄。陪伴大人飲酒。衆俠義出了客寓。果然走了三四家門面。只見圍着許多的男女。七張八嘴的講着話。這時天色昏黑。衆俠義到了何家門前。分開衆人。小二領路進內。來到後院。就聽屋內有婦人啼哭之聲。嗚嗚咽咽。哭得甚是淒慘。天保跨入屋內。見牀上躺着一個尸身。沒有首級。頸項上鮮血淋漓。有四五個婦人在床前啼哭。仔細一看。那個無頭女屍。雙乳高聳。不像是個閨女。逆料這女子平日不貞節。以致奸夫爭風吃醋。被害身死。也未可知。正在沉吟之間。只見一個老者。從外面引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兒進屋。向他說道。你是我們的地保。我家出了人命官司。請你快去報案。求縣太爺出差捉拿凶犯。早日破案。要知我女兒死得好苦呢。那老頭兒連連點頭答應。天保才知道老者是何三小子的父親。老頭兒是本境地保。金琳附在天保耳邊說。



道。你看這牆上的紅老虎。並不是筆畫的。乃是用胭脂印出來的。分明賊人留下的表記。以示明人不做暗事的意思。天保被他一言提醒。點點頭道。如此說來。這事是大盜胭脂虎幹的了。不想他還是採花的淫賊。五空六空黃小華等同道。除去胭脂虎。別無他人有這手段。在無形中取人首級。我們暫且回寓。看明日縣老爺到來相驗後。怎生辦這件無頭命案。說着各人回寓。南園向衆俠義問明情形。遂道。行凶之人。既是胭脂虎。你們大家小心些。此人離此不遠。怕早晚還要前來行刺。衆俠義點頭稱是。飲了一回酒。天已不早。各自回房安睡。天保心中想起周三蒙冤一事。要進城去。到縣衙暗中察訪。假意輪在床。上。養息片時。耳邊聽得外面打了二更。悄悄起身。換了夜行衣服。背插單刀。掛了百寶囊。正要開房出外。金琳從床上躍起。一手拉住道。你屢次偷跑出去。不帶我同行。是何道理。天保含笑低聲道。既要同去。快些走罷。別被他們大家知道了。金琳道。就是瞞了衆人也瞞了孔勇黃小華。他二人在外面守夜。我們二人出去。難道他們會不看見嗎。二人說罷。移步出房。黃小華問道。夜靜更深。你二人想往那裏去。天保在小華耳邊說了幾句。小華把頭點了一點。天保金琳走到院中。縱身上屋。各施飛簷走壁之能。躡房越脊。到了城牆之下。天保在身上取出紅絨索。爬上城頭。撲奔衙門而來。其時已經三更。只聽兩個更夫。一邊鳴鑼擊柝。一邊說着話道。夥計們聽了。天已不早。大家要睡醒些。捕廳老爺要來查監了。天保一聽這話。知道這裏是監牢重地。將身向前一縱。躡到花廳屋上。天保低聲向着金琳說道。我們不知道這狗官。住在何處。須要問個明白才好。金琳道。不用性急。我們暫且伏在這裏。看下面有沒有動靜。再作道理。話猶未畢。忽見那邊屋後。有兩條黑影一晃。其疾如準。頓時就不看見了。一回兒。兩條黑影又在屋脊後面爬起。落到底下。走到上房門前。輕輕的叩了一下。就聽呀的一聲。房門開了。走出一個千

姣百美的婦人來。笑吟吟的說道。你二人這幾日在那裏幹正經。將奴丟了。到晚來叫奴想死。那二人道。美人呀。我們怎肯丟掉你。實在這幾天事情太多。沒有空閒。到來望你。快些進去。別被旁人聽見。那就難爲情了。說着二男一女走進上房去了。隨即把門關好。以後不知道他們在裏面說些什麼話。天保道。我們二人躡到對面屋上去聽個明白。看他們作些什麼勾當。金琳說好。於是蹤到對面屋上。伏下身去。側耳細聽。只聽屋中唧唧噥噥。不甚清楚。天保跳到簷前。使個金鈎倒掛之勢。兩腳鈎在瓦上。身子倒垂下來。用舌尖舐破窗紙。看到上房裏面。不禁怒往上衝。書中交代。方纔屋上的兩條黑影。正是胭脂虎暴金剛。同他師兄急三鎗呂超。這二人都是採花淫賊。何家女兒何小三子。本與胭脂虎結下了不解緣。奈他已經有了婆家。三日後就要出嫁。二人背地計議。想圖個長久之計。爭奈何小三子的父母。不讓他女兒胡爲。這被胭脂虎又來問信。小三子把他父母的話。告訴一遍。暴金剛沉吟一回。道。你要出嫁。叫我如何願意。小三等信以爲真。少不得怨恨父母。誰知暴金剛頓起不良。挨到夜深。拔出單刀。砍下何小三子的首級。包袱把人頭包好。提在手中。出了何家後門。縱身上屋。奔回唐官屯。見了羣賊。說明原委。才把人頭拋棄荒野。自己回到房中安睡。甚覺掃興。翻來覆去。不能成寐。遂起身與他師兄呂超出外。趕到湯陰縣衙門裏來。原來這年輕婦人正是胡大少爺的第三房姨娘。因胡文煥共有九房妻妾。不能夜夜與他們同床共枕。所以他暗中結識了淫賊。輕憐密愛。打得火一般熱。他身邊又有個心腹丫環。名叫喜子。生得油頭粉面。由他做媒。與呂超結合。當下他們二人跨進上房。這三姨娘見了暴金剛。撒着嬌。責備他道。你爲何幾日不來。必在外面。又搭上了那家婆娘。把奴丟了。胭脂虎道。不是我心腸狠。把你忘了。你家少爺利害不過。要是走了一點風聲。那就不好辦了。我必要打聽少爺不在你的房中。我

才好來啊。三姨娘笑了一笑。上床去了。天保在窗外看得清楚。見他作這沒廉恥勾當。早已忍耐不住。就想下去。把這對狗男女殺了。才出他這一口怒氣。誰知脚尖在瓦片上用了些力。只聽咯吱一聲响。賊人在床上已經聽見。抬頭向窗上一看。忽見外面人影一晃。他是江湖大盜。見有人來。急從床上跳起。說道：有刺客來了。三姨娘雙手把他緊緊的抱住。道：剛才來的。你又見鬼了。衙門中那有賊人敢到。休要胡說八道。快快睡下。胭脂虎怎肯依他。用力將三姨娘嬌軀一推。撲通一聲。三姨娘兩脚朝天倒在床上。胭脂虎便把窗櫺推開。縱身上屋。脚未站穩。天保已跳到跟前。舉刀便砍。暴金剛知他必是好手。使個仙人躲影。向旁一閃。把一刀讓過。掄劍砍來。天保看得真切。用刀招架。只聽噹啷一响。胭脂虎的劍直蕩出去。這時金琳也一個騰步躡過。罵道：淫賊休要猖狂。我來取你。一劍奔賊人要害處砍來。胭脂虎正待招架。他師兄急三鎗呂超也從窗中跳出。雙手舉起齊眉棍。向金琳腰間掃來。金琳見他來勢凶惡。不敢怠慢。向後倒退。讓開一棍。他四人就在院中廝殺。三姨娘和他了環喜子。聽得外面動手。戰兢兢穿好衣服。走出上房。叫喊有賊。衆差役聞聽叫喊之聲。各執短刀。鐵尺。燈球火把趕來。把四人圍在中間。不敢動手。胡文煥正在五姨娘房中談笑。忽聽得呼喚衙中有賊。忙命心腹家人胡義查問。胡義掌了燈籠。趕到前院。看見有四人在三姨娘院中廝殺。許多的守夜差役。四面圍住。看着他四人動手。却不知這四人之中。誰是盜賊。遂向差役問道：這四人是從那裏來的。他們爲什麼在三姨太太上房外廝殺。差役看了他一眼。道：你來問我。我去問誰。胡義聽了。忙來告訴少爺。胡大少爺忙把衣服穿好。傳齊十二名馬快。各執兵器。保護了少爺到前院來。胡大少爺到三姨娘院中。見他主婢二人。站在門外。瑟瑟不住的亂抖。三姨娘見胡文煥走來。假裝着害怕的樣子。依在少爺身邊。連連說道：少爺救命呀。少爺救命呀。

胡文煥道：「你們可知道這四個賊人打從什麼地方來的？」喜子道：「這四人中那兩人不是少爺的朋友嗎？」頭時常看見少爺同他花廳閒談，却不知道他的姓名。請少爺自己去看來。胡大少爺聽他說完，命胡義掌起燈籠，向四人看了一遍，不由大吃一驚。暗忖：「胭脂虎是我的好朋友，他夜間到我衙內，不知爲了何事，看他們不是人家對手。我且助他一臂之力，把這兩個賊人捉住，再作處置。想定主意，吩咐十二名馬快道：『你們當場把這兩個賊人拿獲，重重有賞。要是放走一個，你等休想活命。』」十二名馬快吶喊一聲，刀鎗並舉，圍住天保、金琳廝殺。兩位小英雄那裏把他們放在心上，要知後文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呵斥賊官跪求釋罪 依從國法押赴市曹

天保與胭脂虎殺得難解難分之際，十二個馬快刀鎗並舉上來助戰，傷一疏忽，胭脂虎掏出金鏢，喝道：「好小子，休要稱能，我來取你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鏢打來，天保眼快，見有暗器打來，忙把身子一偏，將鏢躲過。胭脂虎見暗器沒有打中，暗暗吃驚道：「此人本領高強，我不是他的對手。况胡大少爺已來，倘若被他知道，我與三姨娘有染，少不得丟臉。三十六着，走爲上着。那狗官已到此地，我去把狗官刺死，與綠林朋友吐氣。想定主意，就趁天保躲讓的當兒，縱身上屋，向呂超打個暗號，叫他趕緊逃走，爭奈金琳一口劍上下翻飛，把呂超殺得連氣也透不過來，要想逃走，却又無法脫身，看見胭脂虎上屋逃走，頓時格外心慌，向金琳虛晃一棍，思量上屋，却被金琳飛起一脚，踢中後背，呂超哎喲一聲，站立不穩，咕咚跌到塵埃。胭脂虎在屋上看得清楚，正待翻身下來相救，忽見屋脊後面又躍出二人，各舉兵器，直奔胭脂虎砍來。胭脂虎大驚，躡房越脊逃命去了。二

人怎肯放他。在後緊緊追趕賊人而去。你道這二人是誰。正是五空六空。原來他二人一覺醒轉。不見天保金琳蹤跡。起身出房。問小華道。黃大哥。你在此守夜。可知道天保金琳二人往那裏去了。小華道。他們弟兄兩個剛纔出去。說上湯陰縣衙門探看動靜。就要回來的。五空道。你看他兄弟二人。胆大心粗。遇事不怕險。怕他二人前去。凶多吉少。倘有差池。大人一定責備你不盡守夜之責。咱二人去將他喚回。可是你要小心防範刺客。黃小華孔勇唯唯答應。五空六空換好夜行衣服。飛身上屋。來到湯陰縣衙門。正值胭脂虎躡上屋來。拉刀便砍。胭脂虎自知孤掌難鳴。奪路逃命。五空六空那裏肯捨。隨後便追。天保見是五空六空。追趕賊人。心中暗暗歡喜。忽見呂超從屋上跌下。一個騰步跳將過去。用刀背在他腿上砍了兩下。痛得急三鎗哇哇怪叫。胡文煥站在旁邊。看見呂超受傷倒地。又見天保砍了他兩刀背。心中怎能受得。命馬快與衆差役上前相救。又命胡義到上房稟報他父親。往遊擊衙門請兵前來捉賊。那曉蕭金琳仗劍直入人叢殺來。天保在身邊解下繩來。把呂超四馬攔蹄網住。這時三姨娘看在眼里。如何捨得。急忙向胡大少爺說道。你的朋友。在你們衙門內。反被賊人細綁起來。還不救他。更待何時。胡大少爺連連答應道。我早打發胡義到後面去稟報了。正說着只見他父親領了八名衙役。趕到前院。大喝道。是那裏來的狂賊。敢到本縣衙門裏殺人。還不束手就縛。少停官兵前來。叫你死無葬身之地。天保勃然大怒。罵道。賊官。胆敢縱子害民。勾通淫賊在衙內宣淫。全不知道約束。糊塗已極。咱們是吳大元帥部下將官。你狗眼瞎了。說我們是賊人。侮辱官長。好歹等到天明。同你前去面見元帥。胡知縣一聽。嚇得四肢發軟。站立不住。身子往後一仰。撲通倒在地上。胡大少爺慌忙上前。把他父親扶起。半晌方才甦醒。這裏衆差役和十二名馬快。被金琳殺得七零八落。四散奔逃。胡知縣甦醒過來。忙不迭雙膝

跪倒說道。下官有眼不識泰山。罪該萬死。請到花廳。少坐奉茶。這時五空六空也因賊人追趕不及。一同回來。天保道。這胡知縣請我們花廳會話。究竟去也不去。金琳道。且把這賊人交他看管。我們回寓。見了大人。請示定奪。胡知縣聽說元帥虎駕在此。更加屁滾尿流。忙問道。元帥駐節何處。天保道。不必多問。快跟我們前去。謁見元帥便了。胡知縣怎敢怠慢。慌忙更換了朝服。也不坐轎。跟在四位英雄後面步行。一同出了西門。這時天已明亮。寓內各人俱皆起身。夥計們見本縣太爺身穿朝服。跟在四人後面走來。不知爲了甚麼事情。嚇得跪着迎接。胡知縣道。你們不用驚慌。吳大元帥虎駕駐節在此。你們要是驚了虎駕。一個個砍下腦袋來。掌櫃和那些夥計到這時。才知道後面住的客人。正是元帥等人。無不驚慌失措。跪在地下請罪。吳元帥吩咐道。爾等不可聲張。快去伺候客人。掌櫃與衆夥計叩頭退出。天保全琳五空六空四人稟明捉賊情形。又把胡文煥與賊人往來。率馬快幫同助賊的話。說了一遍。南園道把胡知縣請來面見。本帥有話與他當面談談。天保領命。轉身出外。把胡知縣帶進。見了元帥。急忙跪下。不敢抬頭。說道。卑職湯陰縣胡登榜叩見。不知元帥虎駕降臨。未出遠迎。多多得罪。務乞格外寬恩。南園道貴縣請起。不必客氣。久仰貴縣官聲頗好。本帥十分欽敬。但你少爺。不做好事。爲甚你不教訓他。還聽信他的讒言。冤抑百姓。你可知罪。胡登榜連連磕頭道。卑職不敢縱子爲非。求元帥明察暗訪。倘有劣跡。自願領罪無悔。南園聽他說罷。呵呵笑道。好個清廉的官。真不愧民之父母。但你少爺勾通盜賊。指揮馬快行凶。你可知罪。胡知縣又連連磕頭道。犬子雖劣。怎敢侮辱天差。求元帥格外開恩。南園道。本帥不與你辯白。遂命殷仁把他帶下去看管。又命天保全琳二人。速往湯陰縣衙門。把胡文煥三姨娘綁縛。着衙役小心看管。本帥即刻起駕。駐節縣衙。二位英雄領了元帥之命。走出客寓。見文武官員乘坐

轎馬紛紛到來迎接元帥。投遞手本。街坊上頓時擁擠不堪。吳元帥傳諭許遊擊春奎任捕廳仲庵進內面見。其餘大小官員免見。回衙理事。切勿驚擾百姓。有干不便。許春奎任仲庵一同進內。謁見元帥。南園見他二人。年事已高。欠身回禮。叫二人一旁坐下。遂道：你二人在此爲官。也該澄清吏治。竟任他在法殃民。難道你們都不知道麼？許遊擊嚇得渾身發抖。請罪道：卑職知罪。因文武不相統屬。卑職勸他不聽。求元帥原諒下情。任捕廳也欠身說道：卑職難辭其咎。惟縣令是卑職上司。萬難阻止。卑職屢欲申詳上憲。無如奸佞當道。阻塞言路。請大人按律治罪。卑職絕無怨恨。南園遂向他二人說道：本帥駐此。頗不方便。爾等帶得轎馬來嗎？本帥暫駐縣衙。辦理何家命案。再爲起馬。這胡知縣交你二人看管。等候發落。許遊擊連說遵命。吩咐轎夫將自己的綠呢大轎。讓與元帥乘坐。自跨一匹駿馬。跟在元帥轎後保護。任捕廳派了八名差役。押解着胡知縣。趕奔衙門而來。這時街坊上的百姓。才知道代天巡狩的吳大元帥。已到湯陰縣。忙擺設香案。迎接元帥虎駕。再說：天保金琳二人。領了元帥之命。趕到湯陰縣衙門。闖進內宅。早有值日差役上前攔阻。被天保舉足踢倒。金琳闖到花廳上。見胡大少爺同着一班無賴。坐在那裏說話。金琳跳到他的跟前。伸手把他一把抓住。用力一拖。咕咚一聲。栽倒地下。衆差役見少爺被金琳拖倒。怎能容得。蜂擁上前。圍住金琳動手。天保喝道：好大胆的差役。胆敢狐假虎威。侮辱差官。我們奉了吳大元帥鈞諭。前來捉拿賊官父子。你們識得時務。趕快束手就縛。倘若恃強頑抗。立刻要你們的狗命。衆差役聽了。嚇得流水般丟下兵器。四散溜之大吉。此時金琳已把胡大少爺細綁結實。吳天保到後面三姨娘上房中。用繩子把他主婢二人綁在一處。派一名衙役看守。忽聽外面值差役進來稟道：元帥虎駕已到。二位英雄慌忙出外迎接。南園到花廳上坐下。差役獻上茶來。南園向他二人問道：

你們可會將他們拿獲。天保答道：孩兒已將犯官之子捉獲，請父帥發落。這時許遊擊任捕廳進來，上前拜見。就在花廳內擺下酒宴，請元帥與眾俠義入席暢飲。南園吩咐將胡知縣父子二人收監，少停訊問。所有湯陰縣遺缺，暫着任捕廳代理。又着任捕廳將何家命案卷宗檢出，以資研訊。任捕廳答應，當下吳大元帥用畢酒飯。傳諭差役站班伺候。南園陞了公座。天保與眾俠義分立兩旁保護。自有值日差役把胡知縣父子帶上堂來。一齊跪下。南園喝道：胡登榜，你受朝廷恩典，身爲一縣之主，不思報國愛民，反縱子爲非，像你這等糊塗官，法難寬宥。胡登榜自知獲罪不淺，哀求無益，好在到了夜間，自有唐官屯眾英雄前來，救我父子出去。再與這狗官算賬。想定主意，站起身來，惡狠狠的說道：元帥在上，天下事必有賊證，才能定罪。你說卑職違法殃民，到底有什麼證據。像這等以大欺小，卑職心實不甘。南園聞言，氣得虎目圓睜，把驚堂木一拍，罵道：狗官，胆敢在本帥面前出言挺撞，諒你輕易不肯招認。喝令兩旁差役取過夾棍，把他父子二人夾起來。胡登榜潑口罵道：諒你不敢把我父子殺了。只要有這條性命，總有報覆之日。南園怒不可遏，命天保往花廳內請出上方寶劍。就在大堂上設下香案，更換朝服，把寶劍供在案上。三呼已畢，復行陞了公座。喝命差役把他父子二人剃去衣服。五花大綁，押赴市曹。斬首示衆。把個許遊擊任捕廳二人，唬得渾身抖戰，跪下連連磕頭，求元帥暫息雷霆之怒。寬恕胡知縣父子性命，把他打入監牢，候旨定奪。南園怒道：爾等不必多事，如再代他父子說情，一同治罪。這時差役吆喝一聲，把胡家父子拖下，用繩細綁，自有送信到內堂，把個胡太太嚇得魂飛天外。命了環攙扶着，趕到案前，跪在階下，磕頭如搗蒜一般。哀求元帥赦免父子死罪。南園卽命許遊擊任捕廳二人爲監斬官。街坊上衆百姓聽說吳大元帥出斬胡知縣父子，無不爭先恐後，趕來觀看。要知後文如何，且看下回分



## 第十一回 劫法場貪官逃蟻命 破寶印老子退妖魔

許遊擊任捕廳二人。因念同袍之情。懇求元帥設宴祭奠胡知縣。以表私誼。南園應允道。祭畢行刑。倘有差池。惟你二人是問。二人不敢怠慢。忙命差役擺下祭禮。焚港祭奠畢。將胡登榜父子押出衙門。許遊擊上馬。任捕廳上轎。押着人犯。一路而去。街坊上衆百姓。見胡知縣如此落場。唏噓歎道。人生在世。不可多做惡事。胡知縣身爲縣令。不該貪贓枉法。陷害百姓。私下勾通大盜。心懷叵測。今日伏法。也是天道循環。應當如是。這裏吳元帥見胡知縣父子押出衙門。恐有意外之虞。發生。卽命天保金琳二人同去。妥爲保護。那知許遊擊十分謹慎。不敢到教場中行刑。怕的胡家父子羽黨前來。圖劫法場。自己也擔當不。越這副重擔。故而吩咐差役把他父子二人推到四岔路口。立地斬決。劊子手領命。把胡登榜父子二人放下。正要開刀。忽見劊子手翻身跌倒。就有兩個賊人。亮出刀來。上前砍斷綁繩。把胡知縣二人背走。許遊擊知出了岔子。急忙下了公案。提槍飛身上馬。追趕過來。挺槍直奔賊人後心刺去。那知旁邊閃出一人。身穿道服。手執寶劍。上前把許遊擊槍尖撥開。厲聲道。好大胆的狗官。竟敢無辜殺人不要走。快在貧道劍上領死。擺劍照准他馬頭砍來。任捕廳見了。嚇得躲在人叢之中。把身上朝服脫去。亟欲逃走。幸喜天保金琳趕到。分開衆人。見印精與許遊擊動手。賊官父子已被賊人劫去。不由的勃然大怒。罵一聲道。妖道休要逞能。我來取你。許遊擊正在不能支持之時。要想逃走。又怕卸不掉責任。只得勉強抵敵。今見天保到來。喜出望外。大叫道。小英雄快來捉賊。我去追趕犯官。天保

道不必追趕犯官。快往衙門送信。把四城緊閉。諒他不能插翅騰空逃走。許遊擊一聲答應。催馬回衙而去。這時金琳也擺劍上前廝殺。那人叢中躡出幾個賊人。一個個圍裹上來。天保舉目一看。見來人正是胭脂虎。率領着柳青一班賊人前來。真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。你道印精師徒與石頭僧等一班賊人。是從那裏來的。因柳青投順西涼。與番王勾結。約於明年八月中秋出兵舉事。奪取大宋社稷。傳旨柳青往各處去勾結盜賊。又沿途密佈心腹。開設黑店。圖刺吳南園。不意印精在海朝寺失敗。便率領羣賊到唐官屯盤踞。暗中打探明白。吳南園到了湯陰縣。胭脂虎與呂超前來行刺。又被天保把呂超當場拿獲。囚在湯陰縣監牢內。胭脂虎好容易逃了性命。趕回唐官屯。備細告知印精。印精大驚。偕同羣賊趕來。思量反牢劫獄。不想趕到這裏。就聽人說。胡知縣父子二人。因勾通江洋大盜。今已出斬。羣賊大吃一驚。混在人叢之中。劫奪法場。將胡家父子背走。這也是賊官命不該絕。保全了這條性命。閉言少敘。許遊擊催馬趕回衙門。見了元帥。稟明賊人劫掠法場情形。南園大怒。一面吩咐衆俠義趕往捉賊。一面命將賊官家眷。釘錄收監不提。當下五空六空白雲生黃小華以及殷家弟兄與孔家兄弟姚猛等人。一齊趕到四岔路口。只見羣賊把天保金琳二人圍在中間。水洩不通。白雲生大叫一聲道。好大胆的強盜。我們正要前來找你。無處尋覓。你們自來送死。這也是你們惡貫滿盈了。不要走。吃我一劍。石頭僧看見衆俠義到來。情知不妙。連忙打個暗號。說道。風緊呀。我們快逃罷。柳青怒道。我們屢受這班小子欺侮。今既相遇。怎能輕恕大家拚命罷。羣賊沒奈何。振作精神。奮勇廝殺。正在悍戰之際。只聽喇叭聲响。許遊擊率同五營四哨。帶領五百名弓箭手。把賊人圍困在內。喊殺連天。聲震全城。再說天保與石頭僧戰了三十餘合。不分勝負。天保心想。不如用暗器打他。遂在百寶囊中掏出一枝金鏢。等賊人照面。把手

一場。照准石頭僧咽喉打去。石頭僧久經大敵。見天保把手一揚。早知必有暗器打來。急忙向旁躲讓。那曉天保打了這一鏢。到不要緊。反惹動了胭脂虎的念頭。便在肩上取下一對軟索。此錘在兵器之中。最是利害。兩頭裝着兩個錘頭。中間是一根鍊子。飛舞起來。不論你是英雄好漢。無不懼怕。胭脂虎早欲用這兵器。無如被金琳逼得沒功夫取下。忽見天保用鏢打來。他就伸手在肩膀上取下。抓着鍊索。將一頭照准金琳劈面打來。金琳不知此錘利害。見錘頭到了面前。即用寶劍鈎着鍊子。要想把他削斷。奈這鍊子是純鋼打就。萬難削斷。胭脂虎見他來削鍊子。把左手錘頭掉轉。又照准金琳頭上打去。天保在旁瞧見。連忙撇了石頭僧。舉刀架開。招呼金琳留心。賊人的錘頭到了。金琳一看。見錘頭已近面前。急欲躲讓。已經不及。只得把身子向後一仰。使一個鷓子翻身。向後倒退了幾步。方才把這一錘躲過。胭脂虎見錘頭未曾打中。又把左手的錘掉轉。向天保打去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軟索錘已到天保面前。天保曉得此錘利害。急將身子一閃躲過。胭脂虎眼明手快。見一錘落空。又將右肩上錘頭。趁天保脚步未定。用力打去。天保心想。不知此錘究竟怎樣利害。待我將他練子斬斷。因此候那錘頭打近。舉刀向練子斬去。怎奈這錘頭來得迅速。不及去斬練子。只得招架。錘刀碰在一處。但見火星迸裂。胭脂虎用第二錘打去。被天保用寶刀架住。未免暗暗吃驚。道：此人年紀雖小。本領高強。我此錘向來百發百中。無人抵擋。今日被他用寶刀砍得火星迸裂。他本領不在我暴金剛之下。想到此處。不寒自慄。不防天保一個箭步。跳至胭脂虎面前。就是一刀。那軟索錘只能打遠。不能擊近。忙用手中兵器廝殺。若論手中工夫。胭脂虎遠不及天保。雖然膂力過人。天保更在他上。戰未數合。胭脂虎虛晃一刀。兩脚一躍。跳出圈外。逃奔去了。天保不肯輕捨。在後追趕。那印精將天保攔住。喝道：小子慢趕。天保怒道：妖道來得正好。今日

小爺擒住你。叫你現出原形。請旨伏法。印精哈哈大笑道。好一個不知死活的小子。貧道念你是個無知小輩。放你逃命。不想你滿口胡言。看貧道法寶。說着在囊中取出一顆寶印。此印亦名乾坤印。原來當初印精逃下兜率宮之時。會將一顆副印。盜在身上。卽是此印。他曉得天保宿有根基。今日乘紅雲長老不在。隨取出寶印。祭在空中。口中念念有詞。但見金光萬道。猶如一座泰山相仿。直奔天保頭上壓下。兩旁官兵早已驚慌逃走。許遊擊自保性命。縱身上馬。加鞭而去。只剩下任捕廳。他是個文職官。轉身吩咐衙役。思量乘轎逃走。那曉轎役性命要緊。不知何時逃去。連影子都不見。可憐他戰戰兢兢。抱了腦袋。抖做一團。再說天保見印精放出寶印。想起當年紅雲長老說過。此寶利害無比。逃走已經不及。寶貝只在空中壓下。只聽阿呀一聲。跌倒在地。猛聽一聲巨响。只見天保身邊跳出一人。手執三尖兩刃刀。舉起一手。將寶印托住。你道此人是誰。正是天保星宿二郎神。二郎神雖則利害。却也不能將寶印收下。祇有托住之力。這時印精方知天保來歷。心中懼怕。急欲收了寶印逃去。誰知念了幾遍咒語。這顆寶印竟收不回來。正在詫怪當兒。忽聽空中一聲鶴唳。印精抬頭一看。吃驚非小。棄印而逃。原來空中跨鶴來的。正是太上老君。左右兩個道童。金童子手執乾坤混元袋。銀童子手執八卦紫金爐。老君卽命金童子收起乾坤混元袋。此袋是貯印之寶。跟前金光萬道。早將二郎神手中托的一顆寶印收在囊中。金童子收回寶袋。獻於老君。老君將拂塵向下一拂。二郎神已不知去向。天保方始悠然醒轉。站起身來。舉目看時。不見轎夫人役。只見金琳與任捕廳二人。跌在地下。不知人事。慌忙上前將二人慢慢喚醒。金琳道。嚇死我也。那妖道不知何方去了。天保回說不知。任捕廳幸獲再生。心中非常歡喜。恐那妖道再來。便催二人回衙。俾免吳元帥在衙中擔憂。再說印精失了寶印。駕土遁逃回唐官屯。此時羣賊已將胡

登榜父子救回。祇有石頭僧、缺笛仙等多人，尙未逃回。隔了片時，石頭僧等先後回來。向印精問道：「剛才空中那個老道，畢竟是誰？」印精道：「此人乃是太上老君，道教之主，非紅雲長老可比。此人法術廣大，我們都不是敵手。因此貧道遁而回，爲今之計，各人暫且躲避，等後日再圖報仇。」羣賊聞言，唯唯。柳青道：「師傅之言，說得極是。本來此處並非久居之地，恐那小輩必要找尋而來。」印精道：「賢徒言之有理，不知諸位如何？」羣賊道：「我們只得暫去他方躲避，但不知師父到那裏去？」印精道：「爲師仍返蓬萊修煉，將來自有相逢之日。」印精言畢，座中一人忽然大哭起來，要知後文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二回 江陽縣捉拿胭脂虎 蘆花山巧戰水中鯉

印精言畢，座中一人忽然大哭，回頭一看，正是賊官胡登榜。他邊哭邊說道：「仙師到蓬萊修煉，諸位諒來也有去處，惟我父子二人，身獲重罪，到那裏去藏身，要想去投奔龐老太師，却又遠在東京，叫我怎樣前去？況狗官手下能人甚多，不免落網。今日諸位救我，依然一場空勞，賊官言罷，淚如雨下。」柳青道：「胡兄不必悲傷，我們有了去處，必定與你同去，但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胡登榜道：「蒙兄台愛，還有何說？」柳青又道：「小弟自從九龍山分別後，各處雲遊，聞西涼國番王阿哈達，外號九千歲，生就一副武藝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他早有謀反之心，併吞中原，每日招賢納士。那時小弟正苦無處投奔，聞說有這個機會，便投順西涼九千歲，因小弟有未卜先知之能，封爲安國軍師。今日小弟再進中原，正爲招賢而來，諸位隨小弟到西涼去，何愁不得個一官半職？日後人肥馬壯，打進中原，將狗官滿門抄斬，一洗今日之辱。」羣賊聞言，個個願去，祇是胭脂虎、暴金剛不願同往。柳

青詫異道。不知暴兄還要到何處去。暴金剛道。小弟因有幾個好友。尚未相遇。不能追隨驥尾。日後自當効力。柳青聞言。大爲失望。然也不能相強。只得說道。不知暴兄何日能將朋友訪到。但請早往西涼。小弟幸甚。暴金剛道。小弟在外。多則一年半載。定到西涼拜謁。不知諸位何日前去。柳青道。此處也非久居之所。在弟愚見。恐一二日內。那狗官必派人來。算來遲早要到西涼去。既是要去。倒不如早去爲妙。羣賊無不稱善。暴金剛道。柳兄此言說得甚是。小弟等諸位起行之日。也要拜別。當晚無話。到了次日。印精便向羣賊告別。道了一聲再會。跳上雲端。駕起妖風。往蓬萊山去了。羣賊見印精已去。回到屋內。又過了一日。柳青與羣賊也要起身。與胭脂虎暴金剛分別。前往西涼國去。後文再提。胭脂虎暴金剛因不願到西涼國。所以再三向柳青推辭。並非真要訪友。他是一個散手散脚慣的。豈肯甘受拘束。別了衆人之後。信步而行。並無一定去處。這一日來到一處鎮市上。只見街上行人熱鬧。胭脂虎便找了一家杏林春酒樓。登樓在靠窗坐下。命小二取了一壺酒。要了四碟菜。正在斟酒自酌當兒。忽然樓下上來一人。生得粗眉大眼。身高八尺。便在樓梯迎面靠窗那張桌子。一屁股坐下。另有一個矮小身軀。生得黃皮瘦骨的漢子。提起酒壺。給他斟酒。二人便低言談心。胭脂虎先看見那粗眉大眼之人。便想上前招呼。見了座中有個黃皮瘦骨的漢子。便不敢過去。你道什麼緣故。原來黃皮瘦骨的漢子。姓黃名良。外號病二郎。原是一個俠義之人。身長五尺。能打百般暗器。兩臂有數千斤膂力。江湖上頗有威名。現在江陽縣衙內。當一名馬快。那個粗眉大眼的漢子。便是他哥哥黃順。外號浪裏蛟。身長八尺。腰大數圍。乃是一名水中大盜。因近日在江陽縣地界。做了幾件案子。這位知縣姓陳。名儒賢。是江南人。素性耿直。在當地爲官多年。愛民如子。真不愧爲民之父母。這江陽縣地界。百姓安居樂業。不料水路上。接連出了幾件盜

案。因此江陽縣知縣連日追究此案。三日一小比。五日一大比。病二郎黃良他是班頭。在江陽縣做了多年馬快。向來謹慎。地方上從無盜案。一則是他交情廣闊。二則因他本領高強。江湖中人也敢惹是生非。有傷和氣。黃良享了多年太平。近日竟連出數案。心中老大不快。他在外訪了數日。全無影響。不覺納悶異常。有一天清早。病二郎正與幾個馬快。在衙門前狀元居酒店中喝酒。病二郎面向外坐。酒未數巡。見門外一個漢子跑過。病二郎看得仔細。認得此人正是哥哥黃順。心中忽然省悟。放下酒杯。出外小解。心想喚住黃順。那曉走出店外。那裏還有黃順的影子。不禁格外納悶。只得回到店內。仍舊飲酒。將酒飲罷。黃良會了酒鈔。沒精打彩。一人回到私窩。原來病二郎雖然當了班頭。因他不愛女色。還未娶妻。父母早已下世。家中門戶。托人看管。他回到臥室中。只見桌上放着一張紙條。拿在手中一看。原來是他哥哥浪裏蛟黃順所留。約他在杏林春談心。病二郎將這張條子。揣在懷中。匆匆趕出了大門。便到杏林春來。上了樓。酒保送上杯箸。燙上一壺酒。放下四個菜碟子。一人自斟自酌。等了多時。黃順還沒有來。正在納悶之時。忽見樓下上來一人。病二郎急將身子一閃。偷眼過去。見那人走上樓來。頭戴一字巾。當門前打起一個英雄如意結。身穿二藍團花英雄氅。內穿寶藍綉花短襖。足登薄底快靴。腰間束一根五色拖鬚鸞帶。兩邊肩上架着兩個軟索錘。便在那廂靠窗坐下。病二郎不見猶可。看了不覺無名火起。只因有事在身。不便將他捉拿。因此將身閃過。防他看見。你道此人是誰。正是採花大盜胭脂虎暴金剛。病二郎與他素有仇隙。久有擒他之心。只因無處捉拿。此時狹路相逢。冤家見面。豈肯饒他過去。暗暗留神乘機下手。正轉念間。只見黃順打從樓下上來。病二郎早將杯箸預備好。便請黃順坐下。執壺斟酒。原來暴金剛與黃順有八拜之交。此時因見黃順。便看見病二郎黃良。這一驚唬得非小。暴金剛

素知黃良本領高強。而且黃良又是江陽縣班頭。究竟邪不尅正。自己懊惱道。萬萬不該闖到江陽縣來。決不能再去招呼黃順。此時乘他不知。我不逃生。等待何時。他將主意打定。急將英雄斃提起。兩足一蹬。卽從窗前跳下。飛步而去。那酒保吃了一驚。趕到窗前觀看。已不見暴金剛蹤跡。只得將杯箸收去。且說這邊桌上病二郎黃良。看見他逃走。如何肯放鬆。便向黃順說道。大哥且在此處稍坐片刻。讓小弟去拿了此賊。再來飲酒。黃順要想攔住。已經不及。黃良也在窗中跳下。追趕而去。再說胭脂虎暴金剛正向前逃。忽見病二郎已在背後趕來。暴金剛落荒而逃。忽見前面一帶松林。心中大喜。慌忙逃進林中。病二郎一路趕來。忽聽浪裏蛟黃順在後喊道。二弟。深林中不可輕進。病二郎被他提醒。便不敢輕進樹林。恐暴金剛暗有埋伏。因此卻步不前。及至黃順趕上。再進林中。暴金剛已不知去向了。病二郎道。此賊作惡多端。今日被他逃走。便宜他了。日後我必擒獲此人。與世除害。黃順默然無語。二人回到杏林春飲酒。病二郎勸黃順道。聽說大哥混在綠林之中。却人財帛。造孽未免太甚。小弟在衙門中。雖然當一個馬快。到也很覺安閒。勸兄及早洗手。還是在衙門裏尋個差使。黃順道。憑兄雖在江湖上度日。到也安閑。如今已經洗手。打漁爲生。病二郎道。如此說來。小弟到錯怪了。但不知大哥近日在水面上有甚風聲。因日來水上接連出了幾件案子。小弟爲了此案。連日在外尋訪。煞費辛苦。黃順道。二弟。憑兄正爲此事而來。這幾件案子正是憑兄所爲。因要到襄陽去。不料行經此處。缺少路費。不得已做了一票買賣。憑兄與二弟多年不會。那天在水面遇見蠟子虎張青。才知二弟在此充當班頭。此事憑兄做的不該。請二弟將憑兄帶了文案。病二郎道。大哥說那裏話來。小弟自能抵當。請大哥速離此地。免得小弟爲難。黃順要去歸案。病二郎執意不肯。黃順這才不言。病二郎道。大哥此次到襄陽去。有何要事。黃順道。只因



五月十六日。沙家莊出山虎沙龍大哥五十壽辰。沙大哥在外交情甚厚。是日天下英雄皆到襄陽祝壽。所以憑兄也備一份禮物。與水上飄蔣忠。賽諸葛陳賢。飛天鷄子徐慶。同往沙家莊去。不知二弟屆時有暇同去麼。病二郎道。沙大哥平日與小弟也甚契厚。屆時也當到襄陽一行。但須在四月間方可成行。二人吃過酒。病二郎會了酒錢。二人出了酒店。病二郎因不便與黃順同行。握手而別。次日又在杏林春飲酒。接連敘了兩日。第三日黃順別了病二郎。便與蔣忠陳賢徐慶。奔襄陽去了。這且不提。再說病二郎自從黃順去後。終日飲酒消遣。自知這幾件案子。俱是哥哥所為。無法可破。江陽縣雖然追比。後來見久不獲案。逆料此案不易破獲。追比無用。便也慢慢寬鬆下去。不加追究。這且不在話下。且說光陰迅速。倏忽之間。已是四月天氣。病二郎預備到襄陽祝壽。在衙內告准了假期。備了禮物。僱了船隻。便向襄陽進發。此時天氣和暖。春光明媚。岸邊綠柳成行。分外可愛。那船又是順風。次日便抵蘆花河。正行間。忽見前面有十來條小船。似箭一般的過來。沒有多時。只聽一聲呼哨。向病二郎乘的這隻小船圍攏上來。病二郎是個班頭。慣知江湖上的買賣。只因自己不諳水性。恐為他們所困。拾起一根竹篙。抓在手中。站在船頭上。專等動手。見每條船上皆有十幾個嘍囉。各執兵器。一齊攏來。那搖船的早已嚇得躲在旁邊發抖。病二郎站在船頭上。那些嘍囉見病二郎身軀矮小。生得黃皮瘦骨。那裏將他放在眼內。有幾個稍有武藝的。縱身跳上船來。病二郎不慌不忙。將手中竹篙一橫。這幾個嘍囉好似蜻蜓撼石柱。一齊跌落水中。病二郎心想要被這班小輩。在水中算計。吃了眼前虧苦。便將篙子在那賊船上一勾。乘勢雙腳在船上一點。向前一縱。這船在河中心。離岸有二丈多闊。這一縱已到那邊岸上。衆賊人見他有這般本領。個個吃驚。那落下水的幾個嘍囉。都已扒上了船。又將小船如飛一般。向那邊岸上過來。

原來病二郎跳上的這河岸。却是一座土山。叫做蘆花山。正是水賊的山寨。衆嘍囉見他自投羅網。心中大喜。將船搖至岸邊。跟定病二郎背後追趕而來。病二郎勃然大怒。掏出一枝金鏢。喝道。你們來得好。將手一揚。那鏢不偏不倚。打在爲首的一名嘍囉咽喉之中。阿呀一聲。跌到在地。後面的幾名嘍囉看見。那裏還敢上前。喊道。風不順呀。一夥兒轉身逃奔山寨去了。病二郎見衆嘍囉已去。無心追趕。走到岸邊。想找尋自己坐的那隻小船。在河邊看了多時。並無蹤跡。病二郎好生納悶。想起船中尚有許多禮物。這禮物到也罷了。但此山不通旱道。四面臨水。要往襄陽去。河中又無船隻。如之奈何。不如去找剛才那班嘍囉。殺他個落花流水。方洩心頭之恨。主意打定。便來尋找那班嘍囉不提。再說衆嘍囉逃上山寨。稟報寨主。大寨主水中金蟬蔣成。也是水中有名大盜。正與二寨主水中鯉魚邱亮。二人在聚義廳上飲酒談心。忽聽衆嘍囉報道。啓稟大王。山下來了一個病鬼。小的們去做買賣。不料他本領甚大。將孩子們殺得大敗。此時他在山下。怕他要殺上山來了。二大王水中鯉魚邱亮聞聽此言。怒不可遏。在兵器架上取過一柄大刀。大喝一聲。孩子們快快帶路。衆嘍囉一聲答應。下山而來。恰好病二郎黃良正。想找尋上山。抬頭看見剛纔那班嘍囉。由山上飛奔而下。後面跟着一個大漢。身高九尺。腰大數圍。頭戴英雄巾。身穿寶藍綉花扒山短襖。足蹬快靴。腰繫五色鸞帶。手中拿着一把大刀。勇糾糾。氣昂昂。好不威風十足。病二郎曉得此人必是山寨之主。待我上前攔住去路。看他怎生奈何我。於是飛步趕上前去。將衆嘍囉迎頭攔住。喝道。好小輩。快將你大爺的禮物還我。萬事皆休。說着便將拳頭一揚。道。要是不肯。快來嘗嘗你大爺的滋味。那些嘍囉曉得他的利害。趕起不敢上前。水中鯉魚邱亮看見。舉起大刀。跳到病二郎面前。擡頭砍下。病二郎吃了一驚。暗道。此人膂力甚大。到要小心爲是。忙將身子一閃。跳在一旁。

因病二郎這次出外。是到襄陽祝壽。故而未帶防身兵刃。此時手無寸鐵。如何抵敵。幸他眼明手快。早在嚙囉手中搶過一口單刀。水中鯉魚。見亮一刀沒有砍中。即將大刀收回。回身又是一刀。向病二郎攔腰砍來。其名玉帶圍腰。病二郎急將兩足一蹀。蹤在空中。水中鯉魚接連砍了病二郎數刀。一刀也沒砍中。惱得火星直冒。又使一個泰山蓋頂。一刀照准病二郎頭上壓下。這一刀是他平生最得意的刀法。病二郎果然不及躲避。幸而手中有一口單刀。只得將刀向上招架。只聽嚙的一聲响亮。病二郎手中單刀。被他砍去半截。只聽阿呀一聲。要知病二郎性命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十三回 病二郎山上會知己 鐵篙子林前論寶刀

水中鯉魚。將病二郎的單刀。砍為兩截。病二郎知道他寶刀利害。事到其間。不得不用平生絕技。原來病二郎有一種絕技。叫做煞威腿。憑你一等好漢。不能逃過他這一腿。病二郎凡遇急難之時。方肯用。出是他師父傳授。此時病二郎因邱亮一刀砍下。將手中單刀。砍去半截。不禁怒上心來。將身子搶進一步。飛起左腿。向邱亮攔腰踢去。邱亮不及躲避。早被踢中一腿。兩腳站立不穩。只聽阿呀一聲。跌倒在地。病二郎哈哈大笑。邱亮已在地下滿面羞慚。一骨碌從地上爬起。拖着大刀。連奔帶跳。敗上山寨去了。衆嚙囉也嚇得喪魂破胆。跟在邱亮背後逃走。病二郎便在後面追趕。這時水中金蟬蔣成。見二寨主下山多時。不見回山。便在兵器架上。取了一把單刀。出了大寨。飛步下山。只見二寨主拖刀大敗而回。水中金蟬蔣成一看。山下那個病鬼。並非別人。正是好友病二郎黃良。高聲叫道。黃二哥且慢追趕。愚兄在此。病二郎抬頭一看。認得是水中金

蟬蔣成拱手說道。蔣大哥別來無恙。蔣成道。愚兄托庇平安。病二郎道。小弟偶經山下。不知大哥在此。多多冒犯。蔣成道。賢弟說那裏話來。請到山寨少坐。病二郎指着邱亮問道。蔣大哥。不知這位大哥姓甚名誰。蔣成道。我忘了。此人即是二寨主。水中鯉魚邱亮。病二郎連忙施禮道。原來就是邱大哥。小弟有眼不識泰山。方才冒犯。還望多多恕罪。邱亮此時又恨又慚。見病二郎如此謙和。倒把心中惱恨。化爲烏有。陪笑還禮道。大哥說那裏話來。請恕小弟莽撞之罪。但不知大哥尊姓大名。蔣成道。此人即是浪裏蛟黃順之弟。外號病二郎黃良。現在江陽縣充當班頭。邱亮聞說。向病二郎再拜道。原來就是黃二哥。小弟久已慕名。今日相見。方知名不虛傳。於是謙遜上山。到了寨中。分賓坐下。小嘍囉獻上香茗。寒暄方畢。時已屈午。蔣成便名嘍囉。整備酒席。不多一回。酒席備好。請病二郎坐在上首。病二郎再三推却不過。只得坐下。蔣成邱亮同坐下首作陪。蔣成執着酒壺。給病二郎滿滿斟上一杯酒。說道。黃賢弟在路上奔馳辛苦。憇這杯酒。權與賢弟洗塵。病二郎起身說道。多謝大哥。蔣成又給二寨主斟酒。邱亮再三推讓。只得讓他滿滿斟上一杯。自己也滿滿斟上一杯。各人盡了一杯以後。邱亮也將酒壺執過。敬了病二郎一杯。又敬回蔣成一杯。然後自己斟上一杯。三人便舉杯暢飲。酒過數巡。忽見嘍囉走來報。道。裏大王。江陽縣蠍子虎張青。在外請見。蔣成聞言大喜。便謂病二郎道。不期今日故交團聚。真乃三生有幸。言畢。離座起身。下山迎接。只見張青一人坐在船頭之上。他見了黃良。蔣成。邱亮。蠍子虎。急忙將身一躍。已到岸上。便向三人行禮。蔣成道。張大哥今日來得甚好。黃二弟也在做寨。張青道。黃二弟也在此處。愚兄正要找你。到也巧得很。病二郎道。不知大哥要尋小弟。有著何事。張青道。你我且到蔣大哥寨中再敘罷。於是攜手登山。到了聚議廳上。嘍囉添了一個坐頭。一副杯箸。張青坐下。蔣成又斟了一巡酒。問

道。大哥多時不來。今日撥冗到此。真乃蓬生輝。張青道。大哥說得言重了。小弟雖離寶寨不遠。爭奈俗務纏絆。半年以來。竟未得暇前拜望大哥。還祈大哥多多恕罪。蔣成道。方才小弟不過說的戲言。幸勿介意。病二郎便向張青問道。方才大哥要找小弟。却不知有何見教。張青道。我忘了。五月十六日。乃是襄陽出山虎沙龍大哥五十年生辰。愚兄知道賢弟必要到襄陽祝壽。所以愚兄也備了數色禮物。欲與賢弟同行。到江陽縣衙內。找了數次。後來聽人說賢弟已在衙內告了假期。愚兄方知賢弟已先我而行。愚兄因無同伴。只得一人乘了小船。前往襄陽。因多時未到。蔣成大哥這裏拜候。二則恐蔣大哥忘却沙大哥生辰。因而來此。不期與賢弟相遇。三生有幸。病二郎道。原來大哥爲了此事到來。小弟也因一人寂寞。如此說來。我們結伴同行便了。蔣成道。今日不是二位來此。叫我那裏記得起此事。想沙大哥壽期就在眼前。我與沙大哥也有八拜之交。就請二位。在敝寨。盤桓數日。待我稍備幾件禮物。與二位同行。黃良張青俱說甚好。邱亮道。小弟與沙大哥也有一面之好。同去如何。蔣成道。倘賢弟同去。寨中無人照管。好在沙大哥是自己人。依愚兄拙見。賢弟不必同去。待愚兄到襄陽時。與賢弟說一聲就是了。邱亮只得應允。次日蔣成備齊禮物。命嚙囉去到山下預備一號大船。將禮物行李搬上船去。邱亮也有幾件禮物。打發嚙囉扛送下船。便向蔣成說道。煩大哥到襄陽之時。向沙大哥多多拜上。就說小弟不克到襄陽拜壽。區區禮物。千萬請他收下。日後小弟到襄陽之時。再與大哥補祝。蔣成道。賢弟但請放心。愚兄到襄陽之時。自當代賢弟轉言。寨中之事。全仗賢弟費心。二人言罷。珍重而別。再說病二郎黃良上岸時。那船被山上嚙囉劫下。後來見病二郎與大寨主乃是朋友。忙將那小船還了船戶。那船夫如漏網之魚。將船搖得如箭般的。逃回江陽縣去了。至於船上的禮物。小嚙囉早已搬取上山。故而病二郎的

禮物並未遺失。一言表過。再說蔣成黃良張青下了大船。揚帆而去。打從蘆花河到襄陽。約有數十日路程。這一日晚間。恰值皓月當空。蔣成急於趕路。吩咐小嚙囉乘着月色開船。一面在船頭上飲酒作樂。開懷暢飲。偶爾望到岸上。月光之下。景物歷歷可數。正這當兒。忽見一條黑影。似飛的在岸上過去。病二郎一眼看見。好生詫異道。如此夜深。岸上那裏來的行人。想來必非良善之輩。蔣成道。二弟猜的不錯。蠟子虎張青用手向岸上一指道。蔣大哥。你看。那邊又有一條黑影過去了。蔣成與黃良二人急忙看時。果見那旁又有一人。似飛過去。條忽之間。俱皆不見。蔣成道。這兩條黑影。都非善類。可惜我們有事在身。不然追趕前去。三人猜測着。船又行了一里光景。將近四更時分。蔣成吩咐停泊岸旁過夜。小嚙囉將船攏到岸邊。便進艙中睡覺。船頭上蔣成與張青多飲了幾杯酒。也覺身體困倦。進艙安睡。祇有病二郎一人。坐在船首道。自斟自酌。到也有趣。飲了一回。遠遠看見一條黑影。飛進一家莊院之內。病二郎納悶道。莫非就是剛纔見的黑影麼。他們都已睡覺。不如待我前去。觀看舉動。倘遇不平。也可拔刀相助。想到這裏。悄悄進艙。打開包袱。換了夜行衣服。走出艙外。將身一縱。到了岸上。連躡帶跳。離莊院一箭之遙。聽得那莊院之內。有兵器互擊之聲。病二郎連忙飛身上牆。向下一看。只見院內中二人正在廝殺。一個正是胭脂虎暴金剛。一個並不認識。但見他身長七尺。面皮淨白。頭戴英雄巾。身穿繡花短襖。約在二十歲左右。廝殺多時。不分勝負。胭脂虎心想。在此久戰。只怕天明時候。有人前來助戰。不如用暗器傷他。當下虛晃一刀。跳出圈外便逃。那人不知是計。在後追趕。病二郎在院牆上。恐那人要上他圈套。急忙將身子縱下。大喝一聲道。胭脂虎往那裏逃走。黃二爺在此等候多時。今日前來拿你。這時胭脂虎正想用軟索錘結果那人性命。不料牆上跳下一人。認得是病二郎黃良。不由的唬得忘魂喪胆。棄了

那人縱身上屋。如飛的逃奔而去。病二郎豈肯輕捨。在後追趕。怎奈胭脂虎逃得甚快。病二郎追趕不上。遂在身旁摸出三枝金鏢。分上中下三路。照准胭脂虎打去。胭脂虎也是慣用暗器的。曉得病二郎善用金鏢。早已留心防備。回頭一看。見那三枝金鏢一齊打來。胭脂虎不慌不忙。等那上一鏢打到面前。將頭一偏。那鏢從頭上掠過。當中一鏢。在正中射來。胭脂虎將身子向旁一閃。躲了過去。下一鏢打到跟前。把脚一躲。那鏢便由脚下飛過。病二郎連放三鏢。皆被胭脂虎一一躲過。病二郎大怒。舉起寶刀。便又趕來。胭脂虎躡牆越屋。又逃了一里多路。落荒而走。見前面一帶樹林。病二郎曉得胭脂虎必要逃進樹林。心想一不做。二不休。今日定要追進林中。將他拿獲。方才甘休。便向林中趕去。忽覺背後有陣冷風過來。病二郎曉得不好。知是有人施放暗器。回轉身來。不慌不忙。接在手中。原來也是一枝金鏢。連忙止住了步子。不敢再向林中趕去。這當兒見樹林之中。跳出一人。生得面如鍋底。粗眉大眼。身高八尺。腰闊數圍。手中執一根鐵篙。跳出林外。大喝一聲道。來人且慢。剛纔趕我義弟。是何道理。不是我在此經過。我義弟必定爲你擒獲。請你吃我一篙。方知我的利害。說罷。便將手中鐵篙。向病二郎頂門上打下。病二郎見他手中這根篙子。十分沉重。便將身子向旁一閃。那大漢一篙打了一個空。打在地下。擊得土石亂飛。病二郎暗暗吃驚道。此人膂力不在我下。乘其不備。一刀向那黑漢砍去。黑漢將刀避過。病二郎收回單刀。在他面前晃了一晃。拖刀便逃。那漢哈哈大笑。喝道。好小子。還想往那裏逃走。快快留下姓名。俺爺爺鐵篙之下。不傷無名之輩。那漢言罷。提着鐵篙。在後趕來。病二郎一言不發。在前逃走。見那漢已距離不遠。便在身上取出一枝金鏢。抓在手中。把手一揚。一鏢向那漢咽喉打去。那漢不慌不忙。將手中鐵篙在面前一格。那鏢落在地下。病二郎見暗器不能傷他。格外生怒。又趕上一刀。向黑漢左肩砍

下。黑漢將身子一閃，便把手中鐵篙照准病二郎頭上打下。二人正是棋逢對手，不相上下。那黑漢忽棄篙跳  
出圈外，向病二郎拱手道：「請英雄住手。在下有言奉告。病二郎詫異道：「好漢正取勝之時，忽棄篙不戰，不知有  
何見教。那黑漢道：「在下因英雄手中這口寶刀，故不敢戀戰。恐此刀非英雄之物。病二郎訝道：「我這把刀，不過  
是尋常之物，因何說是他人的。那黑漢道：「你的話說得不對。此刀有斬釘削鐵的利害。天下祇有三把，不易多  
得。我大哥蘆花山寨主水中金蟬蔣成，他有一把，名曰干邪。此刀是他三世祖傳。如今你手中這把刀，正是我  
蔣大哥之物。這一言病二郎不禁毛骨悚然起來。原來病二郎剛才上岸之時，因手無兵器，見蔣成睡熟，便將  
蔣成所帶的寶刀，取在手中。此時被黑漢說破，曉得此人必有來歷，便道：「你猜錯了。此刀確是我自己之物。這  
事且不說他，不知還有二把什麼寶刀。那黑漢道：「提起那兩把來，那就是大大有名，乃係浙江嘉興吳大保與  
蕭金琳所有。却是兩口寶劍。名曰日月雌雄劍，更比蔣大哥那把寶刀更加利害。只可惜那兩把寶劍竟遺失  
了。病二郎聞言吃驚道：「不知落於何人之手。那黑漢道：「提起此人，與我有八拜之交。威名遠振，江湖上無人不  
知。無人不曉。即是襄陽沙家莊出山虎沙龍沙大哥所得。病二郎道：「因何竟爲沙龍所得。要知黑漢說些什麼，  
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十四回 失寶刀急壞英雄漢 訂蘭譜拜爲生死交

病二郎聽那黑漢說是沙龍所得，遂問道：「不知沙龍從何處得來。那黑漢道：「提起此事，說來甚長。沙龍年  
雖半百，論他的財，不爲不富。論他的勢力，不爲不厚。可惜有一件事情，引爲缺憾。就是沒有子嗣。祇有一位千



金。如今已十六歲。閩名金花。有沉魚落雁之貌。閉月羞花之美。十八般兵器件件皆能。尙在閩中待字。那年沙大哥因求子息。帶了他夫人徐氏。與金花小姐。到江左菩提廟敬香求嗣。在路中經過紫金山。沙小姐在山下拾得日月雌雄劍。沙大哥得此寶劍。乃是他女兒沙小姐拾得來的。病二郎道。如此說來。沙小姐的福分非小。那黑漢道。沙小姐既得此劍。不敢自珍。獻與父親。沙龍如獲珍寶。遍發名帖。邀請天下英雄賞玩。那年在下也參預其盛。確屬罕見之物。沙龍自羣英分散之後。便將二劍藏在書房中。用黃綾包裹。日日觀摩。一日沙龍又將黃綾取下觀看。二劍竟不翼而飛。沙龍這一驚非同小可。想沙龍名馳天下。威振四方。他家中寶貝。竟有人大胆偷去。你道奇也不奇。病二郎點頭道。果然奇極。不知以後如何。那黑漢道。沙大哥爲了此事。忿怒異常。當初得劍之時。邀請天下英雄。正有用意。恐日後有遺失地步。便可向各路英雄查訪。因此又發名帖。天下英雄無不趕來赴宴。都不知此劍下落。沙龍爲了此事。竟氣得廢寢忘食。有賽諸葛陳賢不及赴約。過了一月有餘。方到沙家莊。沙龍便將這件事。告訴於他。賽諸葛陳賢乃是一位謀士。神卦最靈。替沙龍起了一卦。向沙龍道。憑卦推算。此劍全無影踪。沙龍聽了此言。格外悶悶不樂。一日書案上忽發現一張紙條。沙龍拿起一看。紙條上並無字跡。畫了一個酒盃和兩口寶劍。那劍豈得與所失的劍一般無二。沙龍看了。疑惑不解。聞說直到如今。將那紙條留在家中。要等五十生辰。天下英雄到襄陽祝壽之時。再將這紙條解釋。那黑漢言罷。又向病二郎拱手一揖道。在下說了這許多言語。不知英雄貴姓大名。此刀得自何處。蔣大哥現在那裏。病二郎忙拱手還禮道。在下姓黃名良。那黑漢道。原來是黃二弟。多多冒犯。令兄浪裏蛟黃順與我有八拜之交。上月令兄到襄陽去。經過此處。會在小寨相聚。不知二弟因何到此。黃良遂將與蔣成猷子虎要到襄陽沙家莊拜壽的話。

細細說了一遍。那黑漢道：「原來二弟也到襄陽拜壽。如此說來，我們正好結伴同行。不知蔣大哥現在何處？黃良用手一指道：「就在那邊河岸之旁。此時睡得正香呢。那黑漢道：「我與二弟同去。邀請蔣大哥到小寨暢敘。病二郎道：「甚好。恐蔣大哥醒來，就要尋我。言畢，携手同行。黃良道：「我倒忘了。尚未請教大哥尊姓大名。那黑漢道：「憑兄姓張。名起龍。外號鐵篙子。病二郎道：「真是大水冲倒龍王廟。一家人不識一家人了。小弟久仰威名。如雷貫耳。今日相見。三生幸甚。張起龍道：「憑兄有何奇能，敢勞二弟稱讚。令人慚愧。邊說邊行。只見水中金蟬蔣成與蠍子虎張青二人迎面走來。蔣成埋怨病二郎道：「二弟，你把人急壞了。我二人尋了多時，你却在此。又向張起龍道：「大哥你在此處。如何與二弟相遇。鐵篙子張起龍便將相遇之事細說一遍。他們四人一路談心。不覺已到河邊。相將下船。此時天已明亮。蔣成將兩個小嚙囉喚醒。整備酒菜。艙中飲酒。蔣成向張起龍問道：「沙大哥五十壽辰。不知大哥有帖子接到麼。張起龍道：「憑兄早已得知。沙大哥也有帖子到憑兄寨中。要去拜壽。正苦沒有伴當。今日相遇。豈不快哉。請三位賢弟在憑兄寨中小住幾日。一同前往。蔣成稱好。張起龍又將沙龍失劍之事告訴了蔣成。蔣成聞言，甚是扼腕。說道：「沙大哥重視此劍，收藏甚秘。如何也會失去。但沙大哥威振天下，名馳四海，竟有人盜去。這賊真是胆大包天了。這一言提醒了病二郎。他心中想道：「剛纔我出外因手無寸鐵。將蔣大哥的寶刀佩在身上。此時我何不將此刀還他。便伸手去摸身邊佩的寶刀。不由的吃了一驚。原來那刀早不知失落在何處了。頓時驚得臉無人色。蔣成正與張起龍談心，忽見病二郎臉色慘白。急忙問道：「二弟何故變色。莫非有意外之事。病二郎道：「小弟罪該萬死。剛纔上岸之時，因手無寸鐵。見大哥寶刀放在艙中。即將他帶在身上。不料此時回來，因聽張大哥提及沙大哥失劍之事。提醒小弟此時身上寶刀。不知到何

處去了。蔣成一聽，吃驚道：「此事奇了，剛纔二弟上船之時，憑兄親眼看見寶刀佩在身上，舉杯之間，竟不翼而飛。莫非此賊有隱身法術不成？」蔣成言罷，四人面面相覷。鐵篙子張起龍道：「天下事真是奇怪，竟與沙大哥失劍無獨有偶了。憑兄在江湖上三十年，從未見過這等駭人之事。此時二弟急也無用，只好慢慢的訪尋。日久必有水落石出之時。」蔣成道：「大哥此言說得甚是。二弟但請放心。沙大哥的寶劍，尚且失去，何況憑兄這把無足輕重之刀，即使在憑兄身上，也要失去。」病二郎道：「小弟此事十分抱愧。若將此賊拿獲，我必生吞其肉。酒過三巡，鐵篙子張起龍便邀蔣成、黃良、張青同到寨中相敘。蔣成只得命兩個小喽囉看守船隻，自與病二郎、鐵篙子、張起龍上岸。到山寨中來，約莫五十餘里路程，名叫雁峯山。周圍有五里光景，山上共有三千嘍囉。鐵篙子、張起龍爲一寨之主。二寨主名喚賽金剛魯英，此人善使兩柄銅錘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不多一回，蔣成、張青、黃良、張起龍四人上岸，一路行來，忽見迎面來了一人，甚是面善。那人走到黃良面前，抱拳說道：「昨夜蒙義士拔刀相助，在下感激不盡，請義士到舍下少坐。」病二郎聽他說罷，想起昨夜與胭脂虎爭鬪的，正是此人，便還禮道：「萍水相逢，怎好叨擾。」那人道：「義士說那裏話來，便邀四人同去。」病二郎却之不恭，不得已四人同去。那人在前引路，走了有一里多路，只見前面有座莊院。那人用手指道：「前面即是舍下。」到了門前，那人在門上輕輕的叩了幾下，便有一個家人出來，將門開放。那人便請病二郎等四人進內，在客廳上坐下。家人獻上茶來。那人便向病二郎問道：「請問義士尊姓大名？」病二郎道：「在下黃良。」不知仁兄貴姓？那人道：「在下姓盧名虎。說着又向各人通了姓名。於是客廳上擺下酒席，便邀各人依次入席。酒至半酣，盧虎謂病二郎道：「小弟昨夜不是大哥相助，恐不敵那個淫賊。不知那淫賊爲何見了義士，忘魂喪胆逃遁？乞道其詳。」病二郎道：「那淫賊是我手中

屢敗之賊。因此逃遁。不知仁兄與淫賊有何仇隙。盧虎道。義士有所不知。只因去年小弟在江西太平縣。此賊在當地奸淫婦女。小弟心抱不平。捉拿此賊。不料身輕如燕。竟拿他不住。便放了一箭。那賊中箭而逃。事隔半載。昨夜那賊竟來行刺。幸而不會遭他暗算。因此在院中廝殺。別的不怕。那賊有一件兵器。甚是利害。卽是他肩上那副軟索錘。病二郎道。那賊軟索錘果然利害。不將此賊除去。不知要害多少人。便向鐵篙子張起龍道。不是大哥。小弟定要將他擒獲。以除後患。鐵篙子道。憑兄與他有一面之交。因江湖義氣爲重。故此助他一臂。倘知是二弟在後追趕。憑兄豈肯多事。病二郎道。却恰便宜了這賊。日後還有遇他之日。再將他擒獲不遲。少停席散。鐵篙子病二郎等便要告辭。盧虎一再留他們不住。只得將四人送出門外。依依不捨而別。四人別了盧虎。來到雁峯山下。山旁嚶嚶見寨主回來。上前迎接。二寨主魯英也在山十得信。帶了幾名嚶嚶下山迎迓。雖與病二郎等是初次相會。各人道了姓名。一路上山。進了大寨。便在仁義廳上分賓坐下。鐵篙子吩咐到廚下整備酒席。嚶嚶答應而去。須臾天色已晚。魯英吩咐擺酒。謙遜入席。開懷暢飲。病二郎問道。張大哥你看剛纔那盧虎氣概如何。鐵篙子道。提起此人。也是英雄。憑兄雖與他初會。聞名已久。盧家村白眉毛盧虎。左右五里方圓。人人知曉。病二郎道。小弟方纔觀看盧虎。見他眉毛清秀。爲何有此外號。鐵篙子道。二弟有所不知。盧家村共有三條好漢。是同宗弟兄。長名盧猛。次名盧飛。盧虎最幼。偏他的武藝最好。古人說馬氏五常。白眉最良。想他的白眉毛三字。由此而來。病二郎道。此人果然英雄。小弟十分仰慕。鐵篙子道。剛才盧虎詢問憑兄山寨。明日此人必來。水中金蟬道。大哥此言說得甚是。此人明日必來無疑。從此又多一個朋友了。蠟子虎張青道。既如此。明日如此人來。我們何不就此訂盟。在張大哥寨中。五人義結金蘭之好。病二郎道。大哥此言深

合弟意。鐵篙子道。如此說來。讓我去將他請來如何。魯英道。這到不必。他明日必來。何必前去請他。等他明日不來。再去請他不遲。席散之後。各自安置。一夜無話。次日午飯時候。忽見小嚙囉走來報道。裏大王。盧家村白眉毛盧虎在山下求見。鐵篙子聞報大喜道。不出所料。此人果然來了。於是鐵篙子病二郎。蠟子虎。魯英。蔣成五人下山迎接。盧虎忙拱手道。小弟何德何能。敢勞五位大駕。五人還禮道。多多失迎。謙遜了一回。挽手登山。仁義廳上。分賓坐定。小嚙囉獻上香茗。敘畢寒暄。鐵篙子吩咐嚙囉擺酒。請盧虎坐了首位。各人挨次坐下。鐵篙子道。盧大哥。今日駕臨荒山。蓬壁生輝。小弟無以為敬。只有請盧大哥滿飲一盃。盧虎不好推却。只得舉起盃來。一飲而盡。鐵篙子又執酒壺。與他斟了一盃道。請大哥再飲一盃。盧虎又吃了一盃。鐵篙子又斟上一盃道。請大哥再飲一盃。這叫做連升三級。幸虧盧虎酒量好。連飲三盃。全不在意。病二郎也執了酒壺。給盧虎斟了一盃酒道。小弟也要敬大哥三盃。還有一言奉告。盧虎並不推却。連喝三盃。問道。不知黃大哥有何見教。病二郎道。小弟因見大哥慷慨激昂。意欲訂為金蘭之好。不知大哥意下如何。盧虎道。大哥之言。正合鄙意。小弟也正為此事而來。如蒙不棄。不妨就在張大哥寨中結拜。眾人大喜。鐵篙子吩咐嚙囉快到廚下。殺豬宰羊。預備結拜之用。嚙囉應聲而去。這裏眾人飲罷酒宴。嚙囉稟道。小的們已將豬羊預備停當。鐵篙子張起龍吩咐在仁義廳上。設下香案。焚香點燭。供起全豬全羊。六人虔誠禮拜畢。各分長幼。鐵篙子張起龍年二十六歲為長。水中金蠶。蔣成年二十五歲為次。蠟子虎。張青年二十四歲為三。病二郎。黃良年二十二歲為四。賽金剛。魯英年二十一歲為五。白眉毛盧虎年二十歲為六。各人結拜以後。格外親暱。轉瞬天晚。鐵篙子張起龍又備了酒席。請各人晚膳。留白眉毛盧虎在寨中住了一宵。次日鐵篙子張起龍便預備禮物。到襄陽沙家莊拜壽。盧

虎道。襄陽沙大哥。小弟聞名已久。但恨未識荊州。小弟也想備一份禮物。與諸位大哥同去。不知到襄陽之時。沙大哥見拒否。水中金蟬蔣成道。賢弟說那裏話來。沙大哥與愚兄等都是義結金蘭。說來全是一家人。况沙大哥平生愛友。賢弟到襄陽之時。那有見拒之理。但愚兄等沒有多日耽擱。賢弟須及早回去預備行裝。免得臨行催促。盧虎道。如此小弟便要回去。明日再來與諸兄一同起程。言罷便向各人告別下山。回家而去。要知後文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驚駭非常鐵篙忽失 感恩不淺破鏡重圓

白眉毛盧虎因久聞沙龍之名。未見過沙龍之面。因此也要備一份禮物。到襄陽沙家莊拜壽。所以他匆匆別了衆人。回家而去。預備禮物。次日命兩名家人。抬了四件禮物。又到雁峯山來。鐵篙子張起龍將盧虎迎到山上。盧虎吩咐兩名家人將禮物放下。回轉莊去。鐵篙子張起龍見盧虎已將禮物搬來寨中。各事安排定當。將寨中之事。託二寒主魯英料理。次日打點行裝。與禮物。便預備起程。盧虎道。由此處到襄陽。尚有一千五百里路程。還是走旱路方便。蔣二哥不如將船隻遣回山去。我們走旱路罷。鐵篙子張起龍道。賢弟之言。說得甚是。水中金蟬蔣成便打發嚙囉搖船回轉山寨不提。張起龍遂即吩咐嚙囉預備兩乘大車。將行裝禮物裝在車上。魯英也有一份禮物。送與沙龍。託衆人帶到襄陽。鐵篙子道。賢弟但請放心。愚兄到襄陽之時。自當代賢弟多多拜上。寨中之事。皆要你一人照應。鐵篙子言畢。一齊下山。帶了幾名嚙囉。推動大車。衆人與魯英一揖而別。趕奔大道。一路向襄陽而來。在路上日夜奔馳。饑餐渴飲。夜宿曉行。這日傍晚。思量投店。只見前面是

一派荒郊。非但沒有客店。連得村戶人家都沒有。盧虎道。凡遇荒村無人之處。必有大盜。鐵篙子張起龍在前。押着大車。說道。賢弟不要担心。難道敢來劫我們的禮物麼。正說着。那旁林中跳出一人。身長八尺。手執大刀。大喝一聲道。來的是誰。竟敢口出大言。行經此處。定要留下禮物。方可放你過去。說完。一刀在鐵篙子張起龍頭上砍來。鐵篙子將手中鐵篙向上一抬。只聽噹的一聲。火星四射。那大漢說聲好。手中一緊。一刀又在鐵篙子頭上砍下。張起龍忙將篙子招架。誰知那大漢用力過猛。虎口震裂。拖刀便逃。鐵篙子張起龍見那漢拖刀逃走。在後便趕。那大漢逃進一所古廟之內。急將廟門關閉。張起龍在廟門之外。不得進內。便將手中篙子在地下一點。縱身上屋。落進廟內。那大漢看見。舉起大刀。照准張起龍頭上砍下。這一刀來得凶猛。張起龍急將手中篙子用力向上一抬。只聽噹的一响。那大漢手中的刀抓不住。脫手飛出。鐵篙子張起龍順手將篙子向那大漢擊下。那大漢唬得跪下道。好漢篙子留情。張起龍手中的鐵篙子。分量沉重。一向無敵。今日那大漢能連砍三刀。全無懼色。張起龍已愛他是個好漢。此時見大漢跪下。落得賣個人情。忙將手中鐵篙收回。喝道。快報上名來。那大漢道。在下李霸。歷水縣人氏。外號人稱金刀將。張起龍道。你是歷水縣人。為何來到此處。李霸道。不瞞好漢說。在下有個朋友。在襄陽做壽。所以備些禮物。要到襄陽送禮。不料在路中臥病多日。將身旁銀錢用罄。沒有禮物。不能到襄陽去。沒有主意。在此做些買賣。誰知冒犯好漢。望乞海涵。張起龍道。襄陽是何人做壽。李霸道。提起此人。大大有名。乃是出山虎沙龍。張起龍聽說。丟了鐵篙。急忙過來。雙手將李霸扶起。說道。原來是自己人。快快請起。那沙大哥與小弟有八拜之交。李霸聞言再拜道。如此說來。不打竟不相識了。正在說話之際。忽覺背後一陣冷風過去。張起龍說聲不好。急忙回頭觀看。吃了一驚。只見放在地下的那根篙

子不知去向。李霸一看自己那把寶刀也不知去向了。二人不禁相顧失色。連忙跳到屋上。並無賊人踪跡。格外吃驚。隨即跳出廟外趕追。此時後面衆英雄已趕近前來。問道：大哥因何這般模樣？張起龍道：諸位賢弟。提起此事可怪。剛才愚兄在廟內說話。放在地下鐵篙子。與這位李大哥手中用的寶刀。只覺背後一陣冷風過去。轉眼之間。全都不知去向。因此愚兄與李大哥急急趕出廟來。不料賊人已無影踪。諸位賢弟剛纔過來。可曾看見有人過去麼？白眉毛盧虎道：小弟曾見有一個黑影過去。不知可就是此賊。張起龍跺脚道：正是此人無疑。賢弟何不給愚兄將此賊拿獲。反而放他過去。是何道理。盧虎被他說得無言可答。病二郎黃良道：大哥此言錯矣。盧賢弟所見。不過是個黑影。又未見他手中有大哥的鐵篙。叫他怎樣去捉拿此人。如今大哥既失鐵篙。空談無益。既見有黑影過去。快快去追趕此人爲是。遲恐去遠。張起龍被他一言提醒。說道：賢弟言之有理。諸位賢弟在此看守車輛。四弟與愚兄追趕賊人。病二郎答應一聲。便與李霸張起龍向那邊追去。三人趕了五六十里。全無踪跡。張起龍自知賊人去遠。只得與李霸病二郎趕回。水中金蠅蔣成問道：大哥。賊人可曾追獲。張起龍道：賊人去遠了。但不知此賊是何等樣人。誓必將他擒獲。方洩心中之恨。病二郎黃良道：寶篙既已失去。急也無用。好在此次沙大哥慶壽。羣英畢至。那時大哥在席上。也將此事聲明一句。使天下英雄皆知其事。共起捉拿此賊。憑他逃到何處。還恐不將此賊拿獲麼？我們乘着月色。趕路要緊。張起龍道：只得趕到襄陽。見了沙大哥再說。這位李大哥他與沙大哥也是知交。病二郎道：如此說來。便是自家人了。李霸因匆匆相見。未及與衆英雄通報姓名。此時鐵篙子張起龍與他引見。便上前與衆人一一見禮。互通姓名。略略客套數句。便乘着月色。向前趕路。行了數十里路。東方已白。來到一處鎮市之上。十分繁盛。見那邊有一家酒樓。招牌上



寫着醉仙樓。張起龍看了說道。諸位賢弟。你看這一家酒樓的招牌。取得甚好。此時肚中覺得饑餓。我們且喝一個痛快。病二郎說道。小弟也覺得饑餓了。於是同上酒樓。擇了一個清潔座頭。七人同桌而坐。酒保上來。安下杯箸。噉着笑臉問道。爺們用什麼酒菜。病二郎道。要最好的酒。取一罈來。另外四個碟子。二十斤牛肉。那酒保吃了一驚道。爺們好酒量啊。須臾取上四個碟子。一大盤牛肉。一罈酒。不到一刻工夫。已將一罈酒飲盡。又叫酒保添上一罈酒。四個碟子。二十斤牛肉。吃畢。張起龍下樓到櫃上會鈔。那掌櫃的笑着道。爺們酒鈔早已有人會過了。張起龍詫異道。我這裏沒有朋友。這酒鈔是那一個會的。那掌櫃的道。此人矮矮身軀。生得面黃肌瘦。他說姓張的酒鈔。向他一起算。我們本想上樓招呼。他說有要事在身。若到樓上招呼了。恐爺們客氣。耽擱了他的工夫。他臨行之時。還有一句話。叫我轉告爺們。不要問他的姓名。叫爺們再給他製一根鐵篙子。將來親自來取。鐵篙子張起龍一聽此言。氣得大叫一聲道。罷了。罷了。不擒此賊。誓不爲人。便向那掌櫃的問道。此人往那裏去的。那掌櫃道。這到沒有留心。他臨走還說一句。他說與爺們到襄陽相會。張起龍聽罷。氣沖沖跑上樓來。衆人見他面帶怒容。個個吃驚。問道。大哥爲何發怒。起龍便將會鈔之事。細細說了一遍。衆人聞說大怒。病二郎道。如此說來。不可怠慢。想來此賊尚未去遠。我們快快趕上前去。於是起身下樓。命嚶囉推了車子。趕上大道。撲奔襄陽而來。這且慢表。且說天保金琳等衆俠義。見印精已去。便與元帥回轉湯陰縣。吳南園升坐大堂。許遊擊任捕廳。二人戰兢兢的在元帥面前請罪。南園大怒道。我命你二人去監斬賊官父子。全不小小。竟被餘黨劫去。你二人莫非與賊官有同僚之誼。有意放走不成。許遊擊任捕廳二人悚然道。卑職萬萬不敢如此。這是賊官餘黨衆多。致被劫走。求元帥開恩。南園感怒之下。喝令左右推出斬首。天保金琳急忙上

前跪下。懇情道。求父帥恕他二人初次。此事並非二人之過。實因盜黨與印精的妖法利害。吳南園本不欲斬。見天保金琳二人求情。說道。既爾等討情。恕他二人初次。吩咐免斬。許遊擊任捕廳上前謝了不斬之恩。站在一旁。南園又吩咐將呂超帶上。衙役將呂超推到案前。呂超遍體鱗傷。站立不住。伏在地下。南園大怒。喝道。狗強盜伏在下面。因何不跪。抬起頭來。呂超戰兢兢的將頭抬起。南園舉目一看。見賊人粗眉大眼。貌頗凶惡。厲聲問道。狗強盜姓甚名誰。與賊官通同一氣。在地方上做了幾件案子。一一從實說來。本帥恕你不死。呂超道。小人不是強盜。與賊官並不認識。地方上也沒有做過案子。求元帥筆下超生。南園見呂超不肯招認。怒喝道。不用刑具。諒你不肯招認。吩咐兩旁用刑。將他重責四十大棍。血肉橫飛。打得呂超不能支持。心想招認了罷。免得吃苦。因招道。小人姓呂名超。與賊官雖然認識。向不往來。這夜是胭脂虎暴金剛約我來的。南園又問道。胭脂虎約你到賊官衙中。爲了何事。呂超道。因胭脂虎殺了何家姑娘小三子。他心中悶悶不樂。約我衙內去散悶的。南園又問道。胭脂虎爲什麼要殺何小三子。呂超道。小三子本與胭脂虎有私情。却是瞞着父母的。沒有數天。小三子便要出嫁。胭脂虎阻止他不住。故而把他殺死。胭脂虎在路中與我相遇。邀我到湯陰縣衙中散悶。南園又問道。胭脂虎殺了何小三子。又到湯陰縣衙何事。呂超道。胭脂虎與胡大公子雖是朋友。暗中帶上。跪在元帥案前。南園一看。都是妖妖燒燒的年輕婦人。內中祇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婦人。知是賊官胡登榜之妻。其餘是賊官之子胡文煥九孀妻妾。後面又有一個年輕婦人。雙蛾緊蹙。淚痕滿面。南園看了。料是周三的妻子無疑。遂問道。你是賊官何人。從實說來。本帥恕你無罪。倘有半句支吾。咎由自取。那婦人嗚咽不

能成聲。悲悲切切的答道。大人在上。小婦人並非賊官家眷。也非奴婢。奴是被賊官之子。仗勢強搶來的。立逼小婦人與他成親。小婦人寧死不從。被他收禁。已有半月之久。今日大人到此。將他擒獲。正是天網恢恢。疎而不漏。從此小婦人死而不怨。南園又道。你既不怕死。爲何流淚不止。那婦人道。只因小婦人家中。丈夫貧寒。婆婆無人侍奉。故而心中悲切。言已泣不可仰。南園心中暗想。不道小戶人家。竟出此賢聽之婦。實是可敬。遂又問道。你丈夫姓甚名誰。快快說來。本帥恕你無罪。那婦人道。小婦人母家姓徐。婆家姓周。丈夫名叫周三。元帥暗暗點頭。這婦人果是周三之妻。說道。你不是賊官家眷。恕你無罪。徐氏謝了元帥恩典。起身站在一旁。且說這三姨娘。本是一個淫蕩女子。極其伶俐。他見元帥恕了徐氏之罪。他也想效尤脫罪。在下面嗚嗚咽咽啼哭起來。南園舉目觀看。見三姨娘體態輕浮。是個淫蕩婦人。早識破他的鬼計。正色問道。你這婦人。爲何這般啼哭。莫非有甚冤屈之事。三姨娘假裝着哭道。小婦人是良善人家的女兒。被賊官的公子搶來。強逼成婚。家有五旬老母。求大人格外開恩。恕小婦人無罪。釋放回家。侍奉老母。南園怒道。你這婦人。本帥早已知道。你一派謊言。快快從實而說。本帥恕你無罪。你是賊官何人。三姨娘見元帥正顏厲色。不得不將實言說出。才道。小婦人姓盧。自幼父母貧寒。賣入青樓。在十八歲上。被胡大少爺強佔買來。做了他第三房姬妾。小婦人終日在房。不知胡文煥作惡多端。求大人法外開恩。放了小婦人罷。南園聞言大怒。喝道。好個伶牙俐齒的婦人。在本帥面前還敢說謊。你在賊官手中。做過了多少惡事。快快招來。三姨娘道。小婦人在他家中。從未幹過一件惡事。賊官的公子所作所爲。真是一個人不夠殺。今日遭擒。也是他惡貫滿盈。南園道。你這賤婦。你的所作所爲。本帥俱已知曉。諒你不肯直認。不該夤夜勾引大盜。進衙宣淫。罪當凌遲處死。當下吩咐衆俠義。請出上方寶劍。

將賊官眷屬連同婢女喜子一共二十餘口推出衙外斬決。嚇得三姨娘魂飛天外。還想懇求已經不及。少停斬訖。將首級懸掛高竿示衆。吳元帥又吩咐將徐氏送到周三家中。周三夫婦團圓。周三癡病也好了。周三母親也不到城隍廟去喊冤了。要知後文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胭脂虎黑夜盜元帥 神偷將荒山救大人

次日吳南園升座公案。吩咐左右將那日客寓東邊何小三子之父傳來衙內訊問。任捕廳急忙出簽。將何小三子父親提到。戰戰兢兢跪在案下。抖做一團。元帥又吩咐將大盜呂超捉來審訊。須臾已將呂超提到。跪倒在地。何老頭兒見呂超生得粗眉大眼。像似強盜模樣。心中吃驚非小。只聽元帥在上面喝道。呂超。你認識此人麼。呂超道。小人認得。他是何小三子的父親。南園又向何老頭兒問道。你認得他麼。何老頭兒唬得發抖。心想自己認不得他。莫非有人買通大盜誣害我麼。戰兢兢答道。元帥在上。小人不認得他。元帥又向呂超問道。你與胭脂虎到他家中去過幾次。呂超道。去過兩次。何老頭兒聽說格外着急。插嘴道。小人與他素不認識。何嘗到小人家來過。望元帥別聽他的話。這是他誣害於我。南園喝道。你這老頭兒好不糊塗。你的女兒私通大盜胭脂虎。因奸成仇。將你女兒殺死。本帥與你將此案審問明白。原來你還沒有知道麼。何老兒聽了此言。心中方纔明白。連連叩頭道。不是元帥說知。小人如在夢中。全不知道。蒙元帥訊明此案。小人感激不盡。求元帥將大盜捉拿。以正國法。南園道。此盜業已高走遠飛。日後必有擒獲之日。如今既將此案審明。你好好回去。安守本分。何老頭兒謝了元帥大恩。悲悲切切。回轉家去。將此事說與他妻房知道。方知他女兒不安於室。

自取殺身之禍。按下不提。且說南園將何老頭兒釋放回家。遂請出上方寶劍。將呂超推出衙外。梟首示衆。到了次日。南園就要起程回京。許遊擊任捕廳二人。忙備了豐盛酒席。與元帥餞行。席散後。南園與衆俠義改扮了商人模樣。悄悄動身。許遊擊任捕廳送至衙外。南園吩咐二人不必遠送。以避耳目。許任二人連說遵命。不敢再送。站在衙外。見衆俠義與元帥去遠。方才回衙。及至各官得訊。趕來送行。元帥早已動身去了。一言表過。仍說吳南園與衆俠義出了湯陰縣城。夠奔東京進發。在路上饑餐渴飲。這日已趕到太原縣地界。離鄆陽湖尚有一百二十里。天色已晚。天保道。此時天色已晚。父帥連日趕路。風塵勞頓。前面即是縣城。不如此耽擱一宵。明日再走。不知父帥意下如何。南園點首稱善。進得城來。到大街上。見前面有一家招商客店。房屋高大。門前高高挑出一個燈籠。上寫着集賢客寓四字。天保道。我們就在此處住一宿罷。說着走進店門。店小二起身招呼道。爺門莫非是要投店麼。天保回說正是。店小二問道。爺們共有幾位。天保道。共有十幾位。要三間清潔上房。店小二道。就請爺們進來罷。元帥與衆俠義進了店門。小二執了燭台。在前引路。到了後面。說道。這裏三間正屋。兩間廂房。不知爺們夠用麼。天保道。夠用了。店小二連忙掌了燈。又去拿了幾盆熱水。讓南園與衆俠義淨了手面。又提了一壺香茗進來。然後陪笑問道。爺們用什麼晚飯。南園道。時光不早。你家有現成的餚菜。拿幾樣來就是。另外煖幾壺酒來。小二答應下去。不多一回。搬上一大盤菜。又替每人煖了一壺酒。衆人胡亂用畢。自有小二收拾。只因連日趕路辛苦。無不身體倦乏。閑談了一會。各自安睡。這時屋上來了一個大盜。身穿夜行衣服。縱跳如飛。在屋上探看動靜。你道此人是誰。原來正是採花大盜胭脂虎。自從在路上遇見病二郎黃良。逃入林中。脫身以後。只得投奔鄆陽湖采石島寨主鐵面銅鬚蛟龍汪擎天。此人是水路第一條。

好漢。身高一丈。生得黑面獠牙。領下一部鋼鬚。兩臂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善使一根熟銅棍。此棍有一千二百斤重。身穿一件純鋼鎖子鐵戰袍。此袍是用純鋼淨鐵所製。穿在身上。刀槍不入。站在平地。猶如一座鐵塔。見了令人吃驚。胭脂虎投在他的寨中。心想病二郎黃良路過此處。憑他有天大本領。難逃汪大哥的銅棍。在采石島住了月餘。看看病二郎等人並未路過。你想他是個放蕩慣的人。怎能終日偏處一方。早已萬分不耐。這日便出外來消遣。在路中遇見元帥天保這一班人。本想上前報仇。因見人多。暗隨在後。見衆人進了集賢客寓。他即縱身上屋。細看動靜。見衆俠義身體倦乏。皆已安置。全無一些防備。心中大喜道。我何不乘這機會。下去將這個狗官擒獲。帶回寨去。日後將他送到京中。獻給龐洪太師。替他兒子龐虎報仇。我們可以將他作個進見之禮。投在龐太師府中。豈非一舉兩得。主意想定。正欲縱身下去。忽然轉念道。只怕衆人並未睡熟。一時將他們驚醒。難以抵敵。不如待我先用悶香。將他們悶倒。再下去將狗官擒獲。遂在懷中取出一隻盒子。將盒中悶香用線扣住。輕輕揭起一塊瓦片。將悶香由屋上慢慢繫到屋中。衆人在睡夢之間。這香味由鼻中鑽入。只覺得心竅舒暢。更加濃濃好睡。過了多時。胭脂虎不見下面有聲响。曉得衆人在睡夢中。都已悶倒。心中大喜。將悶香繫了上來。放入盒內。藏在懷中。輕輕的打從屋上跳下。在背上取下單刀。推開窗戶。竄進屋中。見吳南園和衣而臥。暴金剛本想將衆俠義結果性命。恐有埋伏。不敢耽擱。將元帥背在身上。復又上屋。落下高牆。出了集賢客寓。如獲至寶。一路奔回采石島來。此時正交三更。一輪皓月當空。照耀如同白晝。正好趕路。心想從這裏回采石島。尚有一百二十里路程。倘由大道而回。恐衆俠義醒轉。在後面追趕而來。自古道。寡不敵衆。到不如由小路走。諒他們人地生疎。無法追趕。於是循着山路而行。一口氣趕了數十里。已到鷓鴣嶺。差不多五

更光景。見前面嶺上有一座破廟。暴金剛心中轉念。快要天亮了。狗官藥性蘇醒。不便趕路。待我將狗官放在這座破廟之中。將他幽緊一天。好在此處。荒無人煙。等到日落黃昏時候。再將狗官背了。連夜趕回采石島。豈不是好。當下跑上嶺來。只見廟門開着。原來是一座土地祠。神櫃之上。塵埃寸厚。已久無香火的了。暴金剛跨進廟內。便有神櫃旁邊。將元帥放下。見他昏迷不醒。知藥性未過。卽在身上解下一根鬻帶。將元帥緊緊細綁。又用單刀在元帥身上割下衣角。塞在口中。此時藥性猶未蘇醒。全不知覺。暴金剛將他放在神櫃底下。神不知。鬼不覺。他站起身來。撲去了自己身上灰塵。走出破廟。把廟門反扣好了。仍回到城中來。探聽消息。再說集賢客寓內。天保金琳吳忠吳隱五空六空素花繡雲等男女英雄。只因連日趕路辛苦。呼呼熟睡。直睡至金鷄唱曉。天保一覺驚醒過來。轉念道。如何這等貪睡。倘有疎虞。如何是好。急忙爬起身來。見桌上油燈搖搖欲滅。忙將眼睛揉了一揉。向元帥床上看去。失了元帥踪跡。不覺大吃一驚。喊道。不好。有了刺客了。衆人從夢中驚醒。各携兵器。上屋觀看。那裏有賊人踪跡。天保道。這是小弟的不是。不該貪睡。如今父帥被賊人盜去。如何是好。我們趕緊分頭追去。於是跳出牆外。天保金琳白雲生素花繡雲五人。便由小路趕奔鷄鳴嶺來。行不多遠。却與胭脂虎暴金剛相遇。僅離一箭之遙。胭脂虎曉得衆人利害。見那邊有一株大樹。遂將身子一縱。跳到樹上。隱在樹葉之中。向下賸看。天保金琳等人。因心中着急。元帥並沒提防。有人躲在樹上。仍一路向前走來。暴金剛滿心歡喜道。也許是他們氣數到了。今日應當死在暴爺之手。自古道。打人先下手。此時乘他不防。再不下手。等待何時。在手中摸出一枝金鏢。托在手中。等候天保行近。把手一揚。這枝鏢似飛的直向天保咽喉打去。吳天保雖然心中有事。早聽得樹葉簌簌聲响。情知有異。急忙舉目觀看。見有一人躲在樹葉中。施放暗器。

天保不慌不忙。將身子一躍。只聽廳的一聲。金鏢從頂門上飛過。落在地下。暴金剛暗說不好。自忖三十六着。走爲上着。便將身子落到樹下。飛步逃走。天保在後看得清楚。認得是胭脂虎。諒來元帥失踪。必係此賊盜去。緊緊追趕。爭奈胭脂虎逃得快。竟趕不上。暴金剛不敢向鷄鳴嶺這裏逃過來。恐被天保等識破機關。將元帥救回去。改從左面而逃。想脫身以後。再來將元帥背上采石島。天保金琳等人在後追趕。已有數里。看看仍趕不上他。心中想道。看來難以將他擒獲。不如用暗器取他。在身旁掏出三枝金鏢。廳廳發三鏢。照准胭脂虎腦後打來。憑暴金剛躲避敏捷。左臂上早中了一鏢。暴金剛負痛帶鏢而去。逃出數里之遙。前面一座莊院。順勢跳上高牆。縱到屋脊之上。幾個轉身。逃得不知去向。及至天保金琳跳上牆頭。那裏還有暴金剛的影子。金琳道。只怕這個賊人。躲在屋內。天保道。諒他未必敢躲。看來逃向前面去了。白雲生道。此賊輕身本領甚好。一定逃向前面去了。衆人又在屋上細細察看了一番。果然沒有賊人踪跡。復又跳出莊院。一路向前追趕。追了一程。天保道。此處路徑荒野。並無村莊。不知賊人逃往何處去了。怎麼連影子都沒有。白雲生道。愈在荒野之處。愈難行路。想必這個賊人。窠穴必定就在此處。不妨再向前尋去。探個水落石出。天保點頭稱善。一齊追趕上前。又趕了一程。仍無踪跡。此時天已晌午。腹中有些饑餓。天保道。再向前追趕一程。尋個酒店。吃飽了飯。再作計較。衆人遂又行了一程。只見前面山窪內。挑出一根竹竿。繫了一個酒幌子。迎風招展。白雲生道。你們看那邊不是酒店嗎。衆人便迎着這酒店。向山窪中跑來。那脚下山道。高低不一。沒有多時。進了山窪。一帶柳樹。方到酒店門前。門上懸着一塊木匾。寫着英雄居三個大字。衆人跨進店門。前院中有兩張高桌。又設着蘆蓆鋪的矮座。那邊有三間草房。一個老者坐在那裏打盹。天保看了這番光景。便咳嗽一聲。那老者驚醒過



來問道。客官飲什麼酒。天保道。你店裏有什麼好酒。老者笑道。荒村僻野。無甚好酒。只有白乾。天保道。燒酒也好。老者用布在桌上拂拭潔淨。五人便在桌邊坐了。老者放下杯箸。煖了一壺酒。四個碟子。一碟子是鹽菜。一碟子是豆芽。一碟子是豆腐乾。一碟子是鹽煮鷄蛋。衆人吃過酒。向老者問道。你這裏還有什麼菜。老者道。這裏是荒村。好說得有酒無菜。天保道。我與你商量一件事。剛才見你院子中。有幾頭雜雞。可肯捉兩頭替我們燒了。再煮一鍋熟飯。停一會。多給你幾兩銀子。好不好。老者道。只要客官多給銀子就是了。說着老者便去宰雞不提。隔了半晌。老者將鷄煮熟。又燒了飯。五人吃過以後。給了老者幾兩銀子。走出山窪。一路過來。探聽賊人下落。暫且按下。再說吳南園被胭脂虎暴金剛放在鷄鳴嶺土地祠神櫃之下。等到天明。南園在神櫃之下。悠悠醒轉。渾身上綁得不能動彈。口中被物堵塞。不能呼喚。不覺大吃一驚。聽聽外面並無聲息。睜開雙目。又暗不見天日。心中詫異。獨自納悶。這時湊巧來了一位英雄。姓田名虎。外號人稱神偷將。也是到襄陽拜壽的。只因連日趕路辛苦。行經鷄鳴嶺。東方已白。趕了一夜的路。看見嶺上有座土地祠。心想不如在廟中安睡片刻。養息精神。再向前去趕路。打定主意。一逕走上嶺來。要知後文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十七回 抱不平酒樓逐走狗 中機關空屋困英雄

神偷將田虎因連日趕路辛苦。便想到土地祠中睡覺。打定主想。一逕走上嶺來。行近廟前。但見雙門緊閉。心中納罕道。難道這座荒無人煙的破廟。還有人住着不成。用手將門一推。只聽呀的一聲。門就開了。向裏一看。靜悄悄闔無一人。田虎跨進廟內。看看神櫃上。塵土積着寸厚。便將身子挨近櫃旁。低頭正想鑽進櫃內。

去睡。不由的吃了一驚。說道：「難道櫃子裏面還有一個我輩麼？」南園在櫃內聽了這話，要想接口問他，嘴裏塞住。又說不出話來。心中好生難過。田虎伸手到櫃中一摸，曉得裏面還有一人，喝道：「裏面這位朋友，快快出來。」一連喊了幾遍。只見櫃裏這人一言不發。田虎疑惑道：「這人睡得好熟呀。待我將他喚醒。」又在櫃旁喚了幾聲。見他仍不回答。便伸手將南園拖出櫃外。方纔明白是被人綁在櫃中的。連忙代南園鬆了綁縛。將口內衣角取出。南園遂向田虎謝道：「請問義士高姓大名？」日後可以報答救命之恩。田虎到也爽快。說道：「在下田虎。人稱義賊。外號神偷將。專在江湖上偷富濟貧。抱打不平。南園聞言吃了一驚。原來也是一個強盜。便道：「久已聞名。多承相救。異日自當補報。但不知義士向居何處？」田虎道：「在下做事向不求報。況在下四海爲家。毫無一定行止。不知你被那一個細綁在此？」南園道：「在下因往東京訪友。住居集賢客寓之內。夜來不知不覺的。被人綁在此處。」田虎道：「原來就在太原城中。離此祇四十里路程。待我送你前去。」南園道：「倘蒙義士相送。在下回寓。感激之至。」田虎道：「這又何難。便將元帥背在肩上。放開大步。他天生兩條飛毛腿。不上片刻工夫。已到城外。將元帥放下。說道：「從這裏到集賢客寓。祇有一箭之路。請你自己回寓罷。」在下還有要事。不便久延。就此告別。南園留他不住。只得讓他走去。這纔安步當車。走回集賢客寓。恰值五空、六空、吳忠、吳隱等人追趕賊人。不見踪跡。盪返寓所。忽見元帥獨自平安回寓。不禁喜出望外。上前迎接。進了客寓。各人坐下。南園便將在廟中遇着神偷將田虎相救之事。從頭至尾。細細說了一遍。衆人無不稱慶。南園因不見天保、金琳、素花、綉雲、白雲生等人。便向四人詢問。六空道：「他們昨夜追趕賊人。尙未回來。」南園道：「不知趕往何處？」到叫本帥放心不下。五空道：「元帥但請放心。他們追趕不着。自會回來。」說着小二取上洗面水。南園淨過了面。自去養息。再說天保、金琳

白雲生素花繡雲等五人出了英雄居。一路探聽賊人踪跡。誰知趕了數十里。天將黃昏。來到一處鎮市之上。迎面有一家酒樓。天保道。我們且上樓去喝杯酒。再作計較。衆人俱說甚好。說着相將上樓。就在靠窗擇一個座頭坐下。酒保過來問道。爺們要喝什麼酒。天保道。隨便拿來就是了。酒保答應。送上一壺熱酒。一盤牛肉。五人隨意吃喝着。忽見樓下上來一人。只見此人身長七尺。生得粗眉大眼。頭帶英雄巾。身穿團花二藍短襖。腰繫五色鸞帶。足登快靴。背上插了一把單刀。外面罩了一件二藍繡花英雄氈。吃得酒氣薰人。歪歪斜斜走上樓來。就見許多酒客。一齊站起身來。說道。李爺。今天爲何來這般邊。在那兒喝得這樣醉。只見那個漢子將頭點了一點。衆人方纔坐下。那個漢子在正中一張桌子上坐下。酒保流水般裝着笑臉。送上杯筷。這時那漢子忽然瞅了天保一眼。向天保喝道。那裏來的小子。見爺爺上樓來。坐在桌子上飲酒。全不起身迎接。真好大的胆量。說着抓起面前的一個杯子。照准天保擲去。喝道。你招架罷。那杯子滴溜溜飛到了天保面前。天保手快眼尖。不慌不忙。叫聲來得好。伸手將杯子接在手中。醉漢大怒。喝道。好小輩。胆敢將爺爺的杯子接住。順手拿起一張椅子。趕過來動手。天保等他行近身旁。用手向上一架。提起右腿。向那人攔腰一腿。只聽哎呀一聲。那醉漢連人帶椅。一交跌出丈餘。那店中掌櫃看見。向天保深深一揖道。請小爺息怒。有話請坐下來講。倘有不是。在下賠禮。天保見掌櫃的過來賠禮。到竟過意不去。只得息下氣來道。好好。有話再說。說時那醉漢已從地上爬起。縱身跳出窗外。一溜烟逃走了。掌櫃的驚慌道。不好了。他這一走。怕要連累小店呢。天保道。掌櫃的。你放心。一身做事。一身當。與你沒有相干。不知他姓什麼。叫什麼。仗着誰的勢力。這等的目中無人。掌櫃的向四邊一看。酒客已逃去了八九。所剩不過幾個老酒客。平日與這醉漢不睦的。這纔說道。既蒙小爺下問。在下

不敢隱瞞。此人叫做李七。外號人稱夜星子。是這裏當地惡霸杜良的走狗。懂得一些拳脚。因他善於奉承。杜良託爲心腹。他就在外仗勢欺人。無所不爲。當地的人。誰不恨他。此刻回去。恐在杜良面前哭訴。必定帶了打手。要來報仇。天保道。儘管放心。大丈夫做事。豈肯連累他人。他既這樣的作惡多端。難道當地的人不會去當官告他一狀。將他捉到官府懲辦。掌櫃的道。小爺別提起官府了。這裏的官府與杜良通同一氣。上下其手。誰能將狀子告准。天保道。我且問你。杜良究竟是何等樣人。掌櫃的道。這惡霸是當朝龐洪老太師的心腹。有一層。當地官府誰敢不恭維他呀。天保道。如此說來。朝中一日不除龐奸賊。國家一日不得安寧。我們就此告辭。去找這個杜良。說着逕自下樓。掌櫃的見天保等已去。暗暗叫苦。自認晦氣。命小二收拾桌椅。再做生涯不提。且說天保等五位英雄。離了酒店。要到霸王莊去找杜良。怎奈不知霸王莊在何處。又不識路徑。正在轉念間。只見前面來了一位老者。天保迎上前去。拱手說道。借問老丈。這裏霸王莊在何處。那老者聽了。將天保上下打量了一番。又見天保五官端正。便問道。你們到霸王莊做甚。天保道。我有個親戚。住在霸王莊。要去拜訪。那老者生就一個古怪脾氣。一聽杜良。他便生氣。因天保出言和藹。沒奈何說道。打從這裏向東前去。約有二里光景。有一座高牆的村莊。便是。言罷徜徉而去。天保依了老者的指點。便與白雲生、金琳、韓素花、黃繡雲五人。行來行了多時。果見前面有一座高牆村莊。想來就是霸王莊了。遂謂金琳道。賢弟。你看前面這座村莊。必是霸王莊了。金琳道。大哥猜的不錯。你看房屋高大。四面俱有護莊河。又有一帶白粉圍牆。誰有這種氣派。白雲生道。大哥。我們進莊去。要小心才是。天保道。待小弟先跳進莊去。况我們既到這裏來。不入虎穴。焉得虎子。言畢將身一縱。早已上了高牆。將手輕輕一拍。這裏金琳、雲生也先後跳到牆上。韓素花、黃繡雲本想一同進

莊後來想到無人巡風。見那旁有一棵大樹。二人便跳上樹巔。藏身樹葉叢中。靜候消息。再說天保金琳白雲生三人。躍登高牆。正待落進莊去。只見那旁來了一人。生得面如鍋底。眼似銅鈴。跨一匹烏騾馬。有八個嘍囉相隨。後面又有一人。身長七尺。生得環眉大眼。身穿一件繡花戰袍。騎在馬上相送。也有十來個莊丁相隨。一路縱馬過來。天保向金琳白雲生一個暗號。二人會意。不敢怠慢。將身伏在高牆之上。只見守門莊丁。將莊門開放。平鋪吊橋。爲首那人騎在馬上。向那相送之人拱手一揖。催馬過橋而去。莊丁仍將吊橋扯起。關了莊門。那相送之人騎在馬上。帶了莊丁。又縱馬進莊去了。你道那爲首的人是誰。原來此人姓汪。雙名擎山。正是鄱陽湖采石島寨主。鐵面鋼鬚。賽蛟龍。汪擎天之弟。外號人稱鐵面無鬚。賽閻羅。汪擎山在江湖上聲名浩大。善使一柄開山大斧。有萬夫不當之勇。與杜良最是睦逆。因杜良邀他飲酒。故在霸王莊。此時回寨而去。那相送之人。正是惡霸杜良。這時天保金琳白雲生見惡霸已進莊去。三人飛身下牆。原來這霸王莊。佔地極廣。進了護莊粉牆。離莊尚有一里多路。故而三人落下牆來。行了多時。方到裏莊門外。正向前行。忽覺腳下一軟。踏中機關。跌落陷坑之內。要想向上跳時。已被鐵鈎子鈎住。不能掙扎。只聽一陣鈴响。機關中跳出一羣莊丁。用繩索將三人細住。一面鳴鑼捉拿餘黨。一面稟報莊主。那杜良本是龐太師心腹。因此莊中能人甚多。共有數十位護莊師爺。這時聽得鑼聲。各執長短兵器。分頭搜查。祇有三個探莊奸細。遂將天保金琳白雲生三人。抬進屋中。來見杜良。杜良早已得信。吩咐將拿獲的奸細。帶來審問。衆莊丁一聲答應。將天保金琳白雲生帶上。杜良舉目一看。見三人生得英俊挺拔。喝道。你們三人私來探莊。是奉了何人之命。快快從實招來。饒恕爾等不死。天保怒道。大胆杜良。你在此霸佔一方。縱容爪牙。在外詭詐錢財。強佔土地。久已訪得你乃是當地惡霸。受

朝中奸賊龐洪之囑。在此圖謀不軌。小爺們乃係欽命巡狩江南吳大元帥手下。吳天保蕭金琳白雲生。今日到來。拿你。你莊中胆敢暗設機關。該當何罪。稍停官兵到來。恐怕狗命難保。杜良聽了。哈哈大笑道。本莊主久要拿你這班小輩。不料今日你們自上門來。分明飛蛾撲火。自投其死。喝令兩旁家丁。將三人囚在後院空屋裏面。莊丁不敢怠慢。即將三人送到後院。鎖在空屋之內。輪班看守。你道杜良爲甚不將天保金琳白雲生結果性命。其中有個緣故。因龐洪早有來信。叫杜良探明吳南園下落。命杜良將南園及其部下天保金琳等人。悉數拿獲。解進京城請賞。杜良得了此信。暗中派人在水陸兩路探聽消息。後來聽得人說。南園在四川重慶捉拿楊虎。剿滅九龍山。曉得南園手下能人甚多。自知無能爲力。因此不將此事放在心上。不料今日無意之中。將天保金琳白雲生等擒獲。故而喜出望外。命家丁將天保等人。囚在後院空屋中。小心看守。預備再將南園擒獲。一齊押送進京。到龐府請功不表。再說霸王莊外巡風的韓素花黃繡雲兩位女英雄。見天保金琳白雲生三人。全不費力。跳上了對河護莊圍牆。不禁暗暗稱讚三人本領高強。忽見對河的莊門開放。二人在樹上吃了一驚。後來見莊門內出來一騎馬。八名嚙囉。正是那汪擎山宴畢回山。又見莊門關閉。三人在護莊牆上。并未敢露破綻。這才放心。又過了多時。聽得莊內有鳴鑼之聲。素花在樹上着急道。不好了。這鑼聲。恐他們三人生變。繡雲道。果然鑼聲甚急。只怕天保等有性命之憂。姐姐快趕回集賢客寓報信去罷。也許元帥身陷霸王莊中。亦未可知。我在這裏巡風。暗探莊中動靜。千萬速去速來。不可耽誤。素花道。賢妹說得甚是。這裏請賢妹當心。說着縱身下樹。一路奔回集賢客寓。正值南園記望天保金琳白雲生韓素花黃繡雲五人。忽見韓素花進來。面帶驚慌之色。吳忠問道。賢妹。爲何這等慌張。素花便將前後情形。細說一遍。衆人方才明白。吳忠

道。此事萬不能調動官兵。耽延時刻。只要數人前去。便濟事了。當下便命吳隱五空六空素花同去。其餘在店中保護元帥要緊。俱各答應。於是吳忠吳隱五空六空韓素花離了集賢客寓。飛也似趕往霸王莊來。沒有多時。已到霸王莊前。黃繡雲早在樹上落下。韓素花問道。賢妹裏邊可有動靜麼。繡雲道。并無半點動靜。吳忠道。二位賢妹。仍在樹上巡風。我們且進莊去。搭救天保金琳白雲生要緊。韓素花黃繡雲二人點頭應允。仍舊跳到樹上。這裏吳忠吳隱五空六空各將身子一縱。上了對河護莊高牆之上。要知後文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八回 插翅虎奉命刺巡按 吳南園起程返京都

吳忠吳隱五空六空四人。跳上了對河護莊牆上。恰好天已傍晚。只見裏莊尚有一里多路。飛身落下。施展飛行之術。來到莊前。吳忠道。三位賢弟。莊前恐有埋伏。且慢過去。五空道。大哥。你有寶貝可以騰空而進。我們縱到前面大樹上。諒無埋伏。吳忠道。賢弟之言。說得不錯。五空六空將身一縱。早已躍上樹巔。吳忠道。二位賢弟。且在樹上等候。待憑兄用法寶進去。探個明白。五空六空道。大哥快用法寶進去罷。不要耽誤時刻。吳忠答應一聲道。賢弟放心就是了。說着在身邊取出五行傘。口中念動咒語。那傘騰在空中。吳忠向上一跳。踏在寶傘之上。吳隱也在身上解下五行葫蘆。口中也念動真言。跨在葫蘆之上。跟在吳忠後面。一路騰空而進。到了莊中。二人向下一看。不見動靜。又不見天保金琳白雲生三人踪跡。只見莊丁三五成羣。往來不絕的走動。又見高廳之上。燈燭輝煌。那惡霸杜良正與衆教師在那議論天保金琳白雲生之事。杜良道。今日天保金琳被擒。想那狗官定在近處住宿。前日老太師龐洪。會有密書到此。叫我沿途派遣心腹行刺。將天保金琳等擒

獲送進龐府。老太師自有重賞。今日狗官既在此處。我不知則罷。既將他手下拿獲。諒那吳南園雖有能人保護。只怕難逃我手。但不知那位教師爺。願去幹這件大功。座中就有一個黑面大漢。姓黃名傑。外號插翅虎。此人生得環眉大眼。聲音洪亮。起身說道。俺黃傑願往。請莊主放心。這件功勞。包在俺的身上。今夜三更時分。必將狗官擒來。面見莊主。就是杜良聽罷。心中大喜。說道。如此說來。今夜煩黃師爺辛苦一踹。將來老太師必定保舉黃師爺做個大官。說着吩咐左右備下酒席。與黃師爺賀喜。莊丁答應一聲下去。少頃酒席辦好。衆教師俱各替黃傑賀喜。杜良先斟一杯酒與黃傑道。這杯酒黃師爺吃了。馬到成功。黃傑道。多謝莊主美意。俺此去必將狗官擒來。言罷舉杯一飲而盡。這時吳忠吳隱已落到屋上。收了寶貝。將身伏在屋脊上面。聽得清清楚楚。楚心想好一個杜良。今夜不是我來此處。怎知他們的鬼計。如今既來此處。只怕他們難逃爺爺的寶刀。不多一回。酒席已散。黃傑向杜良告辭。回到自己房中。換了夜行衣靠。帶了隨身應用的百寶囊。背插鋼刀。只聽外面已交初更。卽由窗中跳出一路出了院子。來到護莊牆邊。那守門人開了莊門。問道。黃師爺。今晚穿了這夜行衣。到什麼地方去啊。黃傑道。俺奉莊主差遣。天明就要回來的。守門的放下吊橋。黃傑出了莊門。施展飛行。自去行刺不提。再說吳忠吳隱二人在屋上觀看。見底下席散之後。各人回房。獨杜良不回夫人房中。一人在書房內等候黃傑消息。二人雖知黃傑前去行刺。想築賢客寓內英雄甚多。諒黃傑一人前去。無濟於事。所以並不擔憂。守到二更將近。悄沒聲向吳隱說道。賢弟。你我二人可以動手了。吳隱點頭說好。於是二人縱身落下。駕行鷲伏。奔向後院而來。吳忠道。你我不知天保金琳白雲生。被他們囚在什麼地方。須要抓一個人來問問才好。吳隱道。那邊更夫來了。我們何不依我們的老規矩。將那更夫先殺一個。再向那個詢問。正說着。只見



兩名更夫。一個是鐮。一個是柝。吳忠吳隱上前各擒了一個。將刀架在頸間。喝道：你們要死要活？那兩個更夫嚇得戰戰兢兢。道：媽媽尚且貪生。怎麼說不要活？求好漢饒命。吳忠道：我且問你。你莊主擒住的三位英雄。因在何處？從實說來。倘有半句隱瞞。就是這樣一刀砍下去。那更夫跪下道：小的實說就是了。祇求好漢不殺。吳忠道：不要囉唆。快講。更夫道：日間擒住的三位小英雄。我家莊主將他們囚在後院子左廂空屋內。派着四名莊丁看守。吳忠吳隱聽說。將二人身上衣服解下。捆紮停當。用刀割下衣角。將嘴塞住。放在牆腳之下。又蹀身上屋。來到後院子裏。果見左廂空屋外。有四個莊丁坐着喝酒談心。有一個莊丁說道：今天莊主無意中擒了這三個小子。聽說要送往東京龍府請功。吳忠吳隱二人在屋上聽得明白。縱身落下。舉刀一人殺了一個。還有兩個要想聲張。只見鋼刀落下。喊未出口。頭已落地。吳忠吳隱將四個莊丁結果性命。用刀背將鎖鑿落。推進門去。在囊中取出火種。只見天保金琳白雲生三人。渾身綁縛。躺在地下。天保聽得門外有人進來。舉目一看。見是吳忠吳隱。心中大喜。喊道：吳大哥。快來搭救小弟。待我們鬆了綁。將那惡霸結果性命。吳忠吳隱忙替三人鬆了綁。於是飛身上屋。吳忠在前引路。夠奔杜良書房而來。躍過大廳。天保見底下並無一人。自己兵器俱在廳上。三人落下。將自己兵器取在手中。躍房越脊。只見前面屋內。窗中透出燈光。吳忠道：賢弟。下面就是惡霸的書房。你我悄悄進去。將他結果性命。這時杜良正坐在案前。閉目凝思。吳忠用手巾刀尖。將窗戶撥開。在屋簷上兩脚一落。縱進窗去。杜良忽聽一聲响亮。窗門自開。打從窗外跳進一人。急忙抬頭看時。見那人身長七尺。面皮黧白。生得形容古怪。穿一身夜行衣。頭戴一頂魚網高巾。手執鋼刀。站在面前。杜良吃了一驚。正待呼喝。吳忠將身躍近。伸手一把。將杜良抓住。杜良雖然武藝高強。奈此時手無寸鐵。自知不敵。要想掙扎逃

走。又見窗外跳進天保金琳白雲生。大叫不好。那好字還未出口。天保一個騰步。手起刀落。將杜良結果性命。吳忠道。我們快回寓罷。方才初更時分。那惡霸打發一名刺客。行刺元帥去了。說着又將元帥回寓一事。說明詳細。天保金琳白雲生聞說。元帥已回。有人行刺。不敢就攔。復又上屋。飛出莊外。吳忠道。且慢。憑兄忘了一事。你們在此稍待片刻。憑兄再進莊去。立刻就來。原來吳忠想起五空六空在莊中樹上等候。故而復又進莊。跑到樹下。抬頭一看。那裏有五空六空的影子。心想莫非他們回去了嗎。急忙回身出莊。告訴衆人。衆人方才明白。這時又向莊外樹上觀看。韓素花黃繡雲也不在樹上了。吳忠好生詫異。天保因急於要回店去見父親。遂謂吳忠道。依我看來。他們必定跟着那刺客。回店去了。吳忠點頭道。賢弟說得甚是。於是趕回集賢客寓而來。這且慢提。再說插翅虎黃傑。奉命行刺。出了霸王莊。來到城中。合當湊巧。他跳到屋上。正是集賢客寓。越過前面屋脊。已到後上房。黃傑低頭看到屋裏。恰值吳南園與衆俠義坐在一處閒話。只聽南園說道。吳忠吳隱去已多時。爲甚還不見回來。不知天保金琳白雲生三人性命如何。黃傑一聽。心中大喜。踏破鉄鞋無覓處。得來全不費工夫。此時已有三更。我與莊主誇下海口。三更之時。必將狗官擒回莊去見他。若不能將狗官擒住。如何回得莊去。不如待我用悶香取他。伸手在百寶囊中取出一隻盒子。原來這盒中藏着五更鷄鳴香。此香甚是利害。自己先聞了解藥。然後將盒子放開。取出一個香頭。用線扣住。揭起一塊瓦片。將香放入屋中。衆人正在說話。鼻邊聞到一陣異香。黃小華道。何處來的異香。言猶未畢。打了兩個噴嚏。衆人正要回答。不料藥性發作。一個個皆已悶倒。黃傑在屋上聽見。滿心歡喜。便縱身落下簷來。用刀撥開窗子。跳進窗內。舉起鋼刀。正待結果衆人性命。忽然啊喲一聲。手中鋼刀落地。你道這是什麼緣故。當黃傑出莊的時候。五空六空二人早追

瞭其後。曉得黃傑要到寓中行刺元帥。出了莊外。正遇素花繡雲二人在樹上下來。五空六空將插翅虎黃傑奉杜良之命。到寓中去行刺元帥的話。說與二人知曉。因此素花繡雲也跟在黃傑背後。趕回集賢客寓。黃傑用鷄鳴香之時。他們四人在屋上早已看得明白。又見他要結果衆人性命。韓素花把手一揚。一枝梅花針不偏不倚。打在黃傑手腕之上。啊喲一聲。鋼刀落在地上。黃傑曉得不好。見那廂還有一扇窗門。急忙縱身過去。將窗門一脚踢開。飛身上屋逃走。五空要想追趕。見賊人疾如鷹準而去。也就不追了。相將走入上房。見衆人與元帥昏迷不醒。五空忙去取了一桶涼水。將衆人救醒。南園醒轉問道。你四人何時來的。五空便將杜良打發黃傑前來行刺一事。細細說了一遍。南園這才明白。又問道。吳忠吳隱二人。因何還未回來。五空道。他二人去救天保金琳白雲生三人。想稍遲也可回來了。南園道。只怕惡霸莊中暗藏機關。不知他二人此時怎樣了。五空尚未回答。只聽屋外一陣腳步聲。由窗外進來數人。一看正是吳忠吳隱。天保金琳白雲生。上前請安。南園將五人扶起道。你們爲什麼到霸王莊去。各人便將上項之事說了一遍。南園也將雞鳴嶺遇救之事。細說一遍。卽於次日起程回京。按下慢表。那插翅虎黃傑。因未能將吳南園盜去。因自己臨行之時。誇了大言。無顏再見杜良之面。也不知杜良被殺。他就投奔鄱陽湖采石島而來。在路上不敢耽擱。看看天已放曉。采石島已遙遙望見。原來黃傑與大寨主二寨主也是好友。行近鄱陽湖。喚了一隻小船。向江心搖去。黃傑命船夫一直向東搖去。船夫吃驚道。客人再向東去。便是采石島了。去不得的。黃傑道。我正要到采石島去。船夫失色道。那是去不得的。停住了槳。不肯再向前搖。黃傑大怒。拔刀在手。喝道。你去不去。好好的將我搖近山寨。饒你之命。倘不聽話。就是一刀。說着將刀在他頸上磨了一磨。嚇得船夫戰戰兢兢道。我去我去。沒奈何將小船慢慢

天盜胭脂虎 第十八回

九二

向前搖去不多一回。只見前面木柵攔住去路。黃傑在懷中取出小弓箭。將一枝箭搭在弩上。回木柵中射去。原來這枝箭。乃是號箭。只聽一聲响亮。木柵開放。出來一隻小船。船上站着一名嘍囉。黃傑問道。你家二寨主在寨中麼。那嘍囉道。二寨主昨日才回來的。此時正在寨中。黃傑取了七錢銀子。賞給船夫。那船夫又驚又喜。將船搖得似箭的去了。黃傑跳到嘍囉船上。搖進柵門。一路向大寨而來。要知黃傑上山情形。以及襄陽沙龍慶壽大會羣雄。吳南園削職出京。紫陽掌大破擂台等精彩情節。請看全集大會沙家莊。便知分曉。

